

# 韶關文史資料

第三十九輯

韶關歷代名寺名僧輯考

何露 王焰安 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廣東省韶關市委員會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 《韶关文史资料》编委会

顾 问：李 飞 贝抗胜 邓建华 陶学权

主 编：沈妙光

副主编：杨 溯 孔庆红 黎阳升 肖南贵 宋良锋

编 委：丁兆鹏 王焰安 刘 东 刘 杨 刘素云

刘新强 冯国辉 何 露 何友权 李飞燕

李良生 李步德 吴 斌 邱韶东 罗 旻

罗楚忠 陈忠旭 张娣英 张嘉异 郑红双

曾令成 黄世平 黄明奇 彭晓虹 董书俊

魏 皆 王心钢 车万里 刘炎生 刘照丁

吴达明

编 辑：林洁萍



# 目 录

前言	( 1 )
名寺辑考 ( 一 )	( 3 )
一、灵鹫寺	( 3 )
二、南华寺	( 5 )
三、正觉寺	( 32 )
四、云门寺	( 43 )
五、别传寺	( 56 )
名僧辑考 ( 一 )	( 63 )
一、求那跋摩	( 63 )
二、六祖慧能	( 69 )
三、慧寂	( 207 )
四、文偃	( 227 )
五、澹归	( 280 )



# 前 言

韶关境内历代寺院遍布，名僧代出。据同治十二年《韶州府志》、道光四年《直隶南雄州志》的不完全记载，从东晋到清同治时期，境内大小寺院299所（含韶州府辖曲江、乐昌、仁化、乳源、翁源、英德六县共173所，南雄州辖保昌、始兴二县共126所，新丰县未计入；英德今属清远辖）。在这为数众多的寺院中，有三所是禅宗的开山祖庭（含洸仰宗仰山慧寂三处转法轮之一的东平山正觉寺），其余很多是禅宗的重要道场如月华寺、大梵寺、灵树寺、双峰寺、别传寺等，在禅宗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名寺古刹众多相联系，韶关境内还留下了许多名僧、大师的足迹。这些名僧，或在境内开宗立派，举扬一家宗风，如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六祖慧能、云门宗文偃、洸仰宗慧寂等，就是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以及石头希迁等这些名闻遐迩的禅宗大师都是在六祖门下悟得禅法，得到印可，然后到外地去举扬一家宗风。据不完整统计，历代主要的《僧传》、《灯录》中记载事迹或语录的在韶关境内寺院弘法或韶关籍在外地寺院弘法（如洞山晓聪、招提朗、黄龙宝觉心、云岩新等）的历代高僧达80余人。由此可见，韶关堪称名副其实的南禅圣地。

研究整理韶关禅宗优秀历史文化，为我市和谐社会建



设服务，是韶关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的重要阶段性工作。继《韶关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推出《韶关历代寺院碑记考注专辑》（亦是韶关市2012年社科重点规划课题《韶关历代寺院碑记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后，我们计划再用两个专辑将韶关历代“名寺”“名僧”的历史资料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整理。

《韶关历代名寺名僧辑考》专辑广泛蒐稽、征考历史文献、佛教（禅宗）文献、地方史志以及石刻资料中关于韶关地区历代名寺名僧的记载，通过对境内历代著名寺院的兴衰沿革历史、在韶关境内寺院弘法或韶关籍在外地寺院弘法的历代高僧生平事迹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应该可以为韶关禅宗文化发展历史勾画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 名寺辑考（一）

## 一、灵鹫寺

清同治《韶州府志》卷二十六《古迹略》：灵鹫山寺，在（曲江）县北六里<sup>[1]</sup>。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年）天竺僧建。灵鹫山寺是有记载的粤北最早和岭南最大最著名的早期佛寺之一。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灵鹫山”条引南朝刘宋王韶之《始兴记》的记载曰：“灵鹫山（寺），台殿壮丽，面象巧妙。岭海佛寺此为最也。”南朝刘宋时，罽宾国（今喀什米尔）僧求那跋摩曾从阇婆国（今印尼爪哇岛），随商船抵广州，后北上途经始兴郡住灵鹫寺传法年余，后入建康（今南京）<sup>[2]</sup>。

[1] 清康熙《韶州府志》卷七《名胜志》：“灵鹫山，郡东北四里。旧多虎，一名虎市。晋义熙中有天竺僧居而虎绝。房融（唐代河南洛阳人，生卒年不详，武后时为县令，刺史，官至宰相，亦是佛经翻译家）谪官过此有诗。”按：此处所记距县（郡）城里数与同治《韶州府志》相关记载稍有差异。

又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越王山”条：“在州北六里，高六丈，州牧初至皆祷词焉。”所记“越王山”距城方位、里数乃至形势均与灵鹫山几同，疑越王山即灵



鹜山。《广东舆图》：越王山“俗呼白虎山”，白虎山其旧名疑即“虎市”。为什么“州牧初至（越王山）皆祷词焉”？这是因为南汉后主“刘鋹之墓在焉”，《十国春秋》亦云：刘鋹“归葬于韶州之越王山”。清同治《韶州府志》卷二十六《古迹略》：“南汉刘鋹墓在县北狮子冈，即今白虎寺越王山也。”由此，又或此白虎寺即建于灵鹜寺旧基矣。

[2] 梁慧皎撰《高僧传》卷第三《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中通过对求那跋摩在始兴郡灵鹜寺的活动的描述，也为我们今天对灵鹜寺的研究保存了一些史料：一、灵鹜寺所处地势环境：“始兴（郡）有虎市山，仪形耸孤，峰岭高绝，跋摩谓其彷彿耆阇，乃改名灵鹜。”描述了灵鹜寺所在的虎市山的山形山势；“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则说明虎市山或灵鹜寺所处位置是当时的陆路交通要道，且靠近通航的河边。二、灵鹜寺的部分建筑布局：“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湿，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跋摩尝于别室入禅，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沙弥惊恐大呼，往逐师子，豁无所见。”其中的“禅室”“宝月殿”“别室”等应是灵鹜寺整体建筑布局的一部分，而“一白师子缘柱而上”的描述，又说明所谓“别室”有立柱，表明其建筑形制有一定的空高和比较大的空间。

据宋张天锡《双峰广悟师塔铭》：“时刘氏拓图岭，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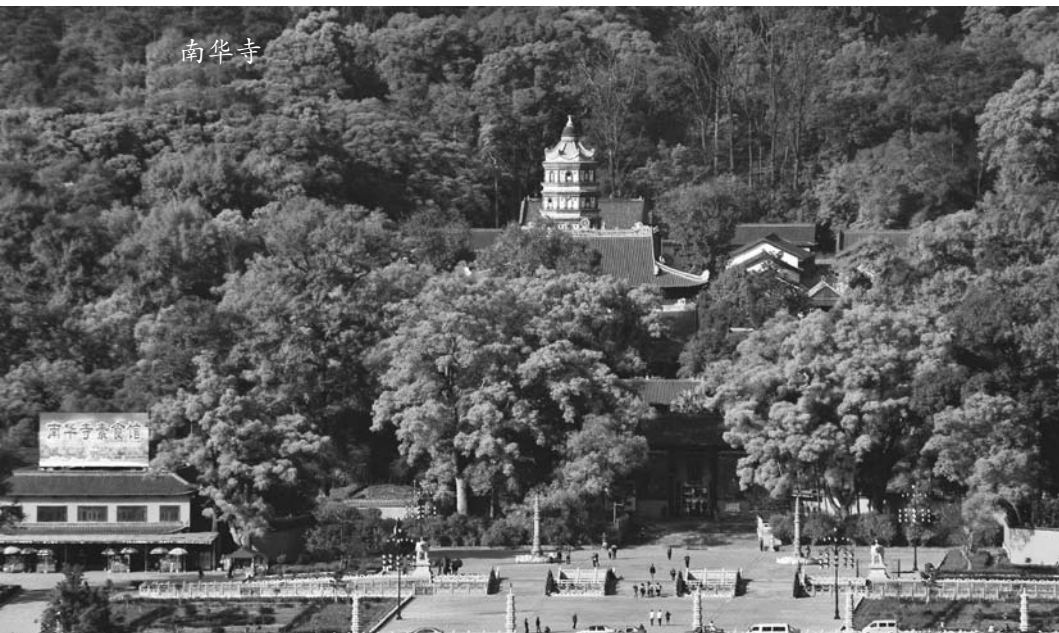
尚西教，如建封之知圣，云门之匡真，光运之征誓，灵鹫之景泰，皆当时之所钦重，而师实居其一。”似在南汉时期灵鹫寺依然存在（或间经多次重建改建），且香火盛于其时，不失为当时名蓝。其后灵鹫山寺沿革，史志缺载，或从南汉后即衰落湮没。

## 二、南华寺

南华寺位于曲江区马坝镇东南七公里的曹溪河畔，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康熙《重修曹溪通志》卷二《建制规模第二·开山缘起附》：

（南华）山初未有名，因魏武玄孙曹叔良避地居此，以姓名村。而水自东绕山而西，经村下，故称“曹溪”。按梁天监初，西域智药三藏<sup>[1]</sup>航海而来，初登五羊，至法性寺<sup>[2]</sup>，以所携菩提树一株，植于（南朝）宋求那跋陀（摩）三藏所



南华寺

建戒坛之前，讖曰：“吾后一百六十年<sup>[3]</sup>，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大乘，度人无量。”及自南海至曹溪口，掬水饮之，香美异常，谓其徒曰：“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异，源上必有胜地，堪为兰若。”乃溯流穷源至此，四顾山水回合，峰峦奇秀，叹曰：“宛如西天宝林山<sup>[4]</sup>也。”因谓居民曰：“可于此山建一梵刹，一百六十年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号宝林。”时韶州牧侯敬中<sup>[5]</sup>以其言表闻，上可其请，赐额曰“宝林”，遂成梵宫。落成于梁天监三年戊申，实此山开创之始也<sup>[6]</sup>。自梁天监元年丙午，至唐高宗仪凤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年，应智药三藏之讖云。

[1] 智药三藏：唐最澄《曹溪大师别传》谓其为中天竺国那烂陀寺僧，婆罗门三藏，字智药。生卒年不详。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最澄《曹溪大师别传》说天监九年）自西印度来五台山礼谒文殊。自广州北上，至曹溪口，劝村人建立一寺，名为宝林寺。康熙《韶州府志》卷九仙释梁智药禅师条曰：又开月华寺。往罗浮创宝积寺。复来韶开檀特寺、灵鹫寺（？）。神异莫测，朝游罗浮，暮归檀特。普通六年（525年）于罗浮受龙王请，入海不返。将去时，剪爪发付弟子善普塑像，永镇檀特。

[2] 法性寺即今广州光孝寺。

[3] [4] 一说“一百七十年”（自梁天监三年504至唐咸亨四年673整一百七十年）。唐最澄《曹溪大师别传》谓：“时韶州刺史侯公表进三藏入内。使君问三藏云：‘何以名此山门为宝林耶？’答曰：‘吾去后一百七十年，有无上法宝于此地弘化，有学者如林，故号宝林耳。’”



[5] 史志无载。存考。

[6] 最澄《曹溪大师别传》谓宝林寺成于梁天监五年（506年），而据唐法海《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寺成于梁天监三年（504年）。法海记为是。

隋末，寺罹兵火，遂废。至唐龙朔元年，师自黄梅得法南归，曹溪人无知者。有尼名无尽藏者，乃韶州高士刘志略之姑也。略与师旧相善。尼常诵《涅槃经》，师暂听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祖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祖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遍告乡里耆德，竞来瞻礼。于是居民曹叔良<sup>[1]</sup>等率众遂于宝林故址建营梵宇，延祖居之，四众云集，俄成宝坊<sup>[2]</sup>。此寺之中兴也。师居九越月<sup>[3]</sup>，因被恶党寻逐，乃隐于四会，避难于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至仪凤元年，师于广州法性寺菩提树下薙发，登坛受具，复归宝林大开东山之道。

时荆州通应律师暨徒数百人亦依师住，师睹其堂宇湫隘不足容众，欲广之。而寺前后左右已属陈亚仙，师乃谒告曰：“老僧欲就檀樾，求坐具地得否？”亚仙曰：“和尚坐具几许阔？”师出示之。亚仙唯然。师以坐具一展，尽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现身坐镇四隅。亚仙曰：“也知和尚法力广大，但吾高祖坟墓并在于此。他日营建，冀望存留。余愿尽舍，永为宝坊。然此地乃生龙白象，来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遂舍之，竟成大法社焉。此寺之大成也，师禅悦之，暇游境内山水胜处辄憩止，遂成兰若一十三所<sup>[4]</sup>。兹宝林为主刹焉。

[1] 宋姚令威《西溪丛话》卷上云：“咸亨中有晋武



侯玄孙曹叔良者，住在双峰山宝林寺左，时人呼为双峰曹侯溪。至仪凤中，叔良惠地于大师。自开元天宝以来，时人乃号六祖为双峰和尚。传后题云（按是唐李舟作《能大师传》，今佚）安南越记。晋初，南方不实，敕授恒山立曹溪为镇界将军兼知平南总管。晋室复后，封曹侯为异姓王，居石角双峰两峽之间。自仪凤二年，叔良惠地于大师，愿陪贵寺，方呼为双峰曹侯大师也。”

[2] 众人捐资募建新（宝林）寺，大概其时已至总章二年（669年），而建寺可能用了四年左右，法海《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谓咸亨四年（673年）寺成。

[3] 最澄《曹溪大师别传》云咸亨四年慧能移居新寺，其时正应一百七十年之预言（自梁天监三年504至唐咸亨四年673整一百七十年）。

[4] 法海《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师游境内，山水胜处辄憩止，遂成兰若一十三所，今日花果院，禁籍寺门。”十三所寺院建设情形，今已无可考。花果院之遗址，亦无一存，仅能于曹溪通志中知其名目位置而已。兹特录之于次，以见当时之伟观：一兴云寺，在庠前。一崇云寺，在杨梅田头山。一资圣寺，在石宝坪。一灵山寺，在双石岭尾，即虎榜山水口。一当林寺，在曹冈。一原峰寺，在谭田头，即高陂角。一宝兴寺，在演山显村。一郁林寺，在其田。一高泉寺，在潺溪。一东林寺，在苍村。一望云寺，在木坪。一深峰寺，在社溪。上所列仅十二所，已有一所之名目位置，早已失传。

中宗神龙元年，遣内侍薛简驰诏迎师，不起，乃赐磨衲





袈裟、绢五百疋、宝钵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为“中兴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赐师新州旧居为“国恩寺”。开元元年癸丑八月三日，师化于国恩。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龕归于曹溪。明年七月二十五日入塔。韶州奏闻，奉敕刺史韦璩撰碑。至宪宗元和七年，赐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宋太祖开宝初，王师平南海刘氏。残兵作梗，祖之塔庙鞠为煨烬，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一无所损<sup>[1]</sup>。有制举备功未竟，赐名“南华禅寺”。会太宗即位，太平兴国元年诏新师塔七层，加谥“大鉴真空禅师”，塔曰“太平兴国之塔”。仁宗天圣十年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神宗加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本府复兴事迹，具载元献公晏殊碑记<sup>[2]</sup>，碑毁文无所考。历元至明代成化三年重修<sup>[3]</sup>。乃今复逢平藩，重新兴建<sup>[4]</sup>。千百年名山，祖席始开生面。此其兴废沿革之大指也<sup>[5]</sup>，其他备乎建制云。

[1] 北宋太祖开宝三年（即南汉刘鋹大宝十三年，970年）十二月，南汉都统李承渥率兵10余万，设象阵，与北宋大将潘美大战于韶州城东莲花山下，战祸所及，宝林寺内六祖灵照塔化为灰烬，宋太祖下诏兴复，又诏改宝林寺为“南华禅寺”。

[2] 宋志磬撰《佛祖统纪》卷四十五：天圣九年（1031年），敕韶州守臣诣宝林山南华寺迎六祖衣钵入京阙供养。及至，奉安于大内清净堂。敕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钵记》。

[3] 明成化三年此次重修情况，史志及石刻材料均无

具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亦曾重修南华寺大雄宝殿。万历十八年（1590年），以南华寺年久颓破，为“妥神灵而崇国宝”，对南华寺也曾进行过短期维修。但此时南华寺已振起乏人，致寺规废弛，“禅贩辈攘窃期间”，而僧众亦不守清规，有的过着放荡的生活，甚至结伙拦路抢劫过往商旅行人。在这种背景下，万历二十八年，憨山德清应命入山住持南华寺后曾对寺进行大规模修整。憨山德清《中兴曹溪禅堂香灯记》载：“以庚子冬日始应命入山，睹其败坏之状，若人有必死之症，卢扁之所束手。因念祖庭法道攸系，遂死誓为之调理，思从根本次第焉。乃选僧讽诵以祝厘，授戒法以励清修，教僧童以树人材，培祖龙以护道脉，改风水以消凶杀，驱流棍以除腥膻，新祖庭以崇香火，辟神路以壮规模，廓廊廡以整瞻视，清租课以厚常住，立库藏以储蓄积，设监寺以专典守，刻号票以明收支。种种颓靡，一旦而振起之。至若禅堂为道场根本，向为僧居。予捐资买地，移七主各为修整安居，以易其基。乃修正堂五间，前殿五间，立智药三藏为开山祖，穿堂三间，左右廊房各七间，方丈、库房各三间。又以自买栴檀林房以易僧居为香积厨。修华严楼为祖庭头门，建无尽庵以补后龙，买僧寮以为药室。百废具举，几七年而工将半。”虚云《重兴曹溪六祖道场记》亦云：“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秋，憨山清公始入山重兴祖庭，意欲填筑龙潭，统一各家方位，纠正山向。阅时八载，工程及半，以魔事去。后虽重来，不久示寂。”



[4] 清康熙六年（1667年）平南王尚可喜再来韶州展谒六祖时，目睹南华寺“堂殿周廊半就倾圮”，由是募化修



建。工程从当年秋天开工至次年春竣工，重修后的南华寺为四合院式布局，中开曹溪、宝林、罗汉三门，重建大雄宝殿和御经阁，新建祖师殿，并修葺了五祖、观音、普庵、诸天、韦驮诸殿，以及说法堂、伽蓝堂、禅堂、钟楼、鼓楼和亭、桥、庵、库等一大批建筑。尚可喜《重修南华寺记》载：“（南华寺）自明成化修建以来，岁久不葺，堂殿周廊半就倾圮。眺览之际，深用慨然。因不揣绵力，僭为倡首。……但念祖殿居佛殿东，道纡地隘，厥制弗称。又祖之立教，以无念无住号不二法门。而佛殿、祖殿歧出两途，厥义亦弗称。窃欲移祖殿于佛殿后，移藏经楼于祖殿之址，以见正印真传，顿教直入之意。适青乌家相度形势，审曲绘图，不谋而符，遂决意更之，庀材鳩工，即卜吉矣。而卓锡泉枯涸多年，忽尔濬发，万众翕然，以为得未曾有，下至工役，无不生欢喜心，子来恐后焉。启工于丁未之秋，初落成于戊申之春，杪计费银若干两，食米若干石，木石陶瓦购之本山者外，基石街石则购自广韶二郡，铁力木则购自粤西，水逆滩高，山深路远，运致艰难，工力繁浩，冥冥中实阴翊之。今自二殿至诸楼，至前后门庑，規制宏敞，焕然改观矣。一时之盛事，亦千秋之善果也。”

[5] 其后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元年（1875年）分巡南韶连兵备道林述训倡修祖殿和大雄宝殿，费逾“万金”。对南华寺最为重要和最为彻底的重修是民国时期虚云和尚主持历时十余年的重修工程，其重修后的建制规模大致沿用至今。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南华寺除祖殿、宝塔和苏程



庵（宋建，苏轼有铭）较为完整外，其余大都颓败。于是当时驻韶的广东省西北区绥靖委员兼独立第三师师长的吴川人李汉魂发起募修，筹得毫洋3.1万多元，后因工程浩大，入不敷出，得李汉魂与其秘书吴种石补足余款。这次重修工程由李汉魂专程从福建鼓山涌泉寺迎请来的高僧虚云主持（后又主持重修云门寺和城内大鉴寺）。从民国二十四年起历十余年，将南华寺原四合院式平面布局重新调整为阶梯式中轴线对称平面布局，除灵照塔和六祖殿外，其余建筑几乎全部翻新，共建成房屋243间，装塑佛像690多尊，并拓田园500亩，重建曹溪林园和南华精舍，还种植了大量果林。此次南华寺重修形成的建制规模大致沿用至今，即现主体建筑有曹溪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六祖殿、灵照塔、钟鼓楼、五香亭、宝林门等，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虚云《重兴曹溪六祖道场记》详细记载了此次重修情况：“……李公（李汉魂）与吴君种石将寺属基地，创办林场，划出寺外四周山地五百亩，交寺建筑。云不得不殚心竭力，从事建置。初，云入山时，除祖殿宝塔及苏程庵一部份稍为完整外，其大殿经楼方丈僧寮，均皆摧朽，容众无所，暂搭杉皮茅蓬二十余间，作大寮客堂及缁素工人食宿处。乃着手先行培修祖殿。殿内祖坐木龕，以年远故，被白蚁损坏。乃请出祖师肉身圣像，重新装修，另照育王塔式作祖坐龕，龕外塑南岳青原法海神会四位侍侧，以南岳青原为祖在日之上首弟子，五宗皆由二派流出；法海则流通祖师法宝，神会在滑台大振顿宗，若孔门之四哲也。复在祖殿两厢，建东贤殿、西贤殿，塑五宗有功法门诸祖，若孔门之七十二贤也。曹溪为禅门洙泗，应先正名定位。原日殿左供圣



父圣母，右供伽蓝神，中制灵通侍者酒亭，此憨山公当日戒灵通饮酒时，尤变本加厉焉。又憨公肉身，原供灵照塔内，有一四尺余高之铜铸观音大士，供在憨山下位，序次失仪。而丹田肉身原供祖殿东厢，已为驻兵之所，积秽不堪。云乃先建报恩堂，安奉圣父圣母于祖龕之左，另制一龕以奉憨山；右制一龕以奉丹田。建伽蓝殿以奉伽蓝神，侷灵通侍者于内，撤其酒亭（另为文祭告）。又于祖殿之西，建观音堂一所共十五间，建外众圍及杂屋九间，内众圍及浴房七间。移奉灵照塔内之观音大士，并为女众受戒挂搭之所。将方丈内之六祖铜像供于灵照塔内（此像原在韶州大鉴寺因寺毁乃移奉南华）。祖殿之后，旧名苏程庵，积秽充满，清除修建，架以层楼通连祖殿，暂作方丈。方丈之东，为一土坡，将土挑培主山，筑楼房上下五间，以作祖堂，供历代祖师及南华继席宗匠牌位。方丈之西，即新建之观音堂也。内部情形略为就绪，云乃预期十事，次第进行。

（一）更改河流以避凶煞。考曹溪河流，由东天王岭绕出寺前，西达虹光桥，以入马坝。寺门距溪边约一百四十余丈。因年远失修，沙石壅塞，溪水改向北流，直冲寺前大路边，向寺门激射——此反弓格也。故必先更改河流，恢复旧道，以避凶煞。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夏，勘定水线，计挑筑新河，填补旧河，全程共八百七十余丈，所费甚巨。正拟动工，乃于七月二十日夜，雷雨大作，水涨平堤，冲开新河。旧河已被泥土淤塞，砂石涌起，反形成寺前之一字案——此护法神之力也，云何功焉。今寺前林木葱郁，沙环水带，非复曩时景象。



(二)更正山向以成主体。查旧日山门在樟树西边，越过深坑乃得出入，不成门面。而现在山门外之大路坪场，坡陀历乱，野葬纵横。因此先迁葬乱坟，挑平土石，即以土石筑成左右护卫山，高有数丈，以其基地改为曹溪正门，外辟广场，栽种树木。绿阴翳天，白云覆地，望之俨然一清净道场。

(三)培主山以免坐空及筑高左右护山以成大场局。寺所枕山，形像似象，后人将方丈后之靠山分段铲去，使寺后落空无主。寺坐象口，其左右系象之下颌，夷成平地，阴阳不分；其右系象鼻，应当高耸，分节起伏，又被人在毗卢井外处切断（井在今禅堂后西角），一路挖平直到头山门，成大空缺，又无树木拥护，远望孤寺无依，近察鼻节已陷，殊痛恨也。云于拆平旧殿堂及丹墀时，所有土石悉归三处，右高于左——形象鼻也；稍曲而东——形鼻之卷也；中凿莲池——象鼻之吸水处也；培高后山——依倚固也。三处皆栽林木，今幽翠矣。

(四)新建殿堂以式庄严。民国二十五年丙子，新建大雄宝殿。按旧日殿基，在现今之功德堂后，灵照塔压其左臂，其方向为坐艮向坤，平藩尚可喜所建也。云以大殿为全寺主体，关系重大，乃相度地势鸠工备材，移大殿于塔前，即以灵照塔作殿之靠背，去压臂之患，获端拱之安。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线，将与宝林门同一方向，既协定星，复观大壮，堂堂正正，烨然巨观。外像象王之居，中施狮子之座，塑五丈高金身大佛三尊，迦叶阿难二尊者侍侧。四周塑五百罗汉，左右文殊普贤二菩萨，座后塑观音大士。使



寻声而至者，靛面相呈；慕曹溪而来者，饱尝而去。筑殿基时，土中挖出铁塔一座，高寻丈，为清代雍正时造——志书载为降龙塔，非也。移铁塔于鼓楼下，金饰而庄严之，复将平藩二碑分嵌于钟鼓楼内，以备考古。同时挑平今曹溪门地基，及门口之乱坡，砌泄水沟五十余丈，自象鼻冈下穿过山隈挖成水洞，注入曹溪门内水池。池周四十余丈，中建五香亭，其形如象鼻之卷莲花也，鳞甲之类以栖息焉。廿六年丁丑，建曹溪门（原日曹溪门在西边大樟树下），现移稍东，取坐癸丑向丁未六度兼癸丁线，与四天王殿同向。旧日天王殿，在今之西归堂后，今之殿址多为乱坡，夷平之下以建四天王殿。其左为虚怀楼，右为云海楼，复建香积厨、斋堂、库房等屋宇。建香积厨时，土中挖出千僧大饭锅一具，元代物也，移置大殿后观音菩萨座前，以植莲花。廿七年戊寅，建宝林门。其原址在现今西边空缺处，坎坷不平。乃挑其土以培高，左右抄手。云海楼下有一古井，名罗汉井，原在深坑内，加高一丈另五寸，使与园地平衡，中辟神道，左右各筑莲池。重建钟楼，此铜钟为宋代物，埋土中，出而悬之，声闻十里——发人深省也。又建报恩堂，伽蓝殿及客堂。廿八年己卯，建鼓楼、祖师殿，供东土初祖以至六祖及本寺开山智药尊者七位。又建西归堂，安僧众觉灵。建功德堂，奉各护法主位。建云水堂，接待来往僧众。廿九年庚辰，建禅堂，依制坐香。建韦驮殿、班首寮、维那寮，以严督察。又建如意寮，置备医药以调养病苦，指定售南华茶叶入款，以为汤药之费。又凿通方丈后山，引导卓锡泉水源，砌成水洞，安置总分铁管，直透香积厨及各堂寮。三十年辛巳，将大殿之后、灵照塔之前，建法堂一座。其上为藏



经楼，内藏廿五年由北京请回龙藏全部，大藏遗珍全套。又李伯豪主席送磻砂藏一部。筑戒坛时，在土内挖出万历年修塔碑，竖立雨花台壁中。建回向堂，安奉国殇忠魂。建迎贤楼，招待来往宾客食宿。建无尽庵，以为清修女众（按无尽藏尼为六祖最初护法，其庵址似在卓锡泉右边，憨山祖师曾经重修，倾废已久。云以庵与寺太近，故清出离寺东约三里许之柏树下村庄房，榜曰古无尽庵，移女众于此修持。至无尼之真身现在曲江湾头村西华庵。今依其形貌，塑像一尊，供于庵中，以作女众修持模范）。三十一年壬午，于左殿左边建念佛堂，以安修净土者。掘地时得万历年余大成苏程庵碑，足资考据，竖立于念佛堂照墙内。又建延寿堂，安诸老人。平地基时发现宋淳熙年间所刻六祖真像及碑铭，移存祖殿照壁廊内。又在钟楼之后，建碾米房、沐浴室、工行寮、储蓄所及东圃，于其地掘出无数人骨及一丈六尺之杓棺数具，其中火坯之谷类甚多，待考证也。三十二年癸未，建海会塔于寺东二里许。缘南华旧无普同塔，历代亡僧随山乱葬，日久遂形抛露，莫慰先灵。乃先设茶毗炉，以焚遗蜕，嗣建斯塔，以藏七众。该塔用钢筋水泥筑成，坚固异常，足纳灰塔数百万具。其上建念佛堂，长年念佛，以利冥阳。于塔左右各建楼房四楹，以为看塔念佛人住所。又于塔前围筑围场，遍栽林木。门外凿一方池，以植莲花。又重修卓锡泉，因旧日无池蓄水，饮料不洁，乃凿池蓄水，中隔砂井，施以药物，用铁管引入大寮。又修伏锡桥，以保存古迹。修伏虎亭，以弭虎患。又因曹溪各村贫苦儿童无力就学，因设义学教之。此民国三十二年事也。综上所述十年，云重新祖庭，至此始成具体，兹再条析述之。



综览全局，计自曹溪门至卓锡泉由南至北，深一百五十一丈；由东边寺墙至禅堂西壁，广三十九丈五尺。首进曹溪门上下各一楹，越围坪，度放生池，中有五香亭一座。次进为宝林门，楼上下各五楹，历神道至陞阶，至四天王殿五大楹。殿左为虚怀楼，上下各五楹。殿右为云海楼，上下各五楹，均南向。由韦驮殿经花园，上丹墀，大雄宝殿五楹。殿后法堂戒坛及藏经阁上下各五楹。法堂之后为灵照塔，塔后为祖殿。殿后为方丈，上下各五楹。方丈后绕道依山，至飞锡桥伏虎亭以达卓锡泉，此中路也。东边自虚怀楼后，报恩堂楼上下各二楹，钟楼三层各一楹，伽蓝楼上下各五楹，客堂楼上下各五楹，斋堂楼上下各五楹，库房楼上下各五楹，历阶至回向堂五楹，回光堂五楹，延寿堂楼上下五楹，进为念佛堂楼上下各五楹，均西向。至祖堂楼上下五楹，则南向矣。此东路也。西边自云海楼后，西归堂楼上下各二楹，鼓楼三层各一楹，祖师殿楼上下各五楹，云水堂楼上下各五楹，西入禅堂五楹，南向；韦驮殿，维那寮共七楹，北向；班首寮如意寮各七楹，东西向。再上为西围。计外堂厕所及杂屋共九楹，内堂厕所及沐浴室七楹，进为返照堂五楹，经祖殿两傍建东贤殿三楹，西贤殿后达观音堂共计楼上下各十五楹，此西路也。附于东路者为客堂后之待贤楼，上下各五楹。斋堂之后香积厨五楹，沐浴室七楹，碾米房一楹，工人室三楹，柴草寮五楹，东围五楹。隶属寺管者无尽庵三十八楹，海会塔正座楼上下各三楹，两旁楼房各四楹，幼幼亭右守望所三楹。总计新建殿堂房宇庵塔约二百四十三楹，其中间隔各部份寮房若干间，亦足以芻容清修胜侣矣。又塑造大殿及两序大小佛像共计



约六百九十尊，备极庄严。……”

原夫法身非相，佛体无依。法本无性，岂以色相庄严，而为佛土者乎？经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故世尊与天帝行次，偶指其地云：“此处宜建梵刹，天帝即拈一茎草，云‘建梵刹’。竟是知从上佛祖弘扬此道信手拈来，随处使用，何地而非道场，何作而非佛事。又岂可以庄严壮丽，雕金镂彩，巍峨宫殿，而后方为道场耶？”虽然实际理地不立一尘，今事门头不舍一法，故《华严》全彰法界，而广大精密妙宝庄严，重重无尽以毗卢遮那如来报身境界，是则娑婆秽土，土木瓦石，纵极尽神工，肉眼取相亦化身边事耳。故佛住世时，给孤长者欲于舍卫城中请佛说法，遂布金祇园建精舍以延之。此西域众僧安居之始也。寺乃中国古制，天子九寺之名。而西竺仅称精舍、或兰若焉。爰自汉永平年梵师摩腾自西而来居于洛阳，自是佛法始入中国。天子乃馆僧于鸿胪，久之乃别建精舍安居于京城之西门外以延，摩腾以白马驮经，因为名曰“白马寺”，此东土佛寺之始也。自尔以来，佛法盛行于晋、宋、齐、梁、陈、隋，至唐益盛，于是乎琳宫绀宇，棋布星分，遍满寰区，列刹云标，烟火相望，无论名山胜境，即王城里巷、平原广墅在在有之。然建立其地必以灵，住持其人必以圣。盖三宝托像以弘法，圣人神道以设教，殆非徒安民温饱为事也。是故上至天子，下及黎庶，凡皈心愿崇其教者，靡不效布金之遗事。顾此曹溪始显名于智药，其地固已灵矣。且曰必有肉身菩萨于中说法，而其人必圣焉。远自牧侯开基于梁氏，重建于唐朝。而六祖应谶居之，垂千年我朝。特简平藩秉大愿力，焕然鼎新，则灵之又灵，圣之又圣，夫岂小





缘。其始建宝林之制，不可考。而重建之规模，亦不可考。按今之所可睹记者，赅而存焉。其制分为二区。其正区则大雄宝殿为刹主，其左臂则祖师殿以当正脉。今平藩用形家言，以旧殿厥制弗称，乃改建大殿后而旧殿前陞，即所谓陈亚僊之祖坟在焉。虽屡更建置不忍泯其迹者，所欲示布施福德与佛法祖道其悠久也。其旧祖殿之石，原为御经阁，即今新祖殿地。阁前左右列御碑亭，亭前为大雄宝殿，其基即古龙潭也。六祖降其龙，乃填其潭而为殿。实亦天在献此以永作圣道场地。殿之左，尚有铁塔以镇压者，盖标志也。又前为罗汉楼，楼下列四天王像，盖即古制山门也。大雄殿之左，历说法堂东角，为普庵。殿前折而西为南廊，又前折而左，皆僧寮。大雄殿之右，为西廊，亦僧寮。前折而左为南廊，此正区也。祖师殿之前陞，即亚僊祖墓。殿前为宝塔，塔前为诸天殿。祖师殿之左，为住持方丈。前为本来堂、说法堂。又前为禅堂。堂之右为伽蓝堂。又前为王生祠，祠后为韦驮殿。说法堂之东为护法堂，堂之侧为观音殿。西向护法堂之前，东廊为香积厨，亦皆西向。此左区也。祖师殿之后，为苏程庵。又左后，为飞锡桥，为伏虎亭、卓锡泉，东坡有泉铭在焉。亭后为龙王亭，亭后即主山，所谓生龙白象之来脉也。其正区，罗汉楼之前，为宝林门。又前为曹溪门，为挹翠亭，最前为曹溪古渡亭。亭前即曹溪。挹翠亭之东，为观音桥。又东为东来桥，通翁源路。挹翠亭之西，为西来桥。又西为饮香亭，通曲江路。其山势宏敞，第寺宇经画非出一时一手，故高下相因，纵横交错，而僧寮亦参差不一。但沿袭既久，率难更置。若準之古制规模，殊无大观。今姑按旧志，次其创建年代如左：



## 殿

**大雄殿** 即三宝殿也。大德十年建，正德间僧清洁圆通重修。知府姚鹏记，至清释真修。复修曾弘记。至康熙六年，平藩重新兴建，绿瓦朱楹，金壁交光，掩映云日，视前制更加宏丽。殿前古柏二株，为祖师手植物，扶疎直上数丈，余无旁支，曲干至极顶，乃作盘虬翔鸟之势，见者莫不竦然起敬。先是殿前坑洼，势如涸潭，而罗汉楼尤深陷丈余，憨大师有志填筑而未果，今俱以次填平，爽垲宏敞，遂成壮观。克副前贤，佑启后哲，非王愿力广弘，能有此乎？

**祖师殿** 在大殿前，原藏经阁地。平藩新建，其壮丽庄严。

视佛殿所存库法宝有：

传法信衣一袭。九条金缕，其缔乃白毡，岂所谓屈布耶。

钵盂一个。谓魏提学击碎金漆固，惟露一片约寸许。非铜铁瓦石，盖四天王所献如来者。

铁锡杖一枝。玛瑙数珠一串。响鞋一双。此三物乃三宝太监所供。

坠腰石一块。原在黄梅，嘉靖间移至曹溪。有镌款，志可考。

袈裟玉环二。又白玉环一，绿玉环一，金环一，皆上方所赐物。

唐武则天敕书一道。梵书有宝五颗半。天顺间锁南岭占巴藏卜国师译。

元免差敕一道。梵书墨迹如新。天顺八年慈济国师锁南



岭占巴藏卜译。

金书《孔雀经》一道。元延祐四年赐。

金书《法华经》二部。一太监萧福江，一太监凌志意，俱宣德年施。

金书大字《华严经》一部。

金书小字《华严经》一部。俱天顺年间钦赐。

无尽灯一盏。成化年间赐。

**旧祖殿** 即信具楼，衣钵所藏也。师入塔后，因孝子取首事觉，乃迁于楼，以便居守，今改为殿。弘治三年住持僧惠淳重建，侍郎李嗣记。嘉靖十六年寺僧太仓圆通重建，府学训导邓泮记。今改“御经阁”。

**五祖殿** 奉达摩以来诸祖像。正统间建，景泰间修。

**观音殿** 宋嘉熙元年建，景泰间修，清康熙二年方国龙感观音应梦重修，有碑记其事。

**普庵殿** 宋嘉熙三年建。嘉靖八年住持圆通玺修，南安府知府何文邦记。

**诸天殿** 在旧祖殿两庑。延祐四年建，成化间修，嘉靖三十二年住持悟环重修。

**韦驮殿** 在生祠后。

## 堂

**说法堂** 政和八年建，康定二年郡人余靖记。正德三年住持如靖重建，郡人知县王璉记。

**方丈** 乾道间建，嘉靖十八年住持悟全重修。顺治庚子年心照禅师复修，韶司李洪琮记。

**本来堂** 成化十三年僧崇晓建，原有石刻祖像。万历元年



住持了顾重建，郡人通判吴穆记。本府舒公改“行台”，迁像于二贤阁下，本府谢公又改曰“不二门”，今俱撤去，仍为“本来”。

**禅堂** 政和间建，弘治间僧文瑞重修。嘉靖二十六年，本府知府陈大纶重建。万历二十二年寺僧重修。至万历年间憨大师重修，为华严堂，训习学者。

**伽蓝堂** 在禅堂右。元丰三年建，成化间修。

## 塔

**宝塔** 唐仪凤间建。历朝赐额见《外护志》。成化十三年重建，僧道深记。正德十一年住持僧智汉修，嘉靖二十七年住持净锐重修，郡人寺丞吴世宝记。清顺治戊子释福恩、真修重修。

## 楼

**罗汉楼** 下有四天王像。成化十年住持惠勉修，邑人萧韶记。嘉靖十四年，住持真满建，大理寺副金山记。万历七年巡察使龚公懋贤金书额曰“南海西天”。今与殿俱重修，轩豁严丽，特异旧制。

**钟楼** 上悬铜钟重数千斤，击之声闻四十里，下有观音像。大德五年住持法脉建，永乐六年住持观意修。嘉靖三十六年住持广燊重修，郡人寺丞吴世宝记。今改建在罗汉阁前左。

**鼓楼** 下亦有观音像，与钟楼对峙。二楼原翼说法堂，大德五年建。嘉靖九年，住持真圆修，府学教授陈一贯记。万历二年住持海袖如用性讳惠宣重修，有记。今与钟楼俱改建，配佛殿两傍，罗汉阁前右。



## 阁

御经阁

## 厨

香积厨 在禅堂左廊。唐时建，宋元俱重修。正德间本寺僧圆壁重建，奉监斋神像，有大竈铜锅，重可数百斤。至元四年置，今铉上铸字尚存。

## 库

长生库 宝庆元年住持闲云建，进士侯安石记，今久废。

免军库 宝庆元年住持惠照建，镇军节度推官张兹仪记，今久废。

永利库 淳熙九年提举茶盐市舶司建，有碑。今废。

## 门

宝林门 嘉靖十三年僧太仓修，今重修。

曹溪门 有二金刚像。嘉靖二十四年住持净琛修，崇祯六年住持宗政、真冯、子钦三人重修，今重修。自曹溪门内，历宝林、罗汉三门，夹道皆古树盘礴苍郁，茂密蔽亏云日。盖自有寺以来，即有此树，游憩多作清凉极乐之思，是山门第一胜景。

## 庵

苏程庵 嘉靖二十五年改“二贤阁”，误谓程明道、苏东坡论道于此结庵，故以为名。查东坡集中，程乃程德孺非程明道也，今改正。详余公大成碑文。

## 庙

四天王庙 各居四隅，即《坛经》四天王现身处也。原各有庙存焉，今南庙废。



## 亭

**御碑亭** 明孝皇御制《坛经法宝序》刻石于上。嘉靖二十一年住持悟全建，知府符锡书刻。先立于祖庭前，万历二十一年，户长僧积昌、正华、妙传、超言、智鳌、真权、性宪、法泉重建，移置于经阁左右两拉翼。复建坊于前，江西提学甘雨书“何尘界”匾于外。监察御史南海王学会书“瞻天语”匾于内。今亭久废，独碑存焉。

**卓锡泉亭** 万历元年光孝寺住持应坚建，今重修。

**龙王亭** 即龙王庙也。隆庆五年住持悟全净琛户长僧如积改建，康熙丁未年俺达公重修。

**挹翠亭** 宋苏轼立，永乐间重建。万历二十一年住持法闰子贤复建。应天府府尹游季勋记，今废。

**曹溪古渡亭** 嘉靖三十四年本府通判戴有孚建，今废。

**饮香亭** 亦名茶亭，住僧伺接上官于此。嘉靖二十六年僧明纪智纲重修，今废。

以上三亭俱山门外。旧迹可收，溪山胜墅，停车憩望，饶有佳致，似不宜久废，是有望于外护君子。

## 院

**十方院** 在曹溪门右。凡进香至者，在此更衣。明天启七年僧方觉募建。

## 桥

**观音桥** 在挹翠东。万历七年住持应颀修。

**西来桥** 即三相公祠。唐端拱二年建，乃塑唐薛简、刘禹锡、刘崇景像在焉。洪武间修。

**东来桥** 在观音桥东。端拱二年建，嘉靖间本寮僧重修。



## 塔幢

**重辩禅师塔** 在寺东数里。

**慈济大师塔** 在寺西南二里。

**古衲和尚塔** 在观音桥东。

**超尘首座塔**

**大休禅师塔**

**天拙禅师塔** 以上在憨山塔院左。

## 塔院

**憨山大师塔院** 在寺左天峙冈，去寺二里而近。鼎建于天启三年癸亥，有钱宗伯谦益碑铭一道。至清康熙七年戊申，少保尚公自省中延院主成，已重修门径，迂回修墓，交荫转折数十步至院门。门内为大师真身堂。堂后为楼，楼上奉毗卢佛，左准提王，右观音大士。院前左为尚公祠院，右为厨房、庖馐、诸寮。前为凉亭，额曰“别一天轩”，窗四豁严净绝尘，所可抚而狎者，惟苍松翠竹异草名花，尤称幽胜。

先是塔院右路狭小，难通车马，院主成已，募翁源令翟公延棋俸买，本寺僧体慈、能持等将山门前田一带左改为路，右为菜圃，为塔院永远之业，内外规模，始称完美矣。

**菩提塔院** 在花果园后。<sup>[1]</sup>

[1] 今之南华寺建制规模大致沿用民国时期虚云和尚重修之格局，与康熙《曹溪通志》所载差别甚大，按其主要建筑的方位顺序分述如下：

**曹溪门** 第一山门。现存曹溪门是1986年按原来样式用钢筋水泥结构改建，面阔22.4、进深12.1、高12.5米，方向南偏西30度，明间用两条方柱，砖墙到顶，顶为重檐歇山顶，屋面





曹溪门（20世纪20年代摄）



曹溪门（2012年摄）



26

用绿色琉璃瓦；柱头斗拱和转角斗拱均用一斗三升样式；脊吻及屋角翘起，为蔓草式；正脊两端饰夔龙脊头，琉璃珠脊刹，两旁脊腰各置一鳌鱼；门两侧原塑有哼、哈二将，“文革”时被毁。门正中檐下悬有“曹溪”木制匾额，楷书、红漆地金字，上款是“康熙乙未仲秋谷旦”、下款是“禾川吴俨重立”，旁有两方印鉴；门楣则悬有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于1986年题写的“南华禅寺”木制匾额，楷书直排；门两旁有对联“庾岭继东山法脉，曹溪开洙泗禅门”。

**五香亭** 与放生池一起位于曹溪门与宝林门之间，是民国二十三年虚云和尚主持重修南华寺时增建。佛教所称“五香”，即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觉香。八角形五香亭构筑于放生池中央，钢筋水泥结构，亭基从池底筑起，高约4、宽约6米，琉璃瓦面，八条垂脊，每脊翘起均饰卷草，顶



置葫芦亭刹。

**宝林门** 为第二山门，民国二十三年重建。平房钢筋水泥梁结构，面阔22.5、进深8.95米；硬山式琉璃瓦屋顶，光脊，檐下出两个华拱，上托一斗三升；中间为门道，宽4.9米，两侧为配间；门建于门道中段，宽3.18、高3.55米，两旁各置有一个石鼓；门楣置“宝林道场”木制匾额，门两侧有木制对联“东粤第一宝刹，南宗不二法门”，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于民国二十七年，联为楷书、红漆地金字。



宝林道场（20世纪初期摄）

宝林道场（2012年摄）

**天王殿** 民国二十六年移建于现址，建国后又曾于1963年、1976年两次加固重修。此殿面阔20.3、进深17.9米，四柱五间，柱用覆盆式柱础，两旁无廊；二十四架椽，前用四乳，后用六乳；单檐歇山顶，上覆绿色琉璃瓦面，灰脊，琉璃珠脊刹，蔓草式脊吻，两旁脊吻与脊刹间各置一琉璃鳌鱼，两端饰夔龙通花脊头。殿后中间还出有一垂花亭。垂花亭的营造是与天王殿连接在一起，用四柱（每角一柱），面阔6.6、进深3.9米；单檐歇山顶，琉璃瓦面，前檐两旁各置一垂花柱，





天王宝殿（2012年摄）



内有天花；殿内距入门9.45米处筑有屏墙，前后有龕，前龕为弥勒佛（1937年重塑），后龕是韦驮天将；两旁有四尊巨大的泥塑天王像，左边两尊为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右边为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形态各异，庄严肃穆。

**钟楼** 民国二十三年虚云和尚移地重建于现址，建国后于1975年加固重修。此楼为三重檐楼阁式三层砖木结构建筑，高15.1米。第一层：面阔13.9、壁宽7.2、层高5.5米，四柱三间；绿色琉璃瓦面，灰砂瓦脊，垂脊起翘用蔓草式，末端置一琉璃狮子；檐下每柱用两个华拱出一跳，每跳头出一垂花；楼内用四柱，直贯三层，覆盆式柱础。第二层：墙外无柱，层高5.85米，檐下用一华拱出跳承托檐檩，每面用四个垂花；长方格窗棂。第三层：面阔5.1、层高5.85米，四柱八梁，歇山顶，灰



钟楼（2012年摄）

脊，脊吻及翘起均为蔓草式，琉璃珠脊刹；檐口用绿色琉璃瓦，转角用一华拱出跳，每面四个垂花，四周均用长方格窗棂。此楼底层内外镶嵌有明清碑刻八通，顶层悬挂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江西隆兴府所铸巨大铜钟，音响洪亮，击之声闻数里，清代所谓曲江二十四景之一“南华晚钟”即指此钟声。

声。

**鼓楼** 位于天王殿后西侧，与钟楼隔院相对。楼顶层置放的一面铁鼓鼓面与鼓身可以拆卸，由新会守御千户所信女杨妙真铸于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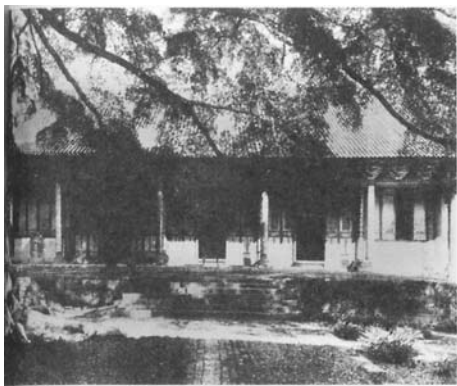
**大雄宝殿** 亦称三宝殿，民国二十三年虚云和尚将该殿移位重建于现址；建国后人民政府曾三次拨款加固重修。殿为砖木结构，面阔七间（34.2米）、进深七间（28.5米），高16.7米，重檐歇山顶，前后乳袱用七柱、二十六檩，柱头



鼓楼（2012年摄）



铺作为六铺作，三抄无下昂计心造，补间铺作用二朵；绿色琉璃瓦面、灰脊、蔓草脊吻、琉璃珠脊刹；格子窗棂，前后均用花格门。大雄宝殿是南华寺古建筑中最主要的一座，其高大雄伟，结构严密，负荷均匀，壮丽美观；殿内四周壁间嵌塑名山大川及神态各异的五百罗汉像。



大雄宝殿（20世纪初期摄）



大雄宝殿（2012年摄）

**藏经阁** 康熙六年（1667年）平南王尚可喜重修南华寺时将藏经阁移于现址重建，康熙壬子年（十一年，1672年）建成，后又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民国二十六年及建国后的1977年分别加固重修。此阁为二层砖木结构，面阔（27.6米）、进深（17米）均七间，单檐歇山顶，六柱二十六檩，前后出单步廊，柱头拱用两个华拱单跳，补间用花拱，转角出昂，二楼设外廊，有栏杆；楼上珍藏着清代钦颁龙藏佛典译经著作，楼下置放观音菩萨佛像；阁外两旁各植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树，南北两侧有4通宋、清碑刻。

**灵照塔** 是南华寺历次重修改建唯一从未移动位置的建





藏经阁（2012年摄）

筑。现塔高29.6米，仿楼阁式，涩檐出平座，各层的转角及阑额均用红砂岩。每层内空为正方形，第一层高7.1、底宽11米，每面宽4.27米，墙厚3.08米，塔心室内现供地藏王菩萨，有南门入塔心室，室内空4.15米，不通上层，而是由北门上塔，塔梯沿塔壁盘旋而上，第一层其余六面则各设一个壁龛式门。塔各层砂岩角柱为圆形，首层角柱有柱础；各层每面均开有真拱形门或假门，二至五层每面真门或假门两侧设小型佛龛各一，供奉瓷佛像；各层门框、柱、枋涂红色；以拱形砖和菱牙角子砖及挑檐砖叠砌出腰檐及平座。塔外墙均抹白灰，塔顶用生铁、铜铸成“翠堵坡”式，铜铸净瓶，生铁覆钵的东南西北方均铸有四大天王护法神的名字、南边一端铸有“大明成化





灵照塔（20世纪初期摄）



灵照塔（2012年摄）

七年辛卯造”铭文。



32

南华寺号为南禅祖庭、“东粤第一名刹”，它除了在宗教历史和建筑上的重要意义以外，还保存了许多珍贵文物，最著名的如六祖真身、千佛袈裟、唐元明圣旨及北宋木雕五百罗汉造像等。历史名人在南华寺也多有瞻礼、题咏。唐代大文豪王维、柳宗元、刘禹锡曾先后为之撰有《六祖能禅师碑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记》、《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等；北宋苏轼在其遭贬南下和遇赦北上途中均有在南华寺较长时间停留，留下不少诗文和题壁题匾，由于苏轼本身对佛理禅机有较深造诣，他的有关南华寺和《坛经》的记述论述精辟独到，脍炙人口，千古传诵。

### 三、正觉寺

同治十二年《韶州府志》卷二十六《古迹略》载：正

觉寺在韶州东平山，唐咸通中释慧寂建。乾符元年锡（赐）名“宏道院”，宋至道中燬，寻建复。咸平元年敕赐“正觉寺”（《武溪集》）。光绪元年《曲江县志》：“正觉寺，在县境东平山，唐释慧寂建。宋至道年间燬，不久复建。咸平元年敕赐‘正觉寺’〔1〕”。

〔1〕府志、县志记载所据均为宋余靖《武溪集》之《韶州重建东平山正觉寺记》，其文曰：诗人之咏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盖言上下至也。翔极于高，潜极于深，则性之适矣。山林之士，岂不乐夫旷远哉！湘之南，峡之北，山莽连属，而韶居其交，东平为其望山，富乎高深者也。剪荆构宇，靡详厥初。旧传《韦宙大夫碑》云：刘总尚书出家于此，赐号“大觉”，较其年名、地域，乃与本传不同。会昌之世，例蒙摈毁。咸通中，知宗大师慧寂再肃僧仪，恢复兹地，四方来学，缁褐千人。寂师前住仰山，时号“小释迦”者是也。门人道圆扣阍奏牍，以东平胜地，知宗名流，兴复灵境，愿颁敕额。乾符二年，锡名“弘祖禅院”，改赐“澄虚太〔大〕师”，并紫方袍以宠之。及其委蜕，谥曰“智通”（？），塔曰“妙光”。刘主因之，尝割曲江之丰乐、乳源、龙归三乡民租，以贍堂众。国家题期五纬，敷佑四海，出日入月，罔不率服。野无屯师，里无暴征，吏良政清，人用休息。故摄心奉佛者，沛然有余力矣。然而作大饶益，兴大功利，建造崇立，显扬佛事，苟非戒行涓洁，众所钦瞩者，其成之固亦难矣。开宝中，刺史潘公怀裕尝择名德，而绩用弗成。至道中，火禁弗严，郁攸为患，尺椽寸瓦，煨烬无余。本寺徒弟，徙厥基而新之。咸平元年，敕赐“正觉寺”额，然纲



领不振，膏腴之土侵牟者大半矣。天圣初，州命礼僧绍登恢隆祖席，緝复未完而顺寂焉。提点刑狱林公升酷好禅学，遂请今禅师得彬开堂续灯，景祐五年也。彬师，化州石龙人。儿童戏玩，即好经梵之声。少年游方，遍参尊宿。得法要于庐山罗汉院祖印大师，侍执中瓶十有八载。屡贲山仪中闾进贡，朝士称其机捷。既受众请居山也，到山食讫，即召田客具畚插，寻知宗故基，断茆结庵，以闻于州，符报从之。明年，尽复隳人侵地，籍所余以募梓人、旆人，伐材埏埴，不烦而备。噫！佛氏之制閔矣。像有鸱屋〔尾〕，堂有狻座，人不以为忤；画楹而居，击钟而食，人不以为侈；天为兜率，山为补陀，人不以为诞。施者惟恐不得丰其用，匠者惟恐不能肆其巧。金仙之权，何其盛哉！先是，山去民居三十里，指四峰以为境：东名“灵隐”，南曰“大雄”，西号“月轮”，北为“狮子”。且知宗尝聚学徒千余，故其制度得以閔肆，穷毫溢楮所不能概。若乃禅机祖学，缁素所推；名木奇树，方俗所异，非关兴构，阙而不录，第志岁月而已。

#### 皇祐元年四月日记

由余靖此文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正觉寺在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前的沿革历史：“剪荆构宇，靡详厥初”之句是说正觉寺的始建具体年代不详，虽有《韦宙大夫碑》传此为晚唐宪宗时“刘总尚书出家于此”“赐号‘大觉’”，但“较其年名、地域，乃与本传不同”。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刘济传》：刘总，幽州节度使刘济次子。元和五年（810年），刘济出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以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济自朝至日晏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





之。济死，纒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总遂领军务。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斧钺，累迁至检校司空。……初，总弑逆后，每见父兄为祟，甚惨惧，乃于官署后置数百僧，厚给衣食，令昼夜乞恩谢罪。每公退，则憩于道场，若入他室，则汹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请落发为僧，冀以脱祸，乃以判官张皋为留后。总以落发，上表归朝，穆宗授天平军节度使；既闻落发，乃赐紫，号大觉师。总行至易州界，暴卒。辍朝五日，赠太尉，择日备礼册命，赙绢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

文中余靖虽否认了正觉寺是刘总始建，但肯定了其始建年代当是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灭佛之前，因为此寺于“会昌之世，例蒙搢毁。”直到唐懿宗咸通中（860—874年），“知宗大师慧寂再肃僧仪，恢复兹地”，即汾仰宗开派祖师之一的仰山慧寂（生平事迹见后《名僧辑考》）在东平山原址重建寺院。重建后，由于慧寂“禅机祖学，缁素所推”的影响力，“四方来学，缁褐千人”。能住“缁褐千人”的寺院，其规模宏大，“其制度得以闳肆，穷毫溢楮所不能概”，当为一时名刹，其“道法徒众之隆，寔与曲（江）之南华埒”。故乾符二年（876年），得唐僖宗赐额为“弘祖禅院”（《韶州府志》抄误）。

关于仰山慧寂在东平山居住弘法的事迹，《祖堂集》（成书于五代南唐保大十年即952年，离慧寂圆寂只有短短的七十年）卷十八《仰山和尚》中有几次提到，其一曰：“师三处转法轮。敕谥澄虚大师，并紫衣矣。”这里“三处转法轮”的“三处”应当是指袁州的仰山（在今江西省宜春县



南)、南昌的石亭观音院(在今江西省新建县)和韶州的东平山。其二曰:“师在东平看经时,有僧侍立,师卷却经,回头问:‘还会么?’对云:‘某甲不曾看经,争得会?’师云:‘汝向后也会去在’。”其三,在传记最后曰:“东平迁化后,归仰山矣。”《景德传灯录》卷十一《袁州仰山慧寂禅师》亦云:(仰山慧寂)“于韶州东平山示灭。”《五灯会元》卷九《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禅师》载有关于“东平镜”的公案:“师住东平时,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师上堂,提起示众曰:‘且道是洩山镜?东平镜(《景德传灯录》卷十一《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记为“仰山镜”)?若道是东平镜,又是洩山送来。若道是洩山镜,又在东平手里。道得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众无语。师遂扑破,便下座。”还记述了仰山慧寂于东平圆寂:“再迁东平,将顺寂……阅明年,南塔涌禅师迁灵骨归仰山,塔于集云峰下。”《释氏稽古略》则曰:“梁贞明二年(916年)丙子岁,师再迁东平,说偈曰:‘年满七十七,无常在今日。日轮正当年,两手抱屈膝’。言讫以两手抱膝而终。阅明年,嗣法弟子南塔光涌禅师迁灵骨归仰山,塔于集云峰下。”是说慧寂再次回到东平山,不久即在东平山圆寂。慧寂弟子陆希声(生卒年不详,唐昭宗[888—904年]时召为给事中,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太子太师罢)《仰山通智大师塔铭》曰:“及大师自石亭入东平……师归圆寂。今者门人光昧专自东(平)山来请予以文铭和尚塔。”由上述文献记载可见,仰山慧寂晚年回到韶州东平山建弘祖禅院传法并圆寂于此,是毫无疑问的。

至五代南汉,“刘主因之”,即是仍沿用“弘祖禅



院”，且“尝割曲江之丰乐、乳源、龙归三乡民租，以赡堂众。”时三乡民租乃相当于一个小县的民租（南宋乾道三年乳源立县亦不过割曲江之乳源乡、崇信乡，乐昌之新兴乡合三乡十五里置县而已）。考丰乐乡即今桂头，乳源乡即今乳城镇、侯公渡，龙归即今龙归，均为大乡，皆丰腴之地。由此，三乡之民租蔚为可观，亦可想见其时弘祖禅院规模之隆盛、堂众之云集，真正为“众所钦瞩”之禅院！

沿革至北宋。可能这一“东平胜地，知宗名流”之著名禅院盛极而衰，后继乏人，故“开宝中（968—976年），刺史潘公怀裕尝择名德，而绩用弗成。”进而在“至道中（995—997年），火禁弗严，郁攸为患，尺椽寸瓦，煨烬无余。”即毁于大火。不久，“本寺徒弟，徙厥基而新之。”即移址重建，可能就在原址附近。咸平元年（998—1003年），敕赐“正觉寺”额，即改弘祖禅院为正觉寺，虽获赐额“正觉寺”，但此时的正觉寺已“纲领不振，膏腴之土侵牟者大半矣”，再次走向衰落。至天圣初（1023年），韶州地方官欲重振正觉寺法席，“州命礼僧绍登恢隆祖席”，然绍登“緝复未完而顺寂焉。”景祐五年（即宝元元年，1038年），“提点刑狱林公升酷好禅学，遂请今禅师得彬开堂续灯。”得彬“既受众请居山也，到山食讫，即召田客具畚插，寻知宗故基，断茆结庵，以闻于州，符报从之。”明年（即宝元二年，1039年），得彬“尽复畧人侵地，籍所余以募梓人、旆人，伐材埏埴，不烦而备。”在韶州地方的支持下，正觉寺在慧寂所建弘祖禅院旧基上得以重建。

其后正觉寺沿革缺载。



据各媒体报道，近年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发现了正觉寺遗址（《韶关日报》B2，2011年9月17日）。发现者称，正觉寺，俗称“东华寺”，在今（洛阳镇）白竹东坪村北的庙墩山下。其依据即在其地发现的两块残碑。一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东华山）妆衣重（修碑）》（以下简称“乾隆碑”）；一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重建（东华山镇）觉古寺碑》（以下简称“道光碑”）。“乾隆碑”文曰：

乳治之西六十里有名山焉，号曰东华，乃祖师小释迦如来成果处也。岿然古迹，载在邑志。畴昔道法徒众之隆，寔（实）与曲之南华埒。自朝代迁而兵燹劫，垣颓像毁，碣断碑横，其埋没不可复识者，殆难胜慨。迨我朝定鼎，山门乃更重开，然圣相尚属寥寥。至康熙戊子己丑间，邑中诸善信始备塑而丹漆之，而后四顾庄严，宛尔鹫岭鹿苑之观矣。顾堂殿犹然



（东华山）妆衣重（修碑）、重建（东华山镇）觉古寺碑

湫隘。越雍正戊申，当年善士方高广祖师殿。嗣是历乾隆丙寅，纬等乃作先驱，轩鏤中殿、前栋，并构钟鼓二楼，遂赫然壮观，聿昭巍焕。第尔时，以募金不敷，其妆修润色诸务已不遑及，又未经堪輿匠氏，凭臆见，前栋竟不循旧制，妄行改易，识者每谓不利，寺僧抱悔至今，怀愿未发。今岁秋，幸住持海莲，叹诸佛相经五十余年乏人妆衣，蛛网尘封，黠淡无色，缘丐予等为倡首。惟予九人窃同心同德，故竭诚尽志，分簿订金。而十方乐施者，亦孔众。不匝旬而会簿，总计辄得金百有余两用。商之众友，谓：“金多如许，装衣必消不訖。何如将前栋拆去，仍照前故址建回。再者，雕刻佛龕、朱丹黝垂，约金都尽足用，一并而大治之，不亦可乎？”众皆点首，曰：“善！”询谋金同。于是，除制祖师帽履紬服布裳之外，以二十四金延丹青，以二十五金请工匠，其美则以支木石砖瓦等工之资及杂项使费焉。区处已定，乃筮吉旦，鳩工庀材，一时众役俱兴。凡三阅月，胥次第告成矣。自此，睹金容之生色，光照世界三千；瞻殿宇之辉煌，彩射人天百万。庶几宗派与乳水俱长，威灵共曹溪并濯，上护国而下佑民。道法徒众之隆，不预卜可追畴昔盛哉。报竣日，海莲因请曰：“是役也，本为妆圣相，兹且重修门，庶而雕龕，而黝垂，而朱丹，无漏不葺，无美不完，维九公暨众檀越功德，若此不当勒诸石，以劝后来欤？”众友闻而是之，遂同辞属记于余。余曰：“然！一举而三善。”备是役诚有之，虽俚不文，可嘿然以考（？）厥事耶！爰综厥始末，不憚言之长，而胪列为之记。郡增生杨经纬谨记并书丹。缘首：监生周邦翰 生员杨经纬 信士林日新 信士文世侣 信士杨国定 信士侯维文



“道光碑”简述了仰山慧寂的生平，追述了东华寺这“小释迦仰山禅师道场”在康熙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戊子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雍正六年（1728年）和乾隆庚辰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重建重修情况，记述了本次（道光十七年，1837年）重修始末。

按：碑文中所谓“岿然古迹，载在邑志”即康熙二年《乳源县志》卷六《祠祀志·寺观》康熙二十六年《乳源县志》卷四《礼教志·寺观》所载“东华寺，在白竹东坪，小释迦仰山禅师道场。山形五马归槽。”此乾隆二十五年所撰之碑文指明这个东华寺就是“小释迦仰山禅师道场”其依据即康熙二年或康熙二十六年《乳源县志》相关记载。而康熙二年或康熙二十六年《乳源县志》之记载均并无追溯东华寺的沿革，即当时采访入志说东华寺为“小释迦仰山禅师道场”亦可能只是据坊间传说而已，其实并无考证。故“乾隆碑”亦只能说“自朝代迁而兵燹劫，垣颓像毁，碣断碑横，其埋没不可复识者，殆难胜慨”，“道光碑”则云“元明以前无可考”。

“乾隆碑”“道光碑”两碑所记、所追溯的亦只是“迨我朝（清）定鼎，山门乃更重开”之后的兴废情况。因此，仅凭这两碑说东华寺是“小释迦仰山禅师道场”就认定东华寺就是余靖《韶州重建东平山正觉寺记》中的“东平山正觉寺”，且认为东华寺是正觉寺的俗称，这似乎缺乏充足的证据。从余靖《韶州重建东平山正觉寺记》相关记载考证，我们认为，正觉寺应该就在宋时韶州城的附近。

其一，余靖在《韶州重建东平山正觉寺记》中记述东平山的地理方位时说：“湘之南，峡之北，山莽连属，而韶居其





交，东平为其望山。”这里说的“湘之南”，当是指今湘粤交界处的南岭群山；“峡之北”当是唐宋文献中岭南称之为“峡”的“浈阳峡”等，即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所载之“粤三峡”：“自英德至清远有三峡，一曰中宿，一曰大庙，一曰浈阳。”按余靖所述地理方位，这一带即为今乐昌、乳源一线至英德间的“山莽连属”的山区地带，也即五岭腊岭及其余脉。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云：腊岭，“五岭之第二岭，在郴州南境曰骑田，骑田之支曰腊岭，在（乐昌）乳源西境。壁立峭拔，高四百余仞，周三十里，盖天所以分骑田之险者。大岭为骑田，而腊岭其小者也。”今韶关市区正位于这个区域的中心地带，故余靖说“韶居其交”而“东平为其望山（按：望山原为古代弩机上的简易瞄准器，此引申为最高峰）”，即东平山应在今韶关市区附近。

其二、余靖在《韶州重建东平山正觉寺记》中记述“刘主因之，尝割曲江之丰乐、乳源、龙归三乡民租，以贍堂众。”丰乐乡，余靖《善化院记》曰，“乡曰丰乐，里曰长容。北出州治三十里而遥，有院曰善化，唐朝旧额也。”考其方位、里程，参照同治《韶州府志》卷二十六《古迹略·寺观》载：善化院，在曲江县长桂都——丰乐应即今桂头一带。乳源乡，康熙二十六年《乳源县志》卷八《艺文志》载刘天锡所撰《乳源县记》云：“割曲江之乳源乡四里，曰洲头，曰大富，曰宜寿，曰清江；……而以旧乡名其县，曰乳源。”大致指今乳城镇、侯公渡镇一带。龙归即指今龙归镇一带。三地皆靠近韶关市区，且成半弧形东向韶关市区。换言之，按照“割民租，贍堂众”的就近原则推论，东平山应就在

这个半圆弧山区地带中，绝不会反向跑到这个半圆弧之外的今洛阳镇（所谓东华寺）方向去。

其三、余靖此记名为《韶州重建东平山正觉寺记》，题中之“韶州”意涵区域为韶州附郭曲江县所辖区域，且为近郭地区。余靖在记此区域内人、事均直接称“韶州××”，如“韶州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重修法堂记”、“韶州月华山花界寺传法住持记”、“韶州善化院记”等；在其他属县的，则记之为“韶州××县”，如“韶州乐昌县宝林禅院记”、“韶州翁源县耽石院记”等等。北宋时曲江县地含今乳源部分辖地（南宋乾道三年割曲江之乳源乡、崇信乡，乐昌之新兴乡合三乡十五里置乳源县）。

其四、余靖记有“东平为其望山，富乎高深者也”，又曰：“山去民居三十里，指四峰以为境：东名灵隐，南曰大雄，西号月轮，北为狮子。”明确了东平山的周边环境，即东平山距最近村子三十里，处深山之中，且有灵隐、大雄、月轮、狮子四峰环拱。

综合上述四条考证，东平山一是在韶州城西边，二是距离韶州城不远，三是被视之为韶州“望山”，四是其间山峰连绵。考同治十二年《韶州府志》卷十二《舆地略·山》，符合上述四条件的唯有桂山，云：“桂山，郡西北四十里，郡之望山也。盘礴方广百余里。其上多桂，山因以名。”亦为腊岭余脉。

因此，乳源洛阳镇白竹东坪村北的庙墩山下出土的东华山（镇觉寺）残碑所载之东华寺或为慧寂在韶州留下的另一道场，又或是后世当地附会所建，并不是《祖堂集》和余





靖《韶州重建东平山正觉寺记》等文献所载之东平山（正觉寺）。

另，江西峡江县罗田镇桂林村祥和岭东南麓有东平寺，或曰仰山慧寂“三处转法轮”之一的“东平”即此东平寺，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禅宗史书所载不符，亦与余靖所记相悖。在此亦聊备一说而已。

#### 四、云门寺

称云门山大觉禅寺，是六祖慧能南禅五家七宗之一“云门宗”的发源地，位于乳源瑶族自治县城东北6公里的云门山下。

民国岑学吕《云门山志》第二篇《寺院》云：

##### 一 偃祖创建之规模

初，祖任灵树知圣长老首座，知圣迁化，祖继灵树法席。大阐雪峰宗旨“禅河汹涌，佛日辉华，道俗数千，问答响应。”尔后祖唯恬静，“倦于迎接，志在幽栖”，遂于后唐庄宗同光元年癸未（923年），奏淮南汉王移庵，领众开云门山。因高就远，审地为基，创建梵宇，庄严净域。层轩高阁而涌成，花界金绳而化出；檐栏翼翥，高下鳞差；“晓霞低覆，绛帷微衬于雕楹；夕露散垂，珠网轻笼于碧瓦”；“辽壑幽泉，挫暑月而寒生户牖；乔松修竹，冒香风而韵杂宫商。”五载功竣，四周云合。由是庄严宝相，丰积香厨。闻风向道者，云来四表；拥锡依止者，恒逾半千。后唐庄宗天成二年丁亥（927年）院主师傅大德，表奏造院工竣，勅赐额曰“光泰禅院”，后勅改为“证真禅寺”。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





云门寺旧照（引自民国《云门山志》）



云门寺（2012年摄）



44

（963年），祖入灭已十五年，示梦阮绍庄，托李持进奏淮南汉王开塔，真身毕露，栩栩如生，放光散香，显彰灵异。奉勅封祖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并勅升“证真禅寺”为“大觉禅寺”。详见雷岳撰《匡真大师实性碑铭并序》及陈守中撰《云门宏明禅师铭》。<sup>[1]</sup>

[1] 云门寺由文偃禅师创建于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元年癸未（923年），时年60岁的文偃经奏淮南汉王同意由原驻锡地灵树移庵，领众开创云门山，创建寺宇，历五年建成。文偃禅师开示法语，立章传道，并在此创立“云门宗”。南汉白龙三年（927年），南汉王刘龔敕封该寺为“光泰禅院”，后又敕改为“证真禅寺”。至南汉大宝六年（963年），南汉王刘鋹又敕改为“大觉禅寺”，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因该寺座落在云门山下，故世人习惯称之为“云门寺”。

因有南汉王朝的供奉，云门寺在五代南汉开创之时规模

庞大，是当时国内数得着的大禅院。云门寺现存镌刻于南汉大宝元年（958年）的《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以下简称南汉甲碑）和镌刻于大宝七年的《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铭并序》（以下简称南汉乙碑），对云门寺的创构规模华丽情况皆有相关记载，“南汉甲碑”说：云门寺建成之后，“四周云合，殿宇之檐楹翼翥，房廊之高下鳞差。邃壑幽泉，挫暑月而寒生户牖；乔松修竹，冒香风而韵杂宫商。近三十来秋，不减半千之众，岁纳地方之供，日奉香积之厨。有殊舍卫之城，何异灵山之院……”。“南汉乙碑”更有如下之描绘：“构创梵宫，数载而毕。莫不因高就远，审地为基。层轩邃宇而涌成，花界



云门山全景旧照（引自民国《云门山志》）



金绳而化出。晓霞低覆，绛帷微衬于雕楹；文露散垂，珠网轻笼于碧瓦。匝匝尽奇峰秀岭，逶迤皆泼黛堆兰……由是庄严宝相，和杂香厨，扞衣岁溢千人，拥锡者云来四表”。寺院庞大，方能容纳“岁溢千人”之众，法门之盛，无怪乎北宋时能与临济宗“各据半壁江山”。

云门寺环境幽雅，风景奇特，既是乳源的八景之一，亦为岭南胜地。寺的四面层峦叠嶂，山高林密，猿猴、白鹇等珍禽异兽，时有出没。环寺苍松挺劲，竹影婆娑。更有云门寺后山的风景名胜桂花潭，前来云门寺者必往观赏。从寺后向东北山径而行二十多分钟，即见潭形如盆，石壁环拱，潭内水清见底，潭深六尺有余，瀑布从几十尺高的崖顶飞流而下，置身潭畔，暑气全消，神清气爽，令人流连忘返。

云门寺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寺风严谨，直到现在还严格保持着过农禅生活，学修并举，老有所养，幼有所学的丛林制度。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云门寺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之一。

“云门宗”是南禅“五家七宗”之一，取山名而立宗名。从云门文偃大师所承袭的雪峰义存禅师圆寂之年（908年）算起，到南宋雷庵正受禅师圆寂之年（1209年）止，云门宗经历了五代、北宋、南宋三朝整整三百年。云门禅学思想，即所谓“云门家风”，主要体现在“云门三句”这一著名的宗门施設，即“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函盖乾坤”一句，是针对云门禅法之本体而言，“截断众流”与“随波逐浪”两句，则是针对云门禅教的作略而言的。“云门家风”在五代时期的丛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云门寺农禅生活剪影（旧照，引自民国《云门山志》）

五代后期，在长江以南，禅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沩仰宗开宗最早，但在唐末，随着仰山慧寂和香严智闲两位大师的圆寂，后继者乏人，故在五代时，光辉被其他诸宗所掩，到北宋之时，虽尚有一二代传人，却是有名无实了。而临济宗临济大师门下弟子虽人数不多，却有如狮虎，兴化存奖、宝寿沼，三圣慧然、灌溪志闲等都是一流宗师。但五代战乱多在中原，临济第三、第四代，传承艰难，虽得人如南院慧颺、风穴延沼等，却远没有南方云门、法眼二宗的辉煌。北宋中后期，云门宗影响扩大到中原乃至全国，与“临济宗”并盛，有“云门天子，临济将军”的说法。

在北宋中后期，临济宗著名宗师五祖法演禅师有一则对禅宗五家宗旨的著名评说。有僧人问他如何是临济下事，他回答说：“五逆闻雷。”问他如何是云门下事，他回答说：



“红旗闪烁。”问他如何是沕仰下事，他回答说：“断碑横古路。”问他如何是曹洞下事，他回答说：“持书不到家。”最后问如何是法眼下事，他回答说：“巡人犯夜。”这样的答话虽扑朔迷离，令人费解，却也恰好地表现出五宗的特色和在当时的处境。

“五逆闻雷”，五逆是指那些失去人伦的不忠不孝之徒，五逆之人闻雷必死，喻学人在威猛如雷的临济宗风下，偷心妄心必死。同时也暗喻当时的临济宗气势渐大，有如春夏之雷，十分可观。

“红旗闪烁”，风吹旗舞，忽东忽西，闪烁不定，红旗之下金鼓交鸣，车马交驰，刀枪相搏，血流成河。暗喻云门宗气势如军阵，不可冒犯，同时也暗喻当时云门宗浩大的声势。

“断碑横古路”则是对沕仰宗形象的譬喻，沕仰宗传承仅百余年的时间，到五祖法演禅师之时，传承早已断绝。不过其宗风如“月落潭无影，云生山有衣”，亦如“断碑横古路”一样，可观可吊。

“持书不到家”，曹洞宗风如鸟道玄路，使人无落足之处，无迹无路，家知何处？曹洞宗在北宋中期大阳警玄禅师（943—1027年）时，传承已经断绝，幸有临济宗的浮山法远禅师不负大阳禅师所托，于三十年后育得一宗门俊杰，就是投子义青禅师，并让他承嗣大阳法脉，曹洞宗才得以中兴。

那位僧人在问毕四家宗旨后不再问，五祖法演问他：“为什么不问法眼下事？”那僧说：“留与和尚。”五祖法眼才有“巡人犯夜”之语。





## 二 历代修葺之概况

《韶州府志》载，本院梵宇“宋建中间，僧绍资，明洪武初，僧了偈俱重修。成化五年，僧法浩重建。”其修建情形，已不可考。按赵佑卿撰《云门寺山门记》：明万历十一年癸未，住持僧法传以山门颓圮，独自募缘重新修葺一次<sup>[1]</sup>。芳题《重修云门寺大殿募化疏》：万历四十六年丁巳，芳等以大殿倾欹，募款修葺一次（芳籍姓待考）。

有清一代，修寺装像，先后大小共约五次：

一、康熙三十一年丁卯，住持僧元才撰《云门寺重装匡真祖师金身碑记》略云：偃祖真身，巍据寺中，迄今八百余载。遐迩士庶祈晴祷雨，如响斯应。邑侯舒公倡捐廉俸十金，檀越育才坊等四十余人，共抽净资四十四两，供祖真身，布添装金<sup>[2]</sup>。

二、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乳源县令伍奕芳撰《重修云门寺记》略云：仅存祖殿大殿各一，栋宇飘摇，椽桷朽坏，宝像剥落，鞠为草莽。丙子冬，余独捐俸金重新祖殿。壬午春，与刘君朝柱共出净资，装饰三宝金像。更募化善信，外建照壁，内砌围墙，使有规范。后复独捐俸金修理大殿，壮其规模。并在山门内新建一殿，供奉韦驮天尊及接引圣像。至是金碧辉煌，焕然改观<sup>[3]</sup>。

三、嘉庆五年庚申，某公撰《重建云门寺碑记》略云：康熙间，伍君奕芳重新之云门寺宇，历年既久，自山门至大殿后，栋宇凋残，金像剥落，两廊仅存其地，堂寮诸多颓废。幸全者，唯一祖师殿耳。嘉庆二年丁巳夏，邑侯朱公振翰慨然倡修，分廉实助，序簿分募。人情踊跃，聚腋成裘。鸠工庀

材，经始于丁巳冬，落成于庚申夏。自山门以至大殿，尽行革故鼎新，门内并起韦驮楼，两旁鼎建游廊，大殿柱砌以花砖。所有佛菩萨伽蓝大小圣像，重新塑造，饰彩装金。至是丹碧辉煌，焕然一新<sup>[4]</sup>。

四、道光三十年庚戌，武举邓汉卿撰《重修云门寺并鼎建客堂章驮殿记》略云：云门古刹，虽经几度重修，近复楹拆榱崩，檐倾廊颓，禅堂草茂，触景心恻。爰纠合同志一十七人，买料雇工，重行修葺。新正经始，夏蒲落成。凡廊檐栋宇，照墙丹墀，甬道拱门，神厨佛座，均予修葺。更为南修级路，东创客堂，涂饰丹雘，轮焕维新<sup>[5]</sup>。

五、咸丰元年辛亥，邑廩生邓佩秋撰《鼎建祖师殿阂门记》略云：今春拉二三戚友，游眺云门。见夫颓者兴，废者举，莫不焕然崭然。而独于祖殿豁然，得毋有取空门之义耶？抑或经事乏人耶？尔时赞堃邱君恍然有间，曰：“此间松膏僧粒，先大父常不靳施与，恒有志焉，未逮也。今兹门棂牖，责成于恒可也。”爰纠匠氏，削墨引绳，两越月工告竣矣。此邱君善承先志，独力落成者也<sup>[6]</sup>。

[1] 参见《韶关文史资料》第38辑《韶关历代寺院碑记考注》专辑《云门寺山门记》

[2] 参见《韶关文史资料》第38辑《韶关历代寺院碑记考注》专辑《云门寺重装匡真祖师金身碑记》

[3] 参见《韶关文史资料》第38辑《韶关历代寺院碑记考注》专辑《重修云门寺记》

[4] 参见《韶关文史资料》第38辑《韶关历代寺院碑记考注》专辑《重建云门寺碑记》





[5] 参见《韶关文史资料》第38辑《韶关历代寺院碑记考注》专辑《重修云门寺并鼎建客堂章驮殿记》

[6] 参见《韶关文史资料》第38辑《韶关历代寺院碑记考注》专辑《鼎建祖师殿阊门记》

### 三 云公重建之新猷

本寺在清季虽有重修，然规模甚小，殿宇无多。逮及民国，历时数十年已日就倾圮。残屋颓垣，沦于榛莽；野狐山兽，踞为巢窟。凋残荒废，难以罄述。云公老人有大愿力，展其生平迭兴祖庭、丕振宗风之精神，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由曹溪移锡云门，决心重兴大觉禅寺，复振云门宗风。如是昼夜辛勤，宏规硕划，钜细躬亲。仍复因高就远，审地为基，配合山川形势，燮理阴阳风水，更改山向，重奠地



云门寺大雄宝殿旧照（引自民国《云门山志》）





云门寺韦驮殿旧照（引自民国《云门山志》）

基，荡扫榛芜，大兴土木，广造梵宇，历时九年。计建殿、堂、阁、寮、厅、楼、库、塔共一百八十余楹，连放生池及碓房、海会塔，共占地积约二十余亩。崇楼杰阁，广厦层台，宝相庄严，梵刹清净。加以大德演化，观机说法，解黏去缚，直指人心，是故士庶瞻礼，十方云来。论圣地道场，仅亚于曹溪；而宏宗盛化，实冠于宇内也。至其新建梵宇之部署结构，分中央及四路两

排：中央为大雄宝殿位置，坐西北向东南，辛山乙向。大殿前后梵宇各一排，左右梵宇各两路。兹分别详述如后。

大雄宝殿摄全寺之中央，高约五丈，宽三十六方丈，墙柱均系火砖砌成。前有月台，月台下有大丹墀，后有大天井，左右各有长天井。回廊四面通左右各路梵宇。大殿正中奉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弥陀佛，后奉西方三圣及文殊、普贤两大菩萨；左右两序奉十八罗汉及诸天二十四圣。

前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栋。中栋即头山门、天王殿、韦驮殿，奉弥勒菩萨于中央，左右奉四大天王，后奉韦驮菩萨，宝相庄严。顺德岑学吕题山门联曰：“云覆大千界，门传不二宗”。左栋总名曰“旭日楼”，上下两层，大小厅、堂、亭、寮及厢房共十八楹。内靠天王殿左边地下一楹设为报





云门寺法堂旧照（引自民国《云门山志》）

恩堂，奉本寺各人宗亲父母师长之莲位。右栋总名曰“明月楼”，上下两层，大小厅、堂、亭、寮及厢房共十六楹。内靠天王殿地下一楹设为西归堂，奉“本寺开山、中兴、继位住持诸祖老和尚莲位”及“本寺开山中兴前亡后化一切僧行觉灵等莲位”。在“旭日”“明月”两楼亭中，晨夕望山光云影，四时变幻无常；中宵睹皓月明星，一真法界恒在。

后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栋。中栋为法堂、戒坛、藏经阁，上下两层。下层一大楹，法堂、戒坛通用，中置狮子座，上奉释迦玉佛。上层为藏经阁，计分六楹，上有“雨花台”三字。左栋为祖堂，奉云门开宗始祖文偃禅师真身，及本宗传承历代祖师牌位。栋宇分上下两层，共约二十楹。右栋为方丈，上下两层，计堂、寮、厢房约二十间。内奉观音菩萨一尊，有联曰“谁云有道有禅，任汝雨宝弥空。总是鬼家



活计，这裏无棒无喝。不妨拈草作药，坐令天下太平”。云公和尚自撰一联云：“两手将山河大地，捏扁搓圆，掐碎了，遍撒虚空，浑无色相；一棒把千古业魔打死救活，唤醒来，放入微尘，共作道场”。

左边一路梵宇，分三大栋：一曰客堂，中为厅，两旁寮房四楹。客堂上第一层楼，中为厅，两旁寮房四楹；第二层为钟楼，悬大钟一口，钟声闻十数里，足以发人深省。



云门寺钟楼旧照（引自民国《云门山志》）

二曰伽蓝殿，中奉给孤

（独）长者，两旁有寮房四楹；伽蓝殿楼上，大小厅、寮共五楹。三曰云水堂，楼上楼下厅、寮十余楹。左边二路梵宇分三大栋：一曰香积厨，内建大小灶五口，石水缸一个，凡食用之水，以铁管接入锅缸。寮房五楹，住典座饭头，厨龕上供监斋菩萨。二曰斋堂，额字拓苏东坡旧书，联云“粥去饭来，莫把光阴遮面目；钟鸣板响，常将生死挂心头”。三曰库房，楼上楼下及连同斋堂楼上，大小厅、寮共十余楹。

右边一路梵宇，分三大栋：一曰功德堂，奉本寺护法檀



那生莲之位及长生禄位。连同第一层楼共厅、寮十楹，暂作上客堂之用。第二层楼为鼓楼，安置大鼓一面，与钟楼相对称。二曰祖师殿，奉达摩初祖及百丈禅师、道宣律师。连同楼上大小堂、寮共十楹。三曰禅堂，楼上楼下大小厅、寮十二楹。番禺汤瑛题禅堂联云：“照顾话头，不管他长庆卷帘，香严击竹；远离妄想，许会得禾山打鼓，雪峰辊球。”右边一路上通方丈拱门，悬有古联曰：“入此门不许你七颠八倒；到这里莫管他五蕴六通。”右边二路梵宇分为三栋：一曰工人寮，平屋，三楹。二曰如意寮，平屋，三楹。三曰圃所，平屋，三楹。碾米房两栋，楼上楼下大小五楹，利用水力碾米。除碾常住粮米外，并可供附近村民应用。

山门外凿有放生池，宽逾一亩深达一丈。水满鱼游，清波荡漾，金池柳色，桂殿香风。游人至此已入清凉境界矣。

海会塔建于寺西二里许，上下两层约十余楹，绕以短垣，植以异卉，七众遗蜕，于焉是归，昼夜佛声，幽明普利。<sup>[1]</sup>

[1] 历宋明清云门寺曾多次重修重建，规模不断缩小，殿宇无多，至清嘉庆二年（1797年），“自山门至大殿后，栋宇凋残，金像剥落，两廊仅存其地，堂寮诸多颓废，幸全者唯一祖师殿耳”。逮及民国，更是“残屋颓垣，沦于榛莽；野狐山兽，踞为巢窟。凋残荒废，难以尽述！”1943年12月，在李汉魂、李济深和邹洪的支持下，虚云和尚由南华寺移锡云门寺主持重建，“乃复因高就远，审地为基。配合山川形势，变理阴阳风水，更改山向，重奠地基，……大兴土木，广造梵宇，历时九年计建殿堂、阁、寮、厅、楼、库、塔共



一百八十余楹，连放生池及碓房、海会塔，共占地约二十余亩。崇楼杰阁，广厦层台，……论圣地道场，仅亚于曹溪（南华寺）”，“至其新建梵宇之部署结构，分中央及四路两排。中央为大雄宝殿位置，……大殿前后梵宇各一排，左右梵宇各两路。”即为中轴式四合院建筑布局，其具体布局是：“大雄宝殿据全寺之中央，高约五丈，宽三十六方丈。墙柱均系火砖砌成，前有月台，月台下有大丹墀，后有天天井，左右各有长天井，回廊四面通左右各路梵宇……。前排梵宇分左右三大栋。中栋即头山门、天王殿、韦驮殿……，左栋总名曰‘旭日楼’，上下两层，大小厅、堂、亭、寮及厢房共十八楹……；右栋总名曰‘明月楼’上下两层，大小厅、堂、亭、寮及厢房共十六楹……。后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栋：中栋为法堂、戒坛、藏经阁，上下两层……；左栋为祖堂，共约二十楹……；右栋为方丈，栋宇分上下两层，计堂、寮及厢房约二十间……”。此次修建之建筑，后多又破败。现存建筑多为1980年代以钢筋水泥重建。其主体建筑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座东南向西北位于中轴线上，其余各殿堂分居两翼，总体建筑面积为15000余平方米。现寺内珍藏着南汉以来各时期文物20余件，南汉《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铭并序》（两碑于1989年6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等各时期碑刻14通。



## 五、别传寺

别传寺位于丹霞山中层风景区，由澹归和尚始建于清康



丹霞全圖（引自康熙《丹霞山志》）



熙元年（1662年）。当时规模颇为宏大，曾在清初期与南华寺、云门寺鼎足而立，极盛时一说曾住僧千众以上<sup>[1]</sup>。

清初康熙元年（1662年），仁化县丹霞山主李永茂、李充茂兄弟舍山由澹归和尚创建别传寺。其建寺之初，澹归率门徒二十余人绕山两周，拟具营建图略，故其寺院建筑布局“审势面局”而“随地制宜”，崇台广榭、殿堂楼阁莫不“卑者更显，高者更隐”、“奇而不为，旷而不露”。

释今释（澹归）撰《丹霞营建图略》云：

丹霞山别传寺者，踞海螺墩绝壁之上，右折一径则锦石岩，《志》所称岩中石壁五色间错者也；左折一径，逶迤缘梯

而登入海螺岩。绝壁之下，下望之如层城，上倚之如列屏。其地蜿蜒伸缩开麓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余丈，如西番莲一一瓣相，附丽天成。下临大江，明沙绣发，清澜镜澈，外则近岭献奇，远峰争媚，盖山水之奥区也。故虔抚孝源李公辟地于此。辛丑十月，令弟鉴湖君来穗城，以施余严事三宝。今拟于最中一麓之中建大雄宝殿，殿前左为天王殿，后左为库，后右为禅室；殿后为法堂、方丈。坐长老峰下，诸山罗列，一江如带，绕案西流，自然有法王据坐气象。旁左一麓，天然岩前为厨，厨前为食堂；旁右一麓，俯视芳泉，为首座寮，寮右为影堂。又右则海山门所从陟也。长松数百余，中建弥陀殿，修净土者居焉。左结戒坛，为授戒诵戒之所。右为延寿堂，又右则竹林岩，修竹千竿。中建观世音大士阁。旁即海螺岩水飞流下，石壁数寻，度磴皆丛竹怪石，极锦岩顶壁削路绝而止。天然岩左更一麓，旧为鉴湖。重修六祖堂，堂上为楼，有诸檀越香火。下栖云水，其前为客堂，其后为藏经阁。阁左有泉，依泉而行，左方尽处有紫玉台，巨石莹净，松钗满径，可以葺亭宴坐。循右出前，两石划然中分一磴，为布梯地。旧立关门一座，今将奉汉寿亭侯像为伽蓝以镇之。门右起一石，顶正圆，色正黄，欲请舍利，建七级浮屠。从塔院稍后，架平桥，度石磴，至客堂前，又一平桥。度石磴，抵天王殿之前，左为钟鼓楼，一切瞻礼从此门入。盖实前左以迎生，高后中以坐旺，虚右前以避煞。直至海山门，如率然之势，首尾相应。海山门陡绝，凿壁成级，缚竹扶栏以升，回顾则战掉不可上。上则海螺岩，四望廓然，石塘马鞍，万峰俱伏，周遭有晚秀、水帘、雪岩诸胜。雪岩之旁有乳





泉，上有龙王阁，其左登顿数折为虹桥，居半寨者不能蹶而有之，遂为丹霞所有。复登顿数折为朝阳岩顶，皆峻远静密，足水足柴，可使行头陀行乐居阿兰若者，或一或二或三四五僧，结茅卧石，镂头竞利，星分棋布，磬声相答，真丛林韵事也。海螺墩畔，小山插江，平坡隙地，足以治圃种蔬。临水竖石坊，倚墩构下院，为到岸扶筇、下山理楫者作小歇场。路旁杂植松竹，蔽亏倒影。此山三重，重重涉入，一径独上，旁无岐路，卑者更显，高者更隐，奇而不危，旷而不露。若道场遂立，敢谓与曹溪、云门鼎分三足，为岭表梵刹冠冕。今释薄愿如斯，亦菩萨庄严佛国中一微尘许事。然非毕此一生精力，集



别传寺山门（2012年摄）

诸内外护、财法二施未易成办，惟同心好道者有以教之。时壬寅僧自恣日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陈世英《丹霞山志》卷二《建置志》云：此（《丹霞营建图略》）澹公入山时初愿也，暗中摹索，聊以适意，乃不数年，有志竟成。崇台广榭，金碧辉煌，为丹霞大开生面。但随地制宜，有如营建略



者；有审势面局稍加更饰者，有残缺未备姑候异日者。

据《建置志》胪列，清初别传寺建筑计有山门（楼三间）、海山门；大雄宝殿、地藏王殿、卢舍那殿、斗母殿；法堂、方丈、客堂、禅堂、斋堂、影堂、六祖堂、香积堂、云水堂、随众堂、接云堂、大行堂、檀越堂、老堂；娄至阁、毗卢阁、药师阁、准提阁、大悲阁、弥陀阁、兜率阁、正气阁、华藏阁、龙王阁；首座寮、西堂寮、后堂寮、堂主寮、教授寮、都寺寮、监院寮、维那寮、书记寮、知藏寮、副寺寮、知客寮、典座寮、知浴寮、监收寮、直岁寮、衣钵寮、记录寮、侍者寮、寮元寮、知众寮、客寮、库房、庄房、浴房；一憩亭、御风亭、延月亭；紫玉台、忆望台；雪岩静室、片鳞岩静室、龙爪岩静室、红岩静室、雾隐岩静室、半砦静室、别峰静室、桐子岩静室；舍利塔、天然禅师塔、澹归禅师塔、乐说禅师衣钵塔、角子禅师塔、泽萌禅师塔、圆音禅师塔、一超老宿塔等九类七十六栋建筑。

寺院建成后，澹归迎请其师曹洞宗的广州海云寺天然是和尚主持，自己则充任监院之职。康熙十三年（1674年）澹归始任住持。康熙十九年澹归在浙江圆寂，其门人奉遗蜕归瘞丹霞山之海螺岩，筑澹归禅师塔。

[1] 近百年后，鼎盛一时的别传寺之突然衰落，其原因据传是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因澹归和尚遗著《路公别传》、《徧行堂集》有反清复明的言论而殃及别传寺，被清朝廷下令焚寺，诸多殿堂毁于一炬，五百僧伽被屠杀。现丹霞之后山，有一处称“埋人坑”的地方乃是当年屠僧之地。但据后来公开刊行的《清代文字狱档案·澹归和尚〈徧行堂集〉



案》，所牵累及别传寺一节并无屠僧的记载，而是将澹归骨塔及其碑志椎碎刨毁，并将丹霞寺（别传寺）改作十方常住，其属澹归支派之僧人一律逐出。虽然并无焚寺一说，但随后百多年间，澹归所建之别传寺建筑因无人维修重建，至民国初如大雄宝殿等主要建筑大多已近废毁；民国十五年（1926年）盗匪黄耀祥聚众百余人盘踞丹霞山内，被当时的官兵炮击围剿，致使山门被毁，别传寺遭严重破坏，寺内法器储物被洗劫一空。民国十六年（1927年），时势动乱，仁化当局把仁化县立初级中学迁入寺内，因不慎失火，殿堂尽毁。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始由西北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主持捐资在原来大雄宝



别传寺（2012年摄）

殿废址上改建“丹霞精舍”，重修“登梯铁索护栏”，恢复了别传寺部分建筑。然“文革”十年浩劫，又使别传寺损毁殆尽，只有残存于山门石壁上刻的大字“丹霞”、“法海慈航”、“诞先登岸”、“禅林第一”、“红尘不到”、“赤城千仞”等。1980年后，年逾古稀的本焕老和尚来到野草丛生的别传寺主持修复。经过多年努力，先后修建了大雄宝殿、天王殿、钟楼、鼓楼、禅堂、僧舍、客房等。



# 名僧辑考（一）

## 一、求那跋摩

梁慧皎撰《高僧传》卷第三《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求那跋摩<sup>[1]</sup>，此云功德铠，本刹利种，累世为王，治在罽宾国。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师子贤，以刚直被徙。父僧伽阿难，此言众喜，因潜隐山泽。跋摩年十四，便机见俊达，深有远度；仁爱泛博，崇德务善。其母尝须野肉，令跋摩办之。跋摩启曰：“有命之类莫不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设令得罪，吾当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误浇其指，因谓母曰：“代儿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母乃悔悟，终身断杀。至年十八，相公见而谓曰：“君年三十，当抚临大国，南



求那跋摩像



面称尊。若不乐世荣，当获圣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晓四《含》<sup>[2]</sup>。诵经百余万言，深达律品，妙入禅要，时号曰“三藏法师”。至年三十，罽宾王薨，绝无绍嗣。众咸议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请令还俗，以绍国位。”群臣数百再三固请。跋摩不纳，乃辞师违众，林栖谷饮，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后到师子国，观风弘教。识真之众，咸谓已得初果。仪形感物，见者发心。后至阇婆国。初未至，一日阇婆王母夜梦见一道士飞船入国，明旦果是跋摩来至。王母敬以圣礼，从受五戒。母因劝王曰：“宿世因缘，得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后生之因，永绝今果。”王迫以母敕，即奉命受戒。渐染既久，专精稍笃。顷之，邻兵犯境。王谓跋摩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归命师尊，不知何计。”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须御捍。但当起慈悲心，勿兴害念耳。”王自领兵拟之。旗鼓始交，贼便退散。王遇流矢伤脚。跋摩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门，卿等可更择明主。”群臣皆拜伏劝请曰：“王若舍国，则子民无依。且敌国凶强恃险相对，如失恩覆，则黔首奚处？大王天慈，宁不愍念。敢以死请，申其悃悞！”王不忍固违，乃就群臣请三愿，若许者当留治国。一愿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愿尽所治内，一切断杀；三愿所有储财，赈给贫病。群臣欢喜，僉然敬诺。于是一国皆从受戒。王后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伤王脚指。跋摩又为咒治，有顷平复。导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使要请。时京师名德沙门慧观<sup>[3]</sup>、慧聪等，远挹风猷，思欲



餐禀。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启文帝，求迎请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俊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閻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顾临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故其遗文云“业行风所吹，遂至于宋境。”此之谓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仪形耸孤，峰岭高绝。跋摩谓其仿佛耆阇，乃改名灵鹫。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湿。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兴太守蔡茂之<sup>[4]</sup>深加敬仰。后茂之将死，跋摩躬自往视，说法安慰。后家人梦见茂之在寺中与众僧讲法，实由跋摩化导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尝于别室入禅，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沙弥惊恐大呼，往逐师子，豁无所见。其灵异无方，类多如此。后文帝重敕观等，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文帝引见，劳问殷勤。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



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斋亦大矣！如此不杀，德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帝乃抚机叹曰：“夫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恋篇章。至如法师所言，真谓开悟明达，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乃敕住祇洹寺，供给隆厚，公王英彦莫不宗奉。俄而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法席之日，轩盖盈衢，观瞩往还，肩随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辩天绝。或时假译人，而往复悬悟。后祇洹慧义请出菩萨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后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缮写，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犹有两本，或称《菩萨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请外国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缘碍，遂辍。至是，更请跋摩译出后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并文义详允，梵汉弗差。时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苦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且令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时有信者，采华布席。唯跋摩所坐，华彩更鲜。众咸崇以圣礼。夏，竟还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毕，先起还阁。其弟子后至，奄然已终，春秋六十有五。未终之前，预造遗文偈颂





三十六行，自说因缘，云已证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罗云：“我终后，可以此文还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终之后，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人定。道俗赴者千有余人，并闻香气芬烈；咸见一物状若龙蛇，可长一匹许，起于尸侧，直上冲天，莫能谄者。即于南林戒坛前，依外国法阇毘之<sup>[5]</sup>。四部鳞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烧遗阴。五色焰起，氛氲丽空。是时，天景澄朗，道俗哀叹。仍于其处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诸尼，悲泣望断，不能自胜。初跋摩至京，文帝欲从受菩萨戒，会虏寇侵强，未及咨禀。奄而迁化，以本意不遂，伤恨弥深，乃令众僧译出其遗文云。

[1] 求那跋摩，汉语译为功德铠，古印度僧人、译经师，为佛教（禅宗）史书文献中明确记载在今韶关地区进行早期弘法译经活动的第一位外国（天竺）僧人。

[2] 四《含》即四部《阿含经》，分别是《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原始佛教基本经典。一般认为，此经基本内容在佛教第一次结集时已经被确定，至部派佛教形成前后被系统整理，约公元前1世纪写成文字。据传说佛陀逝世后，其弟子大迦叶主持了首次结集，会诵了法藏与律藏两部分。法藏记录了佛陀及弟子们的言教行迹，包含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法藏之分为4部或5部阿含（依据文字长短和内容特点分为四大阿含：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估计在阿育王时代（前3世纪）。原始佛典以文字写定是在公元前1世纪。一般认为阿含经形成与部派分裂同时，所以各部派都有大同小异的阿含经典。

[3] 慧观，据《梁高僧传》卷七、《出三藏记集》卷



八、卷九、卷十二：南朝刘宋僧。生卒年不详。清河（山东清平）人，俗姓崔。弱年出家。后秦弘始三年（401年），鸠摩罗什入关中，乃从罗什受学。慧观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有谓：“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慧观曾著《法华宗要序》，颇受罗什称扬。未久，佛驮跋陀罗被迫出关至庐山，慧观亦随之，深服慧远之高风。晋义熙八年（412年），慧观随从佛驮跋陀罗往荆州高悝寺。晚年居止杨都道场寺，敷扬法化。慧观精研十诵律，兼善老庄。慧观在修治《涅槃经》两种汉译本时，参与南本《涅槃经》之译作，又制《涅槃经序》。其所立之二教五时教判，极为后世所重视。慧观反对道生所倡之顿悟义，特倡渐次修行之渐悟义。此种顿渐相对之立场，至后世仍时有论争。慧观于元嘉（424—453年）年间入寂，世寿七十一。其著作仍存者有《法华宗要序》《修行地不净观序》《胜鬘经序》等，其余《辩宗论》《顿悟渐悟义》等书则未传。



[4] 始兴太守蔡茂之，查《宋书》以及同治《韶州府志》皆无此人相关记载。

[5] 即荼毗。佛教在印度时盛行的是火葬。宋永亨《搜采异闻录》卷三云，佛教东传之初，中国“自释氏火葬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而后，隋唐至宋代有多个帝王制定政策强力推行儒家葬礼，影响所及，佛教徒葬礼的死后立即荼毗的律例规定受到冲击，僧人死后尸体保留一年（或更长时间）后再视完好程度选择全身葬或荼毗就因此成为了普遍的做法。

## 二、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的生平事迹，记载甚多，有文本，有碑铭，有绘画，有影视等不同的载体，有古代、近代、当代不同时代的作品。这里仅辑录古代的文本和碑铭。

记载六祖慧能生平事迹文本较多，有的已经散佚，如《宝林传》《圣胄集》，仅存六祖慧能生平事迹片段文字的文本略而不选，如《建中靖国续灯录》《八十八祖道影赞》。所选文本，六祖慧能生平事迹均较为完整，主要有《六祖坛经》《六祖大师缘起外记》《历代法宝记》《曹溪大师传》《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



六祖慧能真身像

《嘉泰普灯录》《传法正宗记》《五灯会元》和《曹溪通志》，各种文本的文字，一仍其旧，基本不作改动。

记载六祖慧能生平事迹的碑铭不少，近、当代的略而不选，如《曹溪六祖大鉴禅师行年考》等，所选主要有释法才的《光孝寺瘞发塔记》、王维的《能禅师碑并序》、柳宗元





六祖真相（引自明万历刻本《岭海名胜记》）

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的《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和宋鼎的《唐曹溪能大师碑》。

这些记述，因立足点或资料掌握的情况不同，各种记载说法不一，有的甚至出入很大<sup>[1]</sup>。但是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交相印证，互补遗缺，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可以使我

们更完整地认识六祖慧能大师即凡成圣、隐约曲折的一生。

[1] 日本忽滑谷快天的《中国禅学思想史》第2编第11章第5节列出了史籍中关于慧能年代的七种不同的说法。杜继文、魏道儒在《中国禅宗通史》中认为：慧能的生平难以澄清，是“因为禅宗史传所重视的，不在于慧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在于他是本宗信众的代表和领袖，他的形象必须符合这些信众的心态，从而使其典型化和理想化。因此，我们在探讨慧能其人时，就不能把他看成是单纯的、孤立的个人，首



先应该看到在着意刻画他、塑造他的背后的那些宗派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被描绘的慧能一生活中，已经蕴涵着南宗的基本性质，包括地理、民族、出身、成分、文化，以至于政治倾向等。”

### 《六祖坛经》中的六祖慧能

《六祖坛经》是记录禅宗历史与文化、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不仅是研究六祖思想的主要材料，也是研究六祖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六祖坛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六祖在大梵寺的说法，诸本内容基本一致，法海记录整理。第二部分是记载六祖行化及灭度等史实的，这一部分由法海等门人编著，因此，详略有所差异。

《六祖坛经》版本较多，最具有价值的是敦煌本、惠昕本（两卷本）、契嵩本（曹溪原本），惠昕本为敦煌本和曹溪原本的折衷本。宗宝本依曹溪原本而成，德异本是曹溪原本的翻版。

#### 1. 敦煌本《六祖坛经》中的六祖慧能

敦煌本，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手抄本，20世纪初在甘肃敦煌石室发现，后流传至英国伦敦博物馆。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于1923年在伦敦大英博物



《御制六祖法宝坛经》





馆敦煌文书中发现。

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最早的有关慧能生平事迹的资料，约成书于780年左右<sup>[1]</sup>。

本文选取的是杨曾文教授校注的敦博本。

[1] 据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之《六祖坛经诸本集成》解题。

慧能慈父，本贯<sup>[1]</sup>范阳<sup>[2]</sup>，左降迁流岭南，作<sup>[3]</sup>新州百姓。慧能幼少，父又<sup>[4]</sup>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

《六祖坛经》（杨曾文校注，敦博本）

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忽有一客买柴<sup>[5]</sup>，遂领慧能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慧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sup>[6]</sup>。慧能一闻，心便明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

[1] “贯”原作“官”字。

[2] “阳”原作“杨”字。范阳，历史上所辖区域多有变动，约在今北京市和河北省保定市北部。从唐大历四年（769年）起，“范阳”仅限于涿州范阳县，为涿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涿州市。

[3] 原本无“作”字。

[4] 原本作“亦”字。

[5] 原本作“卖柴”。





[6]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系经典，后秦鸠摩罗什译。般若，梵语，意为智慧；波罗蜜，梵语，意为到彼岸。以金刚比喻智慧之锐利、顽强、坚固，能断一切烦恼，故名。此经采用对话体形式，说一切世间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即是非相；主张认识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放弃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追求，以般若智慧契证空性，破除一切名相，从而达到不执着于任何一物而体认诸法实相的境地。《金刚经》是中国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确切地说，是慧能创立禅宗的主要理论基础，五祖之前，《楞伽经》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客答曰：“我于蕲<sup>[1]</sup>州黄梅县东冯墓山<sup>[2]</sup>，礼拜五祖弘忍和尚<sup>[3]</sup>，见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乘。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

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弘忍和尚问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

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法<sup>[4]</sup>”

[1] 原本作“新”字。

[2] 一作冯茂山。冯茂山，即东山，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北。清光绪二年《黄梅县志》载：“五祖寺，县东北二十五里。昔者冯茂长者以其山为大满禅师（即弘忍）建道场，一名东山；一名冯茂山。唐宣宗敕建大中东山寺。”

[3] 弘忍（601年—675年），俗姓周，黄梅（今湖北

省黄梅县)人。东山法门开创者，被尊为禅宗五祖。《祖堂集》卷二称他“幼而聪敏，事不再问”。

[4] 原本作“佛法作”。

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sup>[1]</sup>，若为堪作佛<sup>[2]</sup>！”

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獠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sup>[3]</sup>有何差别？”<sup>[4]</sup>

大师欲更共议，见左右在傍边，大师更便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差<sup>[5]</sup>慧能于碓坊踏碓八个余月。

[1] 獠獠，丁福保解释为“类犬之西南夷”；冯友兰解释为“少数民族”；方立天解释为“岭南土著之侮称”；郭鹏解释为“对携犬行猎为生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潘重规解释为“田猎渔捕之獠人”；蒙默先生解释为“仡佬的异写”。

[2] 原本作“若未为堪作佛法”。

[3] 原本作“姓”字。

[4] 慧能以《涅槃经》中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经义作答。

[5] 原本作“着”字。

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已<sup>[1]</sup>，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门何可求？汝等<sup>[2]</sup>总且妆房自看，有智慧<sup>[3]</sup>者自取本性般若之智<sup>[4]</sup>，稳中有降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火急





作！”

[1] 原本作“集记”。

[2] 原本作“汝汝”。

[3] 原本作“智事”。

[4] 原本作“知”。

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递相谓言：“我等不须澄<sup>[1]</sup>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神秀<sup>[2]</sup>上座是教授师<sup>[3]</sup>，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止，偈<sup>[4]</sup>不用作。”诸人息<sup>[5]</sup>心，尽不敢呈偈。

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新养，欲尽楞伽变相<sup>[6]</sup>，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sup>[7]</sup>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sup>[8]</sup>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中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觅祖；不善，即同凡心夺其圣位。

[1] 原本作“呈”字。

[2] 神秀（约607—706），俗姓李，陈留尉氏县（今河南尉氏）人。48岁时投师弘忍门下。弘忍圆寂后，在东京洛阳传法，声名隆重，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

[3] 原本“是”下有一“故”字，“授”作“受”字。

[4] “偈”原本作“请”字。

[5] “息”原本作“识”字。

[6] 原本无“相”字。

[7] 原本作“于”字。

[8] 原本作“唐”字。

若不呈心偈<sup>[1]</sup>，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夜至



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见偈，言此偈语，若访觅我，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见偈，若<sup>[2]</sup>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于南廊中间壁上，秉<sup>[3]</sup>烛题作偈。人尽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

神秀上座题此偈毕，却归房卧，并无人见。

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南廊画楞伽变。五祖忽见此偈，请记。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钱三十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道<sup>[4]</sup>。依法修行，有大利益。”

大师遂唤门人尽来，焚香偈前。众人见已，皆生敬心。大师曰：“汝等尽庸此偈者，方得见性。依此修行，即不堕落。”人尽诵，皆生敬心，唤言：“善哉！”

[1] 原本无“偈”字。

[2] 原本无“若”字。

[3] 原本作“事”字。

[4] 原本无“道”字。

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问<sup>[1]</sup>：“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吾法。”

秀上座<sup>[2]</sup>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祖位<sup>[3]</sup>，但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识大意否？”

五祖曰：“汝作此偈见解，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



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门来，见自本性。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sup>[4]</sup>自本性，当会汝衣法。”秀上座去数日，作偈不得。

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sup>[5]</sup>诵此偈。慧能及一闻，知未见性，即识大意。能问童子：“适来诵都是何偈<sup>[6]</sup>？”

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事大，欲传衣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呈吾看，悟<sup>[7]</sup>大意即付衣法，禀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诸门人尽看。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

[1] 原本作“门”字。

[2] 原本无“座”字。

[3] 原本无“祖位”二字。

[4] 原本无“见”字。

[5] 原本作“此”字。

[6] 原本“偈”前有一“言”字。

[7] 原本作“吾”字。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sup>[1]</sup>。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者，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sup>[2]</sup>大意。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sup>[3]</sup>

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慧能却入碓坊。

[1] 原本无“下”字。

[2] 原本作“吾”字。

[3] 关于这两首偈，陈寅恪先生曾在《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中指出：“慧能第二偈中，心身二字应须互易，当时传写之误。”“此偈之譬喻不适当”，“此偈之意义未完备”。郭朋在《坛经校释》中指出：第二偈“当属衍文，尤其是前两句，无异是重复神秀的话，更非慧能思想”。杨曾文在《〈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中指出：“第二首偈原是借用神秀的前两句偈，但‘心’、‘身’次序似是有意颠倒了。”杜继文、魏道儒在《中国禅宗通史》中指出：第二偈“前两句采取了与神秀同样肯定心性本净的语态，更加突出了净心不可染污的性质”。肖永明在《禅宗六祖得法偈辨析》中对陈寅恪的“倒置说”、杨曾文的“借用说”、杜继文、魏道儒的“肯定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慧能的偈，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

五祖忽来廊下，见慧能偈，即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sup>[1]</sup>。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以为六代祖。将衣为信禀，代代相传；法即<sup>[2]</sup>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五祖言：“慧能，自古传法<sup>[3]</sup>，气如悬丝<sup>[4]</sup>，若住此间，有人害汝，即须速去！”



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至<sup>[5]</sup>九江<sup>[6]</sup>驿，登时便别。五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起已<sup>[7]</sup>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悟无别。”辞违已了，便发向<sup>[8]</sup>南<sup>[9]</sup>。

[1] 原本作“吾”。

[2] 原本无“即”字。

[3] 原本为“去”字。

[4] 原本作“兹”字。

[5] 原本作“生”字。

[6] 江西九江，离湖北黄梅东山寺约50余里，步行需四、五个小时。

[7] 原本作“在”字。

[8] 原本无“向”字。

[9] “向南”，一实指慧能的行走方向；二可能是禅宗的一句禅语。

两月中旬，至大庾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捉慧能，夺衣法。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把着。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言：“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sup>[1]</sup>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

……

大师住<sup>[2]</sup>漕溪山<sup>[3]</sup>，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若论门人，僧之与俗，约有三五千人<sup>[4]</sup>，说不可尽。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sup>[5]</sup>。若不得《坛经》，即无禀



受。须知去处<sup>[6]</sup>，年月日、姓名，递<sup>[7]</sup>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诤。但得法者，只劝修行。诤是胜负之心，与佛道违背<sup>[8]</sup>。

[1] 原本“法”后有一“买”字。

[2] 原本作“往”字。

[3] 一作曹溪山。查《曹溪通志》、《曲江县志》均没有曹溪山，不知所处？

[4] 原本无“人”字。

[5] 原本作“幼”，无“约”字。

[6] 原本作“法处”。

[7] 原本作“遍”字。

[8] 有人认为这里以《坛经》取代袈裟，是神会及其门下所为。因神会没有得到法衣，故他强调要以《坛经》取代袈裟作为传宗付法的依据。

……

大师先天二年八月三日灭度<sup>[1]</sup>。七月八日唤门人告别。大师先天元年于新州<sup>[2]</sup>国恩寺<sup>[3]</sup>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别。大师言：“汝众近前，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问，为汝破疑，当令迷尽<sup>[4]</sup>，使汝安乐。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 国恩寺

[1] 原本无“师”字和“灭度”二字。

[2] 原本作“蕲”字。

[3] 原本作“因”字。国恩寺，位于新兴县六祖镇龙山，距县城13公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初名“报恩寺”。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下诏赐名为“国恩寺”。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4] 原本作“今”字。

法海等众僧闻已，涕泪悲泣。唯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sup>[1]</sup>，却得善不善等<sup>[2]</sup>，毁誉不动。余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忧<sup>[3]</sup>阿谁？忧吾不知去处在？若不知去处，终不别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处；若知去处，即不悲泣。性无生灭，无去无来。汝等尽



坐，吾与汝一偈：《真假动静<sup>[4]</sup>偈》。汝等尽诵取此偈<sup>[5]</sup>，意与吾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1] 小僧，年纪较小的僧人的称呼，此时神会约13岁。

[2] 原本无“不善”二字。

[3] 原本作“有”字。

[4] 原本作“净”字。

[5] 原本“取”字下有一“见”字。

僧众礼拜，请大师留偈，敬心受持。

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却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有何处真。  
有情<sup>[1]</sup>即解动，无情即无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见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若悟作此见，则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者，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前头人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礼劝善。  
此教本无诤<sup>[2]</sup>，若诤<sup>[3]</sup>失道意，





执迷净<sup>[4]</sup>法门，自性入生死。

[1] 原本作“有性”。

[2] 原本作“净”字。

[3] 原本作“若道”。

[4] 原本作“净”字。

众僧既闻，识大师意，更不敢净，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

大师言：“法即付了，汝不须闻。吾灭度后二十余年，邪法缭<sup>[1]</sup>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事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传。

汝不信，吾与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sup>[2]</sup>》。若据第一祖达摩<sup>[3]</sup>颂意，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诵<sup>[4]</sup>。”诵曰：

第一祖达摩和尚诵曰：

吾本<sup>[5]</sup>来唐国，传教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sup>[6]</sup>，结果自然成。

[1] 原本作“辽”字。

[2] 原本作“诵”字。

[3] 原本作“达磨”。菩提达摩，禅宗称他为西天二十八祖，中国禅宗初祖。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婆罗门族姓刹帝利，师从般若多罗尊者。于南朝宋、齐间航海到广州，游历各地，授徒说法。因与梁武帝萧衍话不投机，乃北上嵩山少林寺面壁静修，长达九年，世称“壁观”。西魏文帝大统二年（536年）圆寂，葬于熊耳山（今河南陕县），建塔于宝林寺；唐代宗李豫赐号“圆觉禅师”，塔曰“空观”。今少



林寺有“初祖庵”、“面壁洞”等古迹。

[4] 原本无“诵”字。

[5] 原本作“大”字。

[6] 佛教传入我国后，禅宗以达摩为祖，称为“一花”；佛教发展后演变为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五宗，称为“五叶”。

第二祖慧可<sup>[1]</sup>和尚颂曰：

本来缘有地，从地种花生，  
当来元无地，花从何处生。

第三祖僧璨<sup>[2]</sup>和尚颂曰：

花种须因地，地上种花生，  
花种无生性，于地亦无生。

[1] 二祖慧可，俗姓姬，初名神光，又称僧可。北魏、北齐时洛阳（今河南）虎牢人。年青时通读老庄之书，兼习佛典。后入洛阳香山师事宝静禅师，出家为僧。受具足戒后，云游听经，遍学大小乘之义。往少林寺访菩提达摩，然未得接见。候立于积雪中至天明仍不果，乃自断左臂以示求法决心。终被接见并面授心法，遂大悟，得达摩禅法衣钵。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圆寂，时年107岁，葬于磁州滏阳县（今河北磁县）东北70里处。隋文帝杨坚赐号“正宗普觉大师”，唐德宗李适赐号“大祖禅师”。

[2] 三祖僧璨，隋代僧人，因参二祖大悟，而得其衣钵。北周武帝灭佛时，因得二祖诲示，遁迹于舒州（今安徽潜山）司空山、皖公山之间。直至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才正式驻锡三谷寺（今潜山三祖寺），公开讲经弘法。将衣



钵传给道信后，前往广东罗浮山传法。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在树下为大众讲法时合掌立化。唐代宗李豫赐号“鉴智禅师”，有《信心铭》传世。

第四祖道信<sup>[1]</sup>和尚颂曰：

花种有生性，因地种花生，  
先缘不和合，一切尽无生。

第五祖弘忍<sup>[2]</sup>和尚颂曰：

有情来下种，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种，心地亦无生。

[1] 四祖道信，俗姓司马，祖籍河内（今河南泌阳），生于湖北广济县。得三祖僧璨衣钵后，初在吉州游化，后入广济、黄梅交界的“双峰山”，开山建寺，大兴法门。一改达摩大师以来传统的游化方式，为禅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唐太宗曾诏请大师进京供养，大师辞谢未去。唐永徽二年（651年）圆寂，葬于西山之阳，塔曰“毗卢”，唐代宗李豫赐号“大医禅师”。

[2] 五祖弘忍，唐代僧人，俗姓周，黄梅濯港人。师从四祖道信，尽得其禅法。唐永徽五年（654年）在双峰山东30里之冯茂山，开山建寺，大弘禅法。聚徒讲习，并以《金刚般若经》替代《楞伽经》作为禅宗传教经典。晚年将衣钵传给慧能，支持顿悟之说。唐上元二年（675年）大师圆寂，葬于东山。唐代宗李豫赐号“大满禅师”。后弟子们将其语录集成为《最上乘论》。

第六祖慧能和尚颂曰：

心地含情种，法雨即花生，



自悟花情种，菩提果自成。

能大师言：“汝等听吾作二颂，取达摩和尚颂意。汝迷人依此<sup>[1]</sup>颂修行，必当见性。”

第一颂曰<sup>[2]</sup>：

心地邪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造无明业<sup>[3]</sup>，见被业风吹。

第二颂曰：

心地正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修般若慧，当来佛菩提。

六祖说偈已了，放众生散。门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师不久住世。

[1] 原本作“法”字。

[2] 原本无“曰”字。

[3] 原本作“叶”字。

六祖后至八月三日，食后，大师言：“汝等着<sup>[1]</sup>位坐，吾今共汝等别。”

法海问言：“此顿教法传授，从上已来至今几代？”

六祖言：“初传授七佛<sup>[2]</sup>，释迦牟尼佛第七，大迦叶第八，阿难第九，末田<sup>[3]</sup>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优婆鞠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难提第十四，佛陀蜜<sup>[4]</sup>多第十五，胁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马鸣第十八，毗罗长者第十九，龙树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罗睺罗第二十二，僧伽那提第二十三，僧伽耶<sup>[5]</sup>舍第二十四，鸠摩罗驮第二十五，闍耶多第二十六，婆修盘多第二十七，摩拏罗第二十八，鹤勒那第二十九，师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



第三十一，优婆崛第三十二，僧伽罗第三十三，须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国王子第三太子菩提达摩第三十五，唐国僧慧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慧能自身<sup>[6]</sup>当今受法第四十。”

[1] 原本作“若”字。

[2] 指释迦牟尼佛及其以前出现的六位佛陀。即过去庄严劫末的毗婆尸（Vipa<sup>^</sup>syi）、尸弃（S/ikhi<sup>^</sup>）、毗舍浮（Vis/vabhū）等三佛，与现在贤劫初的拘留孙（Kṛakucchanda）、俱那含牟尼（Kanakamuni）、迦叶（Ka<sup>^</sup>ys/a<sup>^</sup>pa）、释迦牟尼（S/akyamuni）等四佛。这七佛皆已入灭，故又称过去七佛。

[3] 原本作“因”字。

[4] 原本作“密”字。

[5] 原本作“那”字。

[6] 原本作“自今”。

大师言：“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

法海又白<sup>[1]</sup>：“大师今去，留付何法？今后代人如何见佛？”

六祖言：“汝听，后代迷人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觅佛万劫不可得也。吾今教汝识众生见佛，更留《见真佛解说颂》。迷即不见佛，悟者乃见。”

法海愿闻，代代流传，世世不绝。

六祖言：“汝听，吾与汝说。后代世人，若欲见佛，但识众生，即能识佛。（佛）即缘有众生，离众生无佛心。



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  
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  
心峻佛众生，平等众生佛。  
一生心若峻，佛在众生心。  
一念悟若平，即众生自佛。  
无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向佛处求佛。”

[1] 原本作“自”字。

大师言：“汝等门人好住，吾留一颂，名《自性签名簿真佛解说颂》。后代迷人识此颂意<sup>[1]</sup>，即见自心自性真佛<sup>[2]</sup>。与汝此颂，吾共汝别。”

[1] 原本此句作“后代迷门此颂意”。

[2] 原本“即”前有一“意”字。

颂曰：

真如净性是真佛，  
邪见三毒是真魔。  
邪见之人魔在舍，  
正见之人佛即过。  
性中邪见三毒生，  
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忽除三毒心，  
魔变成佛真无假。  
化身报身及法身<sup>[1]</sup>，  
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觅自见，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众化身生净性，  
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sup>[2]</sup>，  
除淫即无净性身。  
性中但自离五欲<sup>[3]</sup>，  
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顿教门，  
悟即眼前见世尊。  
若欲修行求觅佛，  
不知何处欲觅真。  
若能身中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觅佛，  
去觅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者是西流，  
救度世人须自修。  
今报世间学道者，  
不于此见<sup>[4]</sup>大悠悠。

[1] 原本作“净”字。

[2] 原本作“身”字。

[3] 原本作“欲”字。

[4] 原本作“是”字。



大师说偈已了，遂<sup>[1]</sup>告门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别。吾去已后，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问<sup>[2]</sup>、钱帛，着孝衣，即非圣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sup>[3]</sup>，坦然寂静，即是大道。吾去已<sup>[4]</sup>后，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种。吾若在世，汝违教法，吾住无益。”

[1] 原本作“道”字。

[2] 原本作“门”字。

[3] 原本无“无往”二字。

[4] 原本无“已”字。

大师言<sup>[1]</sup>此语已，夜至三更，奄然迁化。大师春秋七十有<sup>[2]</sup>六。

大师灭度之日，寺内异香氤氲<sup>[3]</sup>，数日不散；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八月三日灭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sup>[4]</sup>于漕溪山，葬于龙龕之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刺史韦璩<sup>[5]</sup>立碑，至今供养。

[1] 原本作“云”字。

[2] 原本作“省”字。

[3] 原本作“异年曰氤氲”。

[4] 原本作“坐”字。

[5] 原本作“据”字。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sup>[1]</sup>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现<sup>[2]</sup>今传授<sup>[3]</sup>此法。

如付此法，须得上根智，深信佛法，立于大悲。持此经





以为禀承，于今不绝。

和尚本是韶州曲江县<sup>[4]</sup>人也。

如来入涅槃，法教流东土，

共传无住（法），即我心无住。

此真菩萨说，真实示行喻，

唯教大智人，示旨于凡度。

誓（愿）修行，遭难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sup>[5]</sup>不堪，材<sup>[6]</sup>量不得，虽求此法，达<sup>[7]</sup>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知<sup>[8]</sup>密<sup>[9]</sup>意。

[1] 原本无“悟真”二字。

[2] 原本作“见”字。

[3] 原本作“受”字。

[4] 原本作“悬”字。法海，广东曲江人，生平事迹不详。

[5] 原本作“眼”字。

[6] 原本作“林”字。

[7] 原本作“违”字。

[8] 原本作“智”字。

[9] 原本作“蜜”字。

## 2. 曹溪本《六祖坛经》中的六祖慧能

曹溪本，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不分卷。其《自序品》、《机缘品》、《护法品》、《付嘱品》提供了六祖相对完整的生平资料，《自序品》记载了六祖自出生到剃度的情况，《机缘品》补叙了六祖从湖北黄梅回曹溪的事迹，《护法品》叙述了六祖受诏的概况，《付嘱品》记叙了六祖圆



寂前后的情形。依此四品，即可大致勾勒出慧能的生平，是慧能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

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sup>[1]</sup>；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

客曰：“《金刚经》。”

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

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

[1] 关于南海，印顺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曾提出疑问：“慧能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流落他乡的母子二人，孤苦无依，生活艰困是可以想象到的，不知为了什么，慧能又跟着老母移到南海——广州去住？长大了以卖柴来维持母子的生活。”为确证南海在何处，目前有七种说法：一说在今广东佛山镇；二说在今广东南海县；三说，即今广州；四说隋唐时新州属南海郡，就是新州；五说隋唐时期怀集、四会属南海郡，南海就是四会；六说新州与南海从来没有隶属关系，乃史实差错；七说南海不仅限于南海郡，泛指广府和肇庆府地区。

慧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慧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獼獠，若为堪作佛？”

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獼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慧能曰：“慧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祖云：“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

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

八月余日，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

慧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



得。我辈设作偈颂，枉用心力。”

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凡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变相<sup>[1]</sup>，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

[1] 依《楞伽经》而画佛教传承历史的佛画。

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sup>[1]</sup>。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



益。”

[1] 此句显得很突兀，且与后面的意思不符。

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

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未入门内。

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

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獯獯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慧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



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

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

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

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

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当如是乎？”

乃问曰：“米熟也未？”

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祖知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慧能启曰：“向甚处去？”

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

三更领得衣钵，五祖送至九江驿，祖令上船，慧能随即把橈。

祖云：“合是吾渡汝。”

慧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矣。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慧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慧能。慧能掷下衣钵，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

慧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



慧能曰：“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

明良久，慧能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

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

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

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

慧能曰：“逢袁<sup>[1]</sup>则止，遇蒙<sup>[2]</sup>则居。”

明礼辞。

[1] “袁”指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县。

[2] 指蒙山。

……

慧能后至曹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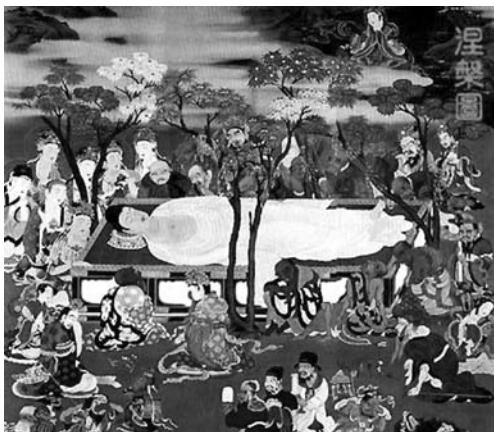
时，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sup>[1]</sup>，常诵《大涅槃经》<sup>[2]</sup>。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

[1] 无尽藏尼（？—676年），曲江人，俗姓刘，为南华禅寺首位比丘尼。先发动乡亲重修宝林寺，延请六祖居住，六祖隐遁怀集后，无尽藏尼云游到江西赣州境内建庵隐修，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圆寂前，嘱常随身边的玄机尼到曹溪找六祖。六祖此时已回曹溪常住，命取事僧赴赣州迎





请瓮藏之无尽藏尼真身，并于宝林寺侧幽静处，建无尽庵，设龕供奉观世音大士法相和无尽藏尼真身，让玄机尼住持，自始，曹溪禅门女众辈出，视无尽庵为祖庵。



涅槃图

[ 2 ] 《大本涅槃经》，又称

《大涅槃经》、《涅槃经》。约于2—3世纪时成书，大乘佛教前期作品，涅槃学派的本据经典，40卷，13品。中国北凉昙无讖译。经中宣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和声闻、辟支佛均得成佛，对晋宋时中国佛学界影响很大。

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

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sup>[1]</sup>。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



焉<sup>[2]</sup>。

[1] 避难石，位于南华禅寺西南方约3公里处的大旺山半山腰。



避难石

[2] 该段为《机缘品》内容。

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避。”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因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

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

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

慧能曰：“不敢！”

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

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

慧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

谓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慧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sup>[1]</sup>，作五逆罪<sup>[2]</sup>，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1] 指杀、盗、淫、妄四种行为。

[2] 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五种行为。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

于是为慧能剃发，愿事为师。

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sup>[1]</sup>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sup>[2]</sup>

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

[1] 一道诏书为何署“则天、中宗”名，杨曾文认为“诏书是武则天下的，……但由于中宗并没有召回使者和废除诏命，也可以看作是武后与中宗共同的意思”。因武则天于此年正月二十四日传位于太子，中宗于二十五日即位，而降诏日在正月十五日。

[2] 关于诏书，胡适曾撰有《〈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对此进行了辨析，认为中宗之诏既不见于《唐大诏令集》，也不见于现存两个最古本的《六祖坛经》，因此，敕文是假的。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认为：“唐王朝是否征召过慧能，是个悬案。史中所附敕文之鄙粗，所记历史之错乱，只能是出自某个半通文墨者的伪造。后来好事者的精加工，补救了它们的缺陷，愈显其伪。”

……

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纳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焉。”

师于太极元年<sup>[1]</sup>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



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1] 712年。

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

……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

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缁白，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龕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辩<sup>[1]</sup>，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

[1] 方辩，四川僧，善塑。

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摩纳宝钵，及才辩塑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3.惠昕本《六祖坛经》中的六祖慧能



宋朝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惠昕禅师觉得古本《六祖坛经》文字繁褥冗长，于是在乾德五年（967）对《六祖坛经》进行重新编辑，分为两卷十一部分。绍兴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在湖北蕲州刊刻印行。后流传到日本，由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翻刻，题作《六祖坛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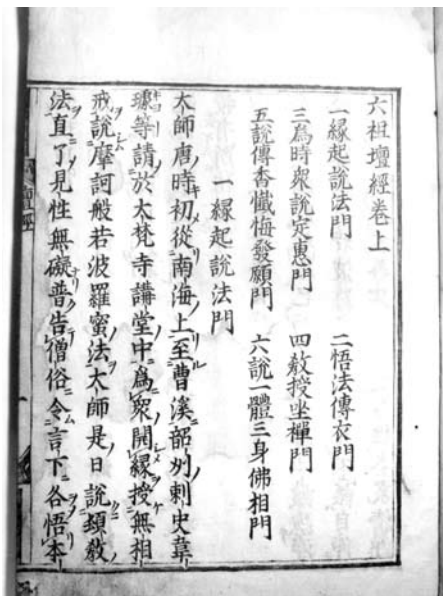
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官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有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便开悟。

遂问客言：“从何所来，持此经典？”

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冯母山来。其山是第五祖弘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山，礼拜听受<sup>[1]</sup>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

[ 1 ] 原本作“授”字。

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礼拜五祖。慧能安置母毕，便即辞亲，不经三二十



《六祖坛经》（惠昕本）



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祖问曰：“汝何方人？来到此山礼拜，今向吾边欲求何物？”

慧能对云：“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余物。”

五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獼獠，若为堪作佛！”

慧能言：“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獼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大师更欲共慧能久语，且见徒众总在身边，乃令随众作务。慧能启和尚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五祖言：“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且去后院。”

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八个余月。

五祖一日忽见慧能言：“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知之否？”

慧能言：“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五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后院，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sup>[1]</sup>，来至后院，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



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漫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各自息心，

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们为教授师<sup>[2]</sup>。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无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1] 处分，嘱咐意。

[2] 教授师，又称教授阿闍梨，五种阿闍梨之一。具有三种身份，一为受戒时的三师之一，二为受戒之中受受者所请作法之和尚，三为教授弟子威仪作法的和尚。这里为第三种身份。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顶礼，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言讫，夜至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烛，于南廊中间壁上，书无相偈，呈心所见。神秀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神秀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出见和尚，即言秀作；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





五更。

五祖即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吃粥了，便即天明。五祖方便唤卢供奉来，拟向南廊画五代血脉供养。五祖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画也。辄奉十千，劳供奉远来。

《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诵。依此偈修，免堕三恶道。依此修行人，大有利益。五祖唤门人，烧香偈前，令凡人见，生敬重心。汝等尽须诵此，悟此偈者，即得见性，依此修行，必不堕落。门人尽诵，皆叹善哉！

五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是汝作此偈否？若是汝作，应得吾<sup>[1]</sup>法。”秀言：“罪过！实是秀作。亦不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心中有少智慧否？”五祖言：“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上，未入门内。凡愚依此修行，即不堕落；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者，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五祖言：“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见自本性，付汝衣法；吾不惜法，汝自见迟。”神秀作礼便去。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1] 原本作“悟”字。

复经两日，有一童子，于碓房过，倡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慧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言：“诵者是何偈？”童子言：“尔这獗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法衣，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



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五祖令门人尽诵此偈，若得悟者，即见自性成佛，依此修行，即不堕落。”慧能言：“上人！我在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亦要诵此，结来生缘，同生佛地。”

童子便引慧能到南廊，礼拜偈颂。为不识字，请一上人为读，若得闻之，愿生佛会。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一闻，即识大意。因此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书于壁上。别驾言：“獼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启别驾言：“若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俗谚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张日用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于壁上；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

慧能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sup>[1]</sup>，何处有尘埃！

说此偈已，僧俗总惊！山中徒众，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五祖见众人尽怪，恐人损他，向后无人传法，遂便混破，向众人言：“此偈亦未见性，云何赞叹！”众便息心，皆言未了，各自归房，更不赞叹。

[1] 郭朋在《坛经校释》中认为，这里的“本来无一物”是惠昕由“佛性常清净”改动而来。这不仅是一种文字上的改动，更是对慧能思想的根本性改动，他将“佛性”论者的慧能，改成为虚无主义者。随着契嵩、宗宝本的广泛流通，



这句修改为“本来无一物”的偈文，竟然取代了“佛性常清静”的偈文，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人所共知的偈文。致使千百年来，以假当真，真伪不辨。

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于堂内，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慧能说《金刚经》。恰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慧能启言：“和尚！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知悟本性，乃报慧能言：“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迷人，衣为信禀，代代相承；法即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唯传本体，师师默付本心，令汝自见自悟。”五祖言：“自古传法，命似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须速去！”慧能言：“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

……

大师出世，行化四十年。诸宗难问，僧俗约千余人，皆起恶心难问。师言：“一切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顶礼，请事为师，愿为弟子。如此之徒，说不可尽。若论宗旨，传授《坛经》者，即有禀承所付，须知去处、年月、时代、姓名，递相付嘱。若无《坛经》禀承者，即非南宗弟子！缘未得所禀，虽说顿法，未契本心，终不免诤。但得法者，只劝修行，诤是胜负之心，与道相



违矣。”

时众僧闻，知大师意，更不敢净，各自摄心，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

法海上座问曰：“和尚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直至今日，抄录流行，名《法宝坛经记》，汝等守护，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真正法。”师言：“法海向前，吾灭度后，二十年间，邪法撩乱，惑我正宗，有一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于佛法，竖立宗旨，即是吾法弘于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衣不合传。汝多不信，吾与汝说先祖达磨大师传衣偈颂，据此偈颂之意，衣不合传。倡曰：

吾本来东土，说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师曰：“吾有一偈，还用先圣大师偈意。”偈曰：

心地含种性，法雨即花生，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师说偈已，令门人且散，众相谓曰：“大师多应不久住世间。”

师至先天二年八月三日，食后，报言：“汝等各著位坐，共汝相别。”时法海问言：“此法从上至今，传授几代？愿和尚说。”师曰：

初六佛释迦第七迦叶阿难

末田地商那和修优婆塞多提多迦

佛陀难提佛陀蜜多肋比丘富那奢

马鸣大士毘罗尊者龙树大士迦那提多

罗睺罗多僧伽那提僧伽耶舍鸠摩罗驮

闍夜多婆修槃头摩拏罗鹤勒那



师子比丘婆舍斯多优婆掘多婆须蜜多  
僧迦罗叉后魏菩提达磨北齐惠可隋朝僧璨  
唐朝道信弘忍慧能

师曰：“众人今当受法，汝等于后递相传付，须有禀承、依约，莫失宗旨。”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自性。”

师言：“汝等听之，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见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却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吾与汝说，后代之人，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切<sup>[1]</sup>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1] “切”似为衍字。

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迷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性净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无净性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顿法门，忽悟自性见世尊，  
汝若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是大悠悠。

师说偈了，报言：“今共汝别，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弔问，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如吾在日。一时尽坐，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无名无字。恐汝心迷，不会吾意，吾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汝等违法，纵吾在世，终无有益。”大师言讫，夜至三更，奄然迁化。大师春秋，七十有六。



### 《六祖大师缘起外纪》中的六祖慧能

《六祖大师缘起外纪》由法海等集辑。

大师名慧能。父卢氏，讳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梦庭前白华竞发，白鹤双飞，异香满室，觉而有娠。遂洁诚斋戒，怀妊六年，师乃生焉。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二月八日子时也。时毫光腾空，香气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谒，谓师之父曰：“夜来生儿，专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慧能？”僧曰：“‘惠’者，以

法惠济众生；‘能’者，能作佛事。”<sup>[1]</sup>言毕而出，不知所之。师不饮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岁父丧，葬于宅畔。母守志鞠养。既长，鬻薪供母。

[1] 杜继文认为：“惠、慧二字，古文可以通用，但佛教在使用上有别：‘惠’是‘施’义，‘慧’则是‘智’，以‘法’‘惠济众生’，属六度中的布施；以‘法慧’‘施众生’，则是六度中的般若。”按佛教的解释，当以“惠”为妥，取其以佛法惠济、惠施众生之义，隐喻慧能会成为一代弘法大师。

年二十有四，闻经有省，往黄梅参礼。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时龙朔元年辛酉岁也。

南归隐遁。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会印宗法师，诘论玄奥。印宗悟契师旨。是月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薙发。二月八日，集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师为授戒师，苏州慧静律师为羯磨，荆州通应律师为教授，中天耆多罗律师为说戒，西国蜜多三藏为证戒。其戒坛，乃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sup>[1]</sup>戒。”又，梁天监元年智药三藏自西竺国航海而来，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此坛畔，亦预志曰：“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师至是祝发受戒，及与四众开示单传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监元年壬午岁，至唐仪凤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

[1] 原本作“授”字。

次年春<sup>[1]</sup>，师辞众，归宝林。印宗与淄白送者千余人直至曹溪。时荆州通应律师与学者数百人，依师而住。师至曹溪



寶林，观堂宇湫隘，不足容众。欲广之。遂谒里人陈亚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几许阔？”祖出坐具示之，亚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尽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现身，坐镇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岭，因兹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广大，但吾高祖坟墓并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余愿尽舍，永为宝坊。然此地乃生龙白象来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后营建，一依其言。师游境内山水胜处，辄憩止，遂成兰若一十三所<sup>[2]</sup>，今曰华果院，隶籍寺门。

[1] 677年。

[2] 一兴云寺，居庠前；一资圣寺，居石宝坪；一当林寺，居曹冈；一宝兴寺，居演山显村；一高泉寺，居溪；一望云寺，居木坪；一崇云寺，居杨梅田头山；一灵山寺，居谭田头，即高陂角；一郁林寺，居其田；一东林寺，居苍村；一深峰寺，居社溪。今寺址久废，难以寻找。

其宝林道场，亦先是西国智药三藏自南海经曹溪口，掬水而饮，香美异之，谓其徒曰：“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溪源上必有胜地，堪为兰若。”随流至源上四顾，山水回环，峰峦奇秀。叹曰：“宛如西天宝林山也。”乃谓曹侯村居民曰：“可于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号宝林。”时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闻奏，上可其请，赐宝林为额，遂成梵宫。落成于梁天监三年。

寺殿前有潭一所，龙常出没其间，触挠林木。一日现形甚巨，波浪汹涌，云雾阴翳。徒众皆惧。师叱之曰：“你只能





现大身，不能现小身。若为神龙，当能变化，以小现大，以大现小也。”其龙忽没，俄顷复现小身，跃出潭面。师展钵试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钵盂里。”龙乃游扬至前，师以钵舀之，龙不能动。师持钵堂上，与龙说法，龙遂蜕骨而去。其骨长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传寺门。师后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侧，有铁塔镇处是也。

师坠腰石，镌“龙朔元年卢居士志”八字。此石今存黄梅东禅<sup>[1]</sup>。

[1] 南华禅寺也存有一块六祖坠腰石，该石为长方形，凹面呈腰状，长38厘米、宽12厘米、厚16厘米。旁刻楷书“龙朔元年镌，师坠腰石，卢居士志，桂林龚邦柱书”铭文。传明嘉靖年间有一韶州籍人在黄梅为官，从黄梅带回曹溪。经鉴定，该石为明朝复修品。但这位韶州籍的官员是谁，韶州府志、黄梅县志都没有记载。

又，唐王维右丞为神会大师作《祖师记》云：师混劳侣，积十六载，会印宗讲经，因为削发。

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师谥号碑》云：师受信具，遯隐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为人师。

又，张商英<sup>[1]</sup>丞相作《五祖纪》云：五祖演化于黄梅县之东禅院，盖其便于将母。龙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众人东山结庵。有居人冯茂，以山施师为道场焉。

以此考之，则师至黄梅传受五祖衣法，实龙朔元年辛酉岁，至仪凤丙子得一十六年，师方至法性祝发。他本或作师咸亨中至黄梅，恐非。

[1] 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四川新津人。初任



通州主簿时，一日在寺中看到《大藏经》卷册齐整，生气地说：“吾孔圣之书，乃不及此！”欲著无佛论，后读《维摩经》，看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深有所感，于是归信佛法。

### 《历代法宝记》中的六祖慧能

《历代法宝记》，又作《师资众脉传》、《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最上乘顿悟法门》，一卷。作者不详，为保唐宗<sup>[1]</sup>传人所作，约成书于770年左右，系禅宗法统的传承史。

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1] 保唐禅派为益州保唐寺无住禅师所创，以五祖弘忍十大弟子之一的剑南净众寺智洗（609—702年）为初祖，传承谱系为：智洗——处寂——无相——无住。无住禅师，（714—774年），俗姓李，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从无相禅师修禅，世寿六十一岁。

### 唐朝第六祖韶州漕<sup>[1]</sup>溪能禅师

[1] 应为“曹”字，不知所本。

俗姓卢，范阳人也，随父宦岭外居新州。年二十二，来至凭茂山，礼忍大师。初见大师问：“汝从何来？”答言：“从新州来，唯求作佛。”忍大师曰：“汝新州是獠獠。”能禅师答：“身虽是獠，佛性岂异和上？”大师深知其能，再欲共语。为众人在左右，令能随众踏碓八个月。碓声声相似，忍大师就碓上密说，直了见性。于夜间潜唤入房，三日三夜共语，了付嘱法及袈裟。“汝为此世界大师，即令急去。”大师





自送，过九江驿，看渡大江已，却回归。诸门徒并不知付法及袈裟与慧能。去三日，大师告诸门徒，汝等散去，吾此间无有佛法，佛法流过岭南。众人咸惊，递相问：“岭南有谁？”潞州法如师对曰：“慧能在彼。”众皆奔凑。众中有一四品官将军，舍官入道。字惠明，久在大师左右，不能契悟。闻大师此言，即当晓夜倍逞奔趋。至大庾岭上，见能禅师。禅师怕急，恐性命不存，乃将所传法袈裟过与惠明禅师。惠明禅师曰：“我本不为袈裟来，忍大师发遣之日，有何言教？愿为我说。”能禅师具说心法，直了见性。惠明师闻法已，合掌顶礼，发遣能禅师急过岭去，在后大有人来相趁。其惠明禅师，后居象山，所出弟子亦只看净。

能禅师至韶州漕溪，四十余年开化，道俗云奔。后至景云二年，命弟子立楷，令新州龙山造塔。至先天元年，问：“塔成否？”答：“成。”其年九月，从漕溪，僧立楷、智海等问和上：“已后谁人得法<sup>[1]</sup>承后传信袈裟？”和上答：“汝莫问。已后难起极盛，我缘此袈裟，几度合失身命不存。在信大师处三度被偷，在忍大师处三度被偷，乃至吾处六度被偷。我此袈裟将去也，更莫问我。汝若欲知得我法者，我灭度后二十年，外竖立我宗旨，即是得法人。”

至先天二年，忽告门徒：“吾当大行矣。”八月三日夜，奄然坐化。大师春秋七十有六。漕溪沟涧断流，泉池枯竭；日月无光，林木变白<sup>[1]</sup>。异香氤氲，三日三夜不绝。其年于新州国恩寺迎和上神座，至十一月葬于漕溪，太常寺承韦造碑文。至开元七年，被人磨改刻别造碑<sup>[2]</sup>。

[1] 时人解释为：林木为白，即林木为六祖穿孝衣。这

种解释应不合佛门规矩。

[2] 原文后附有侍郎宋鼎的碑文，现移遂于碑铭类下。

### 《曹溪大师传》中的六祖慧能

《曹溪大师传》，又称《曹溪大师别传》，记述中国禅宗南禅宗创始人慧能生平事迹和禅法语录，约编撰于781年<sup>[1]</sup>，是唐朝著名的禅宗史书之一，在中国久已失传。但是《曹溪大师传》自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于九世纪抄录带回日本后，一直留存。20世纪初，《曹溪大师传》收入《续藏经》刊印，从而引起我国学者注意，现在我国所见的《曹溪大师传》都是从日本影印而来的。

[1] 据郭朋《坛经校释》所附《曹溪大师别传》。

我国学者胡适最早对《曹溪大师传》进行了研究，他在1930年所写的《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中对其来源、著作年代及主要内容作了深入考察。认为《曹溪大师别传》的最大价值在于可以用它来考证北宋契嵩的（曹溪古本）《坛经》，契嵩的（曹溪古本）《坛经》利用其资料进行了改编增补，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取自于《曹溪大师别传》。

至咸亨元年，时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其年，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时春秋三十。

略有姑出家，配山涧寺，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大师昼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明，为无尽藏尼解释经义。尼将经与读，大师曰：“不识文字。”尼曰：“既不识字，如何



解释其义？”大师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

众人闻之，皆嗟叹曰：“见解如此，天机自悟，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大师即住此寺修道，经三年，正当智药三藏一百七十年悬记之时也。时大师春秋三十有三。

后闻乐昌县西石窟有远禅师，遂投彼学坐禅。大师素不曾学书，竟未披寻经论。

时有惠纪禅师，诵《投陀经》。大师闻经，叹曰：“经意如此，令我空坐何为？”至咸亨五年，大师春秋三十有四。惠纪禅师谓大师曰：“久承蕲州黄梅山忍禅师开禅门，可往彼参学。”

大师其年正月三日，发韶州，往东山，寻忍大师。策杖涂跣，孤然自行，至洪州东路。时多暴虎，大师独行无惧。遂至东山，见忍大师。

忍大师问曰：“汝化物来？”能答曰：“唯求作佛来。”忍问曰：“汝是何处人？”能答曰：“岭南新州人。”忍曰：“汝是岭南新州人，宁堪作佛？”能答曰：“岭南新州人佛性与和上佛性，有何差别？”忍大师更不复问。可谓自识佛性，顿悟真如，深奇之，奇之。

忍大师山中门徒至多，顾眄左右，悉皆龙象。遂令能入厨中供养，经八个月。能不避艰苦，忽同时戏调，巖然不以为意，忘身为道，仍踏碓。自嫌身轻，乃系大石著腰，坠碓令重，遂损腰脚。忍大师因行至碓米所，问曰：“汝为供养损腰脚，所痛如何？”能答曰：“不见有身，谁言之痛。”



忍大师至夜，命能入房。大师问：“汝初来时，答吾岭南人佛性与和上佛性，有何差别。谁教汝耶？”答曰：“佛性非偏，和上与能五别，乃至一切众生皆同，更无差别，但随根隐显耳。”忍大师征曰：“佛性无形，云何隐显？”能答曰：“佛性无形，悟即显，迷即隐。”

于时忍大师门徒，见能与和上论佛性义。大师知诸徒不会，遂遣众人且散。

忍大师告能曰：“如来临般涅槃，以甚深般若菠萝蜜法付嘱摩迦叶，迦叶付阿难，阿难付商那和修，和修付忧波掬多。在后展转相传，西国经二十八祖，至于达磨多罗大师，汉地位初祖，付嘱惠可，可付璨，璨付双峰信，信付于吾矣。吾今欲逝，法嘱于汝。汝可守护，无令断绝。”能曰：“能是南人，不堪传授佛性。此间大有龙象。”忍大师曰：“此虽多有龙象，吾深浅皆知，犹兔与马，唯付嘱象王耳。”

忍大师即将所传袈裟付能，大师遂顶戴受之。大师问和上曰：“法无文字，以心传心，以法传法，用此袈裟何为？”忍大师曰：“衣为法信，法是衣宗。从上相传，更无别付。非衣不传于法，非法不传于衣。衣是西国师子尊者相传，令佛法不断。法师如来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无住，即而了法身；见佛性空寂无住，是真解脱。汝可持衣去。”遂则受持，不敢违命。然此传法袈裟，是中天布，梵云婆罗那，唐言第一好布，是木棉花作。时人不识，谬云丝布。

忍大师告能曰：“汝速去，吾当相送。”随至蕲春九江驿，忍大师告能曰：“汝传法之人，后多留难。”能问大



师曰：“何以多难？”忍曰：“后有邪法竞兴，亲附国王大臣，蔽我正法。汝可好去。”能遂礼辞南行。忍大师相送已，却还东山，更无言说。诸门人惊怪问：“和上何故不言？”大师告众人曰：“众人散去，此间无佛法，佛法已向南去也。我今不说，于后自知。”

忍大师别能大师，经停三日，重告门人曰：“大法已行，吾当逝矣。”忍大师迁化。百鸟悲鸣，异香芬馥，日无精光，风雨折树。

时有四品官，俗姓陈氏，舍俗出家事和上，号惠明禅师。闻能大师将衣钵去，遂奔趁南方。寻至大庾岭，见能大师。大师即将衣钵遂还明。明曰：“来不为衣钵，不审和上初付嘱时，更有何言教？愿垂指示。”能大师即为明禅师传嘱密言。惠明唯然受教，遂即礼辞。明语能曰：“急去急去，在后大有人来相趁逐。”能大师即南行。

至来朝，果有数百人来至岭，见明禅师。禅师曰：“吾先至此，不见此人。问南来者亦不见。此人患脚，计未过此。”诸人却向北寻。明禅师得言教，犹未晓悟，却居庐山峰顶寺三年，方悟密语。明后居蒙山，广化群品。

能大师归南，略至曹溪，犹被人寻逐。便于广州四会、怀集两县界避难，经于五年，在猎师中。大师春秋三十九。

至仪凤元年初，于广州制旨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法师江东人也。其制旨寺，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制，今广州龙兴寺是也。法师每劝门人商量论义。时属正月十五日悬幡。诸人夜论幡义。法师廊下隔壁而听。初论幡者：“幡是无情，因风而动。”第二人难言：“风幡俱是无情，如何得



动？”第三人：“因缘和合故动。”第四人言：“幡不动，风自动耳。”众人诤议，喧喧不止。能大师高声止诸人曰：“幡无如余种动，所言动者，仁者心自动耳。”

印宗法师闻已，至明日讲次欲毕，问大众曰：“昨夜某房论义，在后者是谁？此人必禀承好师匠。”中有同房人云：“是新州卢行者。”法师云：“请行者过房。”能遂过房。法师问曰：“曾事何人？”能答曰：“事岭北蕲州东山忍大师。”法师又问：“忍大师临终之时云佛法向南，莫不是贤者否？”能答：“是。”“既云是，应有传法袈裟，请一暂看。”印宗见袈裟已，珍重礼敬，心大欢喜。叹曰：“何期南方有如是无上之宝！”法师曰：“忍大师付嘱，如何指授言教？”能大师答曰：“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无为无漏。”法师曰：“如何不论禅定解脱、无漏无为？”能答曰：“为此多法，不是佛性。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经》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禅也。”<sup>[1]</sup>法师又问：“云何佛性是不二之法？”能曰：“《涅槃经》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为当短善根，佛性改否？佛告高贵德王菩萨：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断，名为不二。又云：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无二。”能大师谓法师曰：“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

[1] 慧能在这里发表的是对佛性的见解，表达的是他对《涅槃经》义和般若中道观的贯彻理解，与《金刚经》的思想倾向并不矛盾，是慧能般若实相说和涅槃佛性论相融合的反





映。

印宗闻斯解说，即起合掌，虔诚愿事为师。明日讲次，告众人曰：“印宗何幸，身是凡夫，不期座下法身菩萨。印宗所为众人说《涅槃经》，犹如瓦砾。昨夜请卢行者过房论义，犹如金玉。诸人信否？然此贤者，是东山忍大师传法之人。诸人永不信，请行者将传法袈裟呈示诸人。”诸人见已，顶礼，咸生信重。

仪凤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与能大师剃发落。二月八日，于法性寺受戒。戒坛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所置。当时遥记云：“于后有罗汉登此坛，有菩萨于此受戒。”今能大师受戒，应其记也。

能大师受戒，和尚西京总持寺智光律师，羯磨阁梨苏州灵光寺惠静律师，教授阁梨荆州天皇寺道应律师。后时，三师皆于能大师所学道，终于曹溪。其证戒大德，一是中天耆多罗律师，二是密多三藏。此二大德，皆是罗汉，博达三藏，善中边言。印宗法师请为尊证也。又萧梁末，有真谛三藏，于坛边种菩提树两株，告众僧曰：“好看此树，于后有菩萨僧于此树下演无上乘。”于后能大师于此树下坐，为众人开东山法门，应真谛三藏记也。

其年四月八日，大师为大众初开法门，曰：“我有法，无名无字，无眼无耳，无身无意，无言无示，无头无尾，无内无外，亦无中间，不去不来，非青黄赤白黑，非有非无，非因非果。”大师问众人：“此是何物？”大众两两相看，不敢答。

时有荷泽寺小沙弥神会，年始十三，答：“此是佛之



本源。”大师问云：“何是本源？”沙弥答曰：“本源者，诸佛本性。”大师云：“我说无名无字，汝云何言佛性有名字？”沙弥曰：“佛性无名字，因和尚问故立名字。正名字时，即无名字。”大师打沙弥数下。大众礼谢曰：“沙弥小人，恼乱和上。”大师云：“大众且散去，留此饶舌沙弥。”至夜间，大师问沙弥：“我打汝时，佛性受否？”答云：“佛性无受。”大师问：“汝知痛否？”沙弥答：“知痛。”大师问：“汝既知痛，云何道佛性无受？”沙弥答：“岂同木石！虽痛而心性不受。”大师语沙弥曰：“节节支解时，不生嗔恨，名之无受。我忘身为道，踏碓直至跨脱，不以为苦，名之无受。汝今被打，心性不受。汝受诸触如智证，得真正受三昧。”沙弥密受付嘱。

大师出家开法受戒，年登四十。

印宗法师请大师归制旨寺。今广州龙兴寺经藏院是大师开法堂。法师问能禅师：“久在何处住？”大师云：“韶州曲江县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宝林寺。”法师讲经了，将僧俗三千人送大师归曹溪。因兹广阐禅门，学徒千万。

至神龙元年正月十五日，敕迎大师入内。表辞不去。高宗大帝<sup>[1]</sup>敕曰：

[1] 神龙元年，高宗已经去世20多年，应为中宗。

朕虔诚慕道，渴仰禅门，召诸州名山禅师，集内道场供养，安、秀二德，最为僧首。朕每咨求，再推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记，传达磨衣钵以为法信，顿悟上乘，明见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众生，即心是佛。朕闻如来以心传心，嘱付迦叶，迦叶展转相传，至于达磨，教被中土，代代相



传，至今不绝。师既秉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缁俗归依，天人瞻仰。故遣中使薛简迎师，愿早降至。

神龙元年正月十五日下

韶州曹溪山释迦慧能辞疾表：

慧能生自偏方，幼而慕道，叨为忍大师嘱咐如来心印，传西国衣钵，授东土佛心。奉天恩遣中使薛简，召能入内。慧能久处山林，年迈风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贯万民，育养苍生，仁慈黎庶，旨弘大教，钦崇释门。恕慧能居山养疾，修持道业，上答皇恩，下及诸王太子。谨奉表。

释迦慧能顿首、顿首

中使薛简问大师：“京城大德禅师教人，要假坐禅。若不因禅定解脱得道，无有是处。”

大师云：“道由心悟，岂在坐耶！《金刚经》：若人言如来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无所从来曰生，亦无所去曰灭，若无生灭，而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即是坐。”

大师告言中使：“道毕竟无得无证，岂况坐禅。”

薛简云：“简至天庭，圣人必问。伏愿和上指授心要，将传圣人即京城学道者，如灯转照，冥者皆明，明明无尽。”

大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薛简云：“明譬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烦恼，何得出离？”



大师云：“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汝见有智慧为能照，此是二乘见解。有智之人，悉不如是。”

薛简云：“大师，何者是大乘见解？”

大师云：“《涅槃经》云：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即是佛性。佛性在凡夫不减，在贤圣不增，在烦恼而不垢，在禅定而不净，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亦不中间及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常住，恒不变易。”

薛简问：“大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外道亦说不生不灭。”

大师答曰：“外道说不生不灭，将生止灭，灭犹不灭。我说本自无生，今即无灭，不同外道。外道无有奇特，所以有异。”

大师告薛简曰：“若欲将心要者，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心体湛寂，应用自在。”薛简于言下大悟，云：“大师，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将为大远；今日始知至道不遥，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远，触目菩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恶，无思无念，无知无作不住；今日始知佛性常恒不变，不为诸惑所迁。”

中使薛简礼辞大师，将表赴京。

高宗大帝赐磨衲袈裟一领及绢五百匹。敕书曰：

敕，师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金粟阐弘大法，传诸佛心，谈不二之说，杜口毗耶，声闻被呵，菩萨辞退。师若此也。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朕积善余庆，宿



种善因，得值师之出世，蒙师惠顿上乘佛心第一。朕咸荷师恩，顶戴修行，永永不朽。奉磨衲袈裟一领、绢五百匹，供养大师。

神龙三年四月二日下

又，神龙三年十一月十八日<sup>[1]</sup>，敕下韶州百姓：可修大师中兴寺佛殿及大师经坊，赐额为法泉寺，大师生缘新州故宅为国恩寺。

延和元年，大师归新州修国恩寺。诸弟子问：“和上修寺去，卒应未归，此更有谁堪资问？”大师云：“翁山寺僧灵振，虽患脚踏，心里不跛。门人咨请振说法。”又问：“大师何时得归？”答曰：“我归无日也。”

大师在日，景云二年<sup>[2]</sup>先于曹溪造龕塔。后先天二年七月，廊宇犹未毕功，催令早了，吾当行矣。门人犹未悟意。

其年八月，大师染疾。诸门人问：“大师，法当付嘱阿谁？”答：“法不付嘱，亦无人得。”神会问：“大师，传法袈裟云何不传？”答云：“若传此衣，传法之人短命。不传此衣，我法弘盛，留镇曹溪。我灭度七十年后，有东来菩萨：一在家菩萨，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萨，重建我教。”<sup>[3]</sup>门徒问大师曰：“云何传此衣短命？”答曰：“吾持此衣，三遍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若悬丝。恐后传法之人被损，故不付也。”大师力疾劝诱徒众，令求道忘身，唯勤加行，直趣菩提。

其月三日，奄然端坐迁化，春秋七十有六。

[1] 有神龙三年，但是没有神龙三年十一月，因为这一年的九月已改年号为“景龙”了。



[2] 711年。

[3] 两位菩萨，有人认为是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

灭度之日，烟云暴起，泉池枯涸，沟涧绝流，白虹贯日。岩东忽有众鸟数千，于树悲鸣。又寺西有白气如练，长一里余，天色晴朗，孤然直上，经于五日乃散。复有五色云，见于西南。是日西方无云，忽有数阵凉风，从西南飘入寺舍。俄而香气氛氲，遍满廊宇。地皆振动，山崖崩颓。大师新州亡，广果寺寺西虹光三道，经于旬日。又寺前城头庄，有虹光经一百日，众鸟悲鸣，泉水如稠泔汁，不流数日。

又翁山寺振禅师，于房前与众人夜间说法。有一道虹光，从南来入房。禅师告众人曰：“和上多应新州亡也。此虹光是和上之灵瑞也。”新州寻有书报亡，曹溪门徒发哀。因虹光顿谢，泉水渐流。书至翁山，振禅师闻哀，设三七斋，于夜道俗毕集，忽有虹光从房而出。振禅师告众人曰：“振不久住也。经云：大象既去，小象亦随。”其夕中夜，卧右胁而终也。

曹溪门人，迎大师全身归曹溪。其时首领不肯放，欲留国恩寺起塔供养。时门人僧崇一等，见刺史论理，方还曹溪。大师头颈，先以铁钵封裹，全身胶漆。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迁神入龕。

至开元二十七年，有刺客来取头，移大师出庭中，刀斩数下。众人唯闻铁声，惊觉，见一孝子奔走出寺，寻趁不获。

大师在日，受戒开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其年，众请上足弟子行滔



守所传衣，经四十五年。

有殿中侍御史韦据为大师立碑。后北宗俗弟子武平一<sup>[1]</sup>，



武平一

开元七年磨却韦据碑文，自著武平一文。

[1] 武平一（？—741），名甄。《新唐书·列传第四十四》载：“武后时，畏祸不敢与事，隐嵩山修浮图法，屡诏不应。”博学，通《春秋》。景龙二年，兼修文馆直学士，迁考功员外郎。明皇初，贬苏州参军，徙金坛令。

开元十一年，有潭州瑄禅师，曾事忍大师，后时归长沙禄山寺。常习坐禅，时时入定，远近知闻。时有大荣禅师，住曹溪事大师，经三十年。大师常语荣曰：“汝化众生得也。”荣即礼辞归北，路过瑄禅师处。荣顶礼问瑄曰：“承和上每入定。当入定时，为有心耶？为无心耶？若有心，一切众生有心应得入定；若无心，草木、瓦砾亦应入定。”瑄答曰：“我入定，无此有无之心。”荣问曰：“若无有无之心，即是常定，常定即无出入。”瑄即无对。瑄问：“汝从能大师处来，大师以何法教汝？”荣答曰：“大师教荣不定不乱，不坐不禅，是如来禅。”瑄于言下便悟，云：“五蕴非有，六尘体空。非寂非照，离有离空，中间不住，无作无功，应用自在，佛性圆通。”叹曰：“我三十年来空坐



而已。”往曹溪，归依大师学道。世人传：琤禅师三十年坐禅，近始发心修道。景云二年，却归长沙旧居，二月八日夜悟道。其夜空中有声，告合郭百姓，琤禅师今夜得道。皆是能大师门徒也。

上元二年，广州节度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孝感皇帝依奏，敕书曰：

敕，曹溪山六祖传法袈裟及僧行滔并俗弟子五人，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

上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

又乾元二月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传法袈裟入内，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四月八日，得对。

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敕赐惠象紫罗袈裟一对，家人永和别敕赐度配本寺，改建兴寺为国宁寺，改和上兰若，敕赐额为宝福寺。

又僧惠象随中使刘楚江将衣赴上都讫，辞归表：

沙门臣惠象言，臣偏方贱品，叨筮桑门，乐处山林，恭持圣教。其前件衣钵，自达磨大师已来转相传授，皆当时海内钦崇，沙界归依，天人瞻仰，俾令后学，睹物思人。臣虽不才，滥承付嘱。一昨奉恩命，敕送天宫，亲自保持，永无失坠。臣之感荷，悲不自胜。是知大法之衣，万劫不朽，京城缙侣，顶戴而行。然臣师主行滔，久传法印，保兹衣钵，如护髻珠。数奉德音，不敢违命。一朝亡歿，奄弃明时。臣今欲归至彼，启告神灵，宣述圣情，陈进衣改寺之由，叙念旧恤今之状。臣死将万足，不胜涕恋恳款之至，供奉表辞以闻。





沙门惠象诚悲诚恋，顿首顿首，谨言  
孝感皇帝批僧惠象表。敕曰：

师之师主行滔，戒行清循，德业孤秀。传先师所付衣钵，在炎方而保持，亟换岁年，曾不失坠。朕虔诚慕道，发使遐求。师绵历畏途，顶戴而送，遂朕肯愿，何慰如之。行滔身虽云亡，其神如在。师归至彼，具告厥灵，知朕钦崇，永永不朽矣。即宜好去。

又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孝感皇帝遣中使程京杞，送和香于能大师龕前供养，宣口敕，焚香。龕中一道虹光，直上高数丈。程使见光，与村人舞蹈，录表奏。

又宝应元皇帝送传法袈裟归曹溪，敕书曰：

敕，杨鉴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朕感梦，送能禅师传法袈裟归曹溪。寻遣中使镇国大将军杨崇景，顶戴而送。传法袈裟是国之宝，卿可于能大师本寺如法安置，专遣众僧亲承宗旨者守护，勿令坠失。朕自存问。

永泰元年五月七日下午

六祖大师在日及灭度后六种灵瑞传。

大师在日，寺侧有瓦窑匠，于水源所煨鸡。水被触秽，旬日不流。大师处分瓦匠，令于水所焚香设斋。稽告才毕，水即通流。

又，寺内前后两度经军马，水被触污，数日枯竭。军退散后，焚香礼谢，涓涓供用。

又，大师住国宁寺及新州国恩寺，至今两寺并无燕雀乌鸱。

又，大师每年八月三日远忌，村郭士女云集，在寺营



斋。斋散，众人皆于塔所礼别。须臾之间，微风忽起，异香袭人，烟云覆寺，天降大雨，洗荡伽蓝寺，及村雨即不降。

又，大师灭后，法衣两度被人偷将，不经少时，寻即送来，盗者去不得。

又，大师灭后，精灵常在，恍恍如睹，龕塔中常有异香，或人人梦。

前后祥瑞，其数非一，年月淹久，书记不尽。

贞<sup>[1]</sup>十九二月十三日毕

[1] 应为“贞元”。

### 《祖堂集》中的六祖慧能

《祖堂集》，初名《古今诸方法要》，二十卷，记述了自迦叶以至唐末、五代共256位禅宗祖师的主要事迹及问答语句。详细记录了六祖法脉，是研究南宗禅历史的重要史料，其中朝鲜半岛有关名僧的传记，是研究佛教史的难得资料。

《祖堂集》由泉州招庆寺静、筠二位禅僧所编，成书于南唐保大十年（952），但不久即告失传，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都没有收录。1912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小野玄妙等人在韩国南部庆尚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对所藏高丽版《大藏经》进行版本调查时，在藏外版中发现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开雕的《祖堂集》二十卷完整版本。1972年，柳田圣山在日本出版了《祖堂集》影印本。

《慧能和尚传》见于《祖堂集》卷二。

### 第三十三祖慧能和尚

慧能和尚，即唐土六祖，俗姓卢，新州人也。父名行



瑀，本贯范<sup>[1]</sup>阳，移居新州。父早亡，母亲在孤，艰辛贫乏，能市卖<sup>[2]</sup>柴供给。偶一日卖柴次，有客姓安，名道诚<sup>[3]</sup>，欲买能柴，其价相当，送将至店。道诚与他柴价钱。慧能得钱，却出门前，忽闻道诚念《金刚经》。慧能一<sup>[4]</sup>闻，心开便悟。慧能遂问郎官：“此是何经？”道诚云：“此是《金刚经》。”慧能云：“从何而来，读此



《祖堂集》

经典？”道诚云：“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母山<sup>[5]</sup>礼拜，第五祖弘忍大师今现在彼山说法，门人一千余众。我于此处听受大师劝：道俗受持此经，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宿业有缘。其时道诚劝慧能往黄梅山礼拜五祖。慧能报云：“缘有老母，家乏欠阙，如何抛母，无人供给。”其道诚遂与慧能银一百两<sup>[6]</sup>，以充老母衣粮，便令慧能往去礼拜五祖大师。慧能领得其银，分付<sup>[7]</sup>安排老母讫，便辞母亲。

[1] 原作“槃”字，现根据通行说法改。

[2] 原作“买”字，现按意改。

[3] 在诸多传记中，唯一一个写出念经人姓名与身份的。



[4] 原作“亦”字，现按意改。

[5] 一作冯茂山。

[6] 关于施银数目的另一种表述。

[7] 应为吩咐。

不经一月余日，则到黄梅县东冯母山礼拜五祖。五祖问：“汝从何方而来？有何所求？”慧能云：“从新州来，来求作佛。”师云：“汝岭南人，无佛性也。”对云：“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师曰：“新州乃獠寮<sup>[1]</sup>，宁有佛性耶？”对曰：“如来藏性，遍于蝼蚁，岂独于獠寮而无哉！”师云：“汝既有佛性，何求我意旨？”深奇其言，不复更问。自此得之心印。既承衣法，遂辞慈容。

后隐四会、怀集之间，首尾四年<sup>[2]</sup>。至仪凤元年正月八日，南海县制旨寺遇印宗。印宗出寺迎接归寺里安下。印宗是讲经论僧也。有一日，正讲经，风雨猛动。见其幡动，法师问众：“风动也？幡动也？”一个云：“风动。”一个云：“幡动。”各自相争，就讲主证明。讲主断不得，却请行者断。行者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讲主云：“是什么物动？”行者云：“仁者自心动。”从此，印宗回席座位<sup>[3]</sup>。正月十五日剃头，二月八日于法性寺请智光律师受<sup>[4]</sup>戒，戒坛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置也。尝云：“后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梁末有真谛三藏于坛边种菩提树，云：“一百二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说法。”师果然于此树下演无上乘。

[1] 一作獠寮。

[2] 隐藏时间与其他本不同。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认为：“慧能潜离弘忍并长年隐遁……是为了逃避



官府，而不关什么法衣。”

[3] 此情节与其他版本不同。

[4] 应作“授”。

至明年二月三日便辞，去曹溪宝林寺，说法化道，度无量众。师以一味<sup>[1]</sup>法雨普润学徒，信衣不传，心珠洞付。得道之者，若恒河沙，遍满诸方，落落星布。

时神龙元年正月十五日，则天、孝和<sup>[2]</sup>皇帝诏大师云：“朕虔诚慕道，渴仰禅门，诏诸山禅师集内道场。安、秀二德，宗<sup>[3]</sup>为僧首。朕每谕求法，再三辞推云：‘南方有能和尚受忍大师记，传达摩衣为信，顿悟上乘，明见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众生，即心是佛。’朕闻如来以心之法，付嘱摩诃迦叶，如是相传，至于达摩，教被东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绝。师既禀受，并有信衣，可赴京师设化，缁俗归依，天人瞻仰。故发遣中使薛简迎师，愿早降至。”大师表曰：“沙门慧能，生自边方，长而慕道。叨承忍大师付如来心印，传西国衣钵，受东山佛心。伏奉天恩，发中使薛简诏慧能入内。慧能久处山林，年迈风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贯万邦，育养苍生，仁慈黎庶，恩旨弥天，钦仰释门。恕慧能居山养疾，修持道业，上答皇恩及诸王太子。谨奉表陈谢以闻。沙门慧能顿首顿首，谨言。”

[1] 应作昧。

[2] 唐中宗李显谥号为：中宗孝和大圣皇帝。

[3] 一作最。

时中使薛简启师云：“京城禅师大德教人要假坐禅，然方得道。”师云：“由心悟道，岂在坐也。故经云：若有人言



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行邪道，不解我所说义。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诸法空故，即是如来。毕竟无得无证，岂况坐耶！”薛简曰：“弟子至天庭，圣人必问。伏愿和尚指受<sup>[1]</sup>心要，传奏圣人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照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薛简曰：“明譬智慧，暗喻烦恼。学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烦恼，何得出离？”师云：“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故。以智慧照烦恼者，是二乘人见解。有智之人，终不如此。”薛简曰：“何者是大乘人见解？”师云：“《涅槃经》云：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别；无别之性即是实性。处凡不灭，在圣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常住，恒而不变，名之曰道。”简曰：“师也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说不生不灭。”师云：“外道说不生不灭，将生止灭，灭犹不灭。我说不生不灭，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所以不同外道。中使欲得心要，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时薛简闻师所说，豁然便悟，礼师数拜。曰：“弟子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将谓太远；今日始知至道不遥，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远，触目菩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恶，无思无虑，无造无作，无住无为；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变易，不被诸境所迁。”中使礼辞大师，遂持表至京。时当神龙元年五月八日。

[1] 应作“授”。



后至九月三日，回诏曰：“师辞老病，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金粟阐弘大教，传诸佛心，谈不二之法，杜口毗耶，声闻被呵，菩萨辞退。师若如此，薛简传师指教，受如来知见：一切善恶都莫思惟，自然得入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朕积善余庆，宿种福因，值师之出世，顿悟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师恩，顶戴修行，永永不朽。奉磨纳袈裟一领、金钵一口，供养大师。”其后敕下赐寺额重兴寺及新州古宅造国恩寺。

师每告诸善知识曰：“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汝等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昧者，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不取不舍，不念利益，不念散坏，自然安乐，故目此名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皆一直心，即是道场，即是净土，此之名为一行三昧。如地有种，能含藏故，心相三昧，亦复如是。我说法时，犹如普雨，汝有佛性，如地中种，若遇法雨，各得滋长。取吾语者，决证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圣果。吾今不传此衣者，以为众信心不疑惑，普付心要，各随所化。昔吾师有言，从吾后，若受此衣，命如悬丝。吾以道化，不可损汝。汝受吾法，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  
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师说此偈已，乃告众曰：“其性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静，亦无诸相。汝莫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本净，亦无可取。汝各努力，随缘好去。”



有人问曰：“黄梅意旨何人得？”师云：“会佛法者得。”僧曰：“和尚还得也无？”师云：“我不得。”僧曰：“和尚为什么不得？”师云：“我不会佛法。”

云大师拈问龙花：“佛法有何过，祖师不肯会？”花云：“向上人分上合，作摩生？”进曰：“向上人事如何？”花云：“天反地覆。”龙花却问云大师。大师云：“一翳不除，出身无路。”进曰：“除得一翳底人，还称得向上人也无？”云大师曰：“横眠直卧有何妨？”

六祖见僧，竖起拂子，云：“还见摩？”对云：“见。”祖师抛向背后，云：“见摩？”对云：“见。”师云：“身前见？身后见？”对云：“见时不说前后。”师云：“如是如是，此是妙空三昧。”

有人拈问招庆：“曹溪竖起拂子，意旨如何？”庆云：“忽有人回杓柄到汝，作摩生？”学人掩耳云：“和尚。”庆便打之。<sup>[1]</sup>

[1] 此三段，其他各版本传记均无。

尔时大师住世说法四十年。先天元年七月六日，忽然命弟子于新州故宅建塔一所，二年七月一日，别诸门人：“吾当进途，归新州矣。”大众缙俗啼泣留连大师。大师不纳，曰：“诸佛出世，现般涅槃，尚不能违其宿命。况吾未能变易，分段之报必然之至，当有所在耳。”门人问师：“师归新州，早晚却回？”师云：“叶落归根，来时无口。”问其法付谁？师云：“有道者得，无心者得。”又曰：“吾灭度后七十年末，有二菩萨从东而来，一在家菩萨同出兴化，重修我伽蓝，再建我宗旨。”师言讫，便往新州国恩寺。饭食





讫，敷坐披衣。俄然异香满堂，白虹属地，奄而迁化。八月三日矣。春秋七十六，当先天二年。达摩大师传袈裟一领，是七条屈胸布，青黑色，碧绢为里，并钵一口。中宗敕谥“大鉴禅师”、“元和灵照之塔”。

癸丑岁迁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岁，得二百三十九年矣。

净修禅师赞曰：

师造黄梅，得旨南来，奚因幡义，大震法雷。

道明遭遇，神秀迟回，衣虽不付，天下花开。

### 《宋高僧传》中的六祖慧能

《宋高僧传》，又称《大宋高僧传》、《有宋高僧传》，由赞宁<sup>[1]</sup>奉敕编纂，于989年编成，共三十卷。书中收录了不少碑铭或野史，为研究禅宗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了解唐宋时期佛教的兴盛发展及其对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影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册。

[1] 赞宁(919~1001年)，俗姓高，吴兴德清(今属浙江)人。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入天台山受具足戒，后在灵隐寺专习南山律。吴越王钱俶赐他为“明义示文大师”。宋太宗多次宣召，赐予紫衣及“通慧大师”称号。太平兴国六年，充右街副僧录。太平兴国七年，奉诏回杭州编纂《大宋高僧传》，历时七年，书成。太宗加以褒奖，命僧录司编入大藏流通。淳化元年(990)任左街讲经首座，翌年任史馆编修。至道元年(995)掌洛京(今河南洛阳)教门





《宋高僧传》

事，咸平元年（998）加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

### 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

释慧能，姓卢氏，南海新兴人也。其本世居范阳。阙考讳行韬，武德中流于新州百姓，终于贬所。略述家系，避卢亭<sup>〔1〕</sup>岛夷之不敏也。贞观十二年戊戌岁生能也。纯淑迂怀，惠性间出，虽蛮风獠俗，渍染不深，而诡行么形，驳杂难测。

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屡空，业无腴产。能

负薪矣，日售荷担。偶闻肆间诵《金刚般若经》，能凝神属垣，迟迟不去，问曰：“谁边受学此经？”曰：“从蕲州黄梅冯茂山忍禅师劝持此法，云即得见性成佛也。”能闻是说，若渴夫之饮寒浆也。忙归，备所需，留奉亲老。

咸亨中，往韶阳，遇刘志略。略有姑无尽藏，恒读《涅槃经》。能听之，即为尼辨析中义。怪能不识文字，乃曰：“诸佛理论，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叹服，号为行者。有劝于宝林古寺修道。

自谓己曰：“本誓求师，而贪住寺，取乎道也，何异却行归舍乎？”明日遂行，至乐昌县西石窟，依附智远禅师，侍座谈玄。远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见龙，吾不知，吾不知之甚



矣！”劝往蕲春五祖所印证去，“吾终于下风请教也。”

未几，造焉。忍师观能气貌不扬，试之曰：“汝从何至？”对曰：“岭表来参礼，唯求作佛。”忍曰：“岭南人无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sup>[2]</sup>曰：“汝作何功德？”曰：“愿竭力抱石而舂，供众而已。”如是劳乎井臼，率净人而在先。了彼死生，与涅槃而平等。

[1] 卢亭，亦作卢停。

[2] 有人认为这一对话，是禅宗在打机锋。

忍虽均养，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知汝。偈辞在壁，见解分歧，揭厉不同，浅深斯别。忍密以法衣寄托曰：“古我先师转相付授，岂徒尔哉？呜呼！后世受吾衣者，命若悬丝，小子识之。”

能计回生地，隐于四会、怀集之间，渐露锋颖。就南海印宗法师《涅槃》盛集，论风幡之语。印宗辞屈而神伏，乃为其削椎髻于法性寺，智光律师边受满分戒。所登之坛即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筑也。跋摩已登果位，悬记云：“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斯受戒。”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畔，手植菩提树，谓众曰：“种此后一百二十年，有开士于其下说无上乘，度无量众。”至是，能爰宅于兹，果于树阴开东山法门，皆符前讖也。

上元中，正演畅宗风，惨然不悦。大众问曰：“胡无情绪耶？”曰：“迁流不息，生灭无常，吾师今归寂矣！”凶赴至而信。乃移住宝林寺焉。时刺史韦据命出大梵寺，苦辞，入双峰曹侯溪矣。大龙倏起，飞雨泽以均施，品物攸滋，逐根芟而受益。五纳之客，拥塞于门；四部之宾，围绕其座。时宣



秘偈，或举契经。一切普熏，咸闻象藏；一时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径途，尽归圆极。所以天下言禅道者，以曹溪为口实矣。

洎乎九重下听，万里悬心，思布露而奉迎，欲归依而适愿。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玺书，诏赴京阙，盖神秀禅师之奏举也。续遣中官薛简往诏，复谢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风阙；远公之足，不过虎溪，固以此辞，非邀君也。遂赐摩纳袈裟一缘、钵一口、编珠织成经巾、绿质红晕花绵巾、绢五百匹，充供养云。又舍新兴旧宅为国恩寺焉。神龙三年，敕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务从严饰，赐改额曰法泉也。

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于国恩寺建浮图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异香满室，白虹属地。饭食讫，沐浴更衣，弹指不绝，气微目瞑，全身永谢。尔时山石倾堕，川源息枯，鸟连韵以哀啼，猿断肠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间眼灭，吾畴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迁座于曹溪之原也。

弟子神会，若颜子之于孔门也。勤勤付嘱，语在会传。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绩其影。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

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禅定，后加漆布矣。复次，蜀僧方辩塑小样真，肖同畴昔。能曾言：“吾灭后，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sup>[1]</sup>，汝曹勿怪。”或忆是言，加铁环缠颈焉。开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罗客购，潜施刃其元，欲函归海东供养。有闻击铁声而擒之。其塔下葆藏屈眊布郁多罗僧，其色青



黑碧缣复袷，非人间所有物也。屡经盗去，迷倒却行而还褫之。

[1] 指脑袋。

至德中，神会遣弟子进平送牙痒和一柄。朝达名公所重，有若宋之问谒能，著长篇；有若张燕公说，寄香十斤并诗，附武平一至。诗云：“大师捐世去，空留法身在。愿寄无碍香，随心到南海。”武公因门人怀让铸巨钟，为撰铭赞，宋之问书。次广州节度宋璟来礼其塔，问弟子令韬“无生法忍”义。宋公闻法欢喜，向塔乞示征祥。须臾微

风渐起，异香袭人，阴雨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追繁不录。后，肃宗下诏能弟子令韬，韬称疾不赴，遣明象赍传法衣钵进呈，毕给还。宪宗皇帝追谥曰：“大鉴”，塔曰“元和正真”也。

迨大唐季刘氏称制番禺，每遇上元烧灯，迎真身入城，为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后，韶州盗周思琼叛换，尽焚其寺，塔将延燎。平时肉身，非数夫莫举，烟燹向逼，二僧对昇，轻如夹纈像焉。太平兴国三年，今上敕重建塔，改为南华寺矣。

系曰：“五祖自何而识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知心，更无疑贰。况复记心轮间如指之掌。”“忍师施一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钵乎？秀师则否？”通曰：“是法宁选缁白？得者则传。周封诸侯，乃分分器，同姓异姓别也。以祖师甄别精粗，以衣为信。譬如三力士射坚洛叉，一摩健那射则中而不破；二钵罗塞建提破而不度；三那罗延箭度而复穿余物也。非坚洛叉有强弱，但由射势力不同耳。南能可谓那罗延射而获赏焉。”“信衣至能不传，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



曰：“忍言受传衣者，命若悬丝，如是忍之意也。又会也稟祖法则有余，行化行则不足。故后致均部之流，方验能师之先觉，不传无私吝之咎矣。故曰：知人则哲也。吁！”

### 《景德传灯录》中的六祖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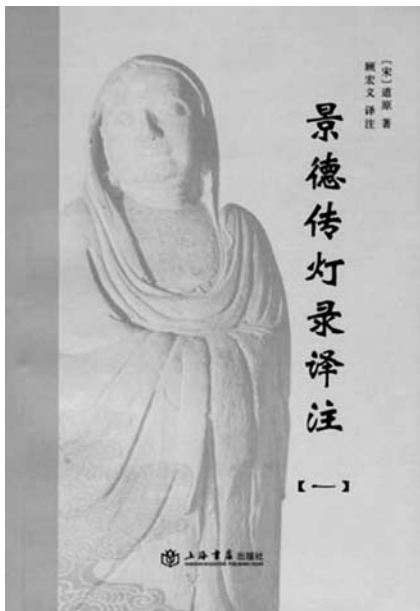
《景德传灯录》为北宋僧人道原<sup>[1]</sup>所撰，共三十卷，记录禅宗世系源流，收录禅师1700余人。取材于《宝林传》、《玄门圣胄集》、《祖堂集》以及禅僧之语录、行状、碑铭、传记，参用《高僧传》、《续高僧传》等资料，所凭据的文献资料不少已经散佚失传，因此，该书中的有些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 道原，生卒年不详，余杭（今浙江人），天台德韶禅师法嗣，住苏州弥勒院。

###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者，俗姓卢氏，其先范阳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岁丧父，其母守志鞠养。及长，家尤贫窶，师樵采以给。一日，负薪至市中，闻客读《金刚经》，悚然问其客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刚经》，得于黄梅忍大师。”师遽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尼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读《涅槃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告乡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请供养。”于是居人竞来瞻礼。近有宝林古寺旧地，众





《景德传灯录》

议营缉，俾师居之。四众雾集，俄成宝坊。

师一日忽自念曰：

“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乐县西山石室间，遇智远禅师，师遂请益。远曰：

“观子神态爽拔，殆非常人。吾闻西域菩提达磨，传心印于黄梅，汝当往彼参决。”师辞去，直造黄梅之东禅，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师一见，默而识之。后传衣法，令隐于怀集、四会之间。

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讲《涅槃经》。师寓止廊庑间，暮夜，风扬刹幡。闻二僧对论，一云：幡动。一云：风动。往复酬答，未曾契理。师曰：“可容俗流辄预高论否？直以风幡非动，动自心耳。”印宗窃聆此语，竦然异之。翌日，邀师入室，征风幡之义。师具以理告，印宗不觉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师为谁？”师更无所隐，直叙得法因由。于是印宗执弟子之礼，请受禅要。乃告四众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萨。”即指坐下卢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请出所传信衣，悉令瞻礼。至正月十五日，会诸名德，为之剃发。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



律师受满分戒。其戒坛，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记云：“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侧手植二菩提树，谓众曰：“却后一百二十年，有大开士于此树下演无上乘，度无量众。”师具戒已，于此树下开东山法门，宛如宿契。

明年二月八日，忽谓众曰：“吾不愿此居，要归旧隐。”时印宗与缙白千余人，送师归宝林寺。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sup>[1]</sup>转妙法轮，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纪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然返曹溪，雨大法雨，学者不下千数。

[1] 关于大梵寺，一般都认为是两个地方，但有日本学者认为是宝林寺的同寺异名。但具体在哪？值得考究。《佛学大词典》和《丁福保佛学大词典》认为大梵寺由僧宗锡始建于唐开元二年，714年，初名开元寺，后改称大梵寺，并引《广东通志》卷二二九为据。若建寺当年就改寺名为大梵寺，慧能也已经圆寂一年了，慧能说法时不可能是这个大梵寺。李骥的《开元寺重塑佛像记》载：“五筓之南，韶为望郡。治城之西，渡江五里，有佛祠曰开元，介于武溪之右，唐李复更名为大梵。”李复（739—797年），字初阳，于贞元四年（788年）至贞元十年（794年）任岭南节度使，其改开元寺为大梵寺约为788—794年间，此时距慧能圆寂已有75—81年了，慧能说法时不可能是这个大梵寺。所以我们认为，大梵寺在当时是一个寺庙的通称，不是具体指那个庙。

中宗神龙元年降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





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见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若无生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简曰：“弟子之回，主上必问，愿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师曰：“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简曰：“明喻智慧，暗况烦恼。修道之人，悦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师曰：“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儿，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无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有诏谢师，并赐磨衲袈裟、绢五百匹、宝钵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宝林为中兴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师新州旧居为国恩寺。

一日，师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



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能含藏长养，成就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溥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

先天元年，告诸徒众曰：“吾忝受忍大师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汝等信根淳熟，决定不疑，堪任大事。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师说偈已，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静，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

师说法利生，经四十载，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辩，来谒师云：“善捏塑。”师正色曰：“试塑看。”方辩不领旨，乃塑师真，可高七寸，曲尽其妙。师观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礼谢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速理舟楫。”时大众哀慕，乞师且住。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师之法眼，何人





传受？”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言讫，往新州国恩寺。沐浴讫，跏趺而化。异香袭人，白虹属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时韶、新两郡各修灵塔，道俗莫决所之。两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烟引处，即师之欲归焉。”时炉香腾涌，直贯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寿七十六。时韶州刺史韦据撰碑。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塔中有达磨所传信衣（西域屈眊布也，缉木绵华心织成，后人以碧绢为里），中宗赐磨衲、宝钵，方辩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

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拽铁索声，僧众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颈有伤，具以贼事闻于州县。县令杨侃、刺史柳无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于石角村捕得贼人，送韶州鞠问。云：“姓张名净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师首，归海东供养。”柳守闻状，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问师上足令韬曰：“如何处断？”韬曰：“若以国法论，理须诛夷。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求欲供养，罪可恕矣。”柳守嘉叹曰：“始知佛门广大。”遂赦之<sup>[1]</sup>。

[1] 关于盗首，中国的传说是失败的，主谋是新罗人金大悲，但在新罗人那里，这一传说却是成功了，并且因此而建有“六祖顶项塔”。表达了新罗人对六祖的敬仰和希望迎请六

祖到海东供养的美好愿望。

位于智异山麓（全罗南道）的双溪寺，有一座石塔，称为六祖顶相塔，《双溪寺记》载录有关石塔的传说如下：

新罗文武王十六年（676年），三法祝发为僧，戒师是义湘大师。三法天生异秉，敏而好学，迅即深入经论，智慧大开。闻六祖慧能在中国曹溪山妙宣法义，决定参访中国，归依慧能座下。但他无法成行，因此获知慧能于唐玄宗二年（新罗圣德王十二年）时圆寂，悲痛不已。六年后，有缘读到金马面（今全罗道）弥勒寺主宗从中国请回的《六祖坛经》。他发现六祖曾预言：“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他自忖：“我将尽力完成这项工作，将我国土化为极乐净土。”于是，他向金庾信将军夫人法宗尼借钱二十千，搭乘商船前往中国。抵中国后，住洪州开元寺，遇见来自新罗的大悲禅师。二人密议，雇请该寺常住和尚张净满，酬金二十千，以偷取六祖头送回韩国供奉。开元十一年（圣德二十二年），有个晚上，他们在法宗尼师所住持的灵妙寺偷偷举行追思六祖法会。……十八年后，新罗孝成王三十八年的七月十二日，三法沐浴洁身，在禅坐讽诵《六祖坛经》中圆寂。

（崔柄宪《双溪寺记中六祖慧能的传说》，《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

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衣钵，归内供养。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城云：“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后或为人偷窃，皆



不远而获，如是者数四。宪宗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皇朝开宝初，王师平南海，刘氏残兵作梗，师之塔庙，鞠为煨烬，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一无所损。寻有制兴修，功未竟。会太宗即位，留心禅门，颇增壮丽焉。

大师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灭，至今景德元年甲辰岁，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标为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胜纪。

### 《传法正宗记》中的六祖慧能

《传法正宗记》，略称《正宗记》，九卷。宋佛日契嵩撰。记述禅宗传法的次第，卷一为教祖释迦传略；卷二至卷六为第一祖摩诃迦叶至第三十三祖大鉴慧能的传记，并以此一传承为正统；卷七、卷八为慧能门下一三〇四人之略传；卷九收录慧能以前各旁系二〇五人之事迹，为南宗禅盛行后的禅宗史籍。

现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传

慧能尊者，姓卢氏。其先本籍范阳。父行瑫，武德中滴官新州，乃生能，遂为新兴人也。方三岁而父丧，母不复适人，独养尊者以终其身。然其家贫，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为资。一日至市，逆旅闻客有诵经者。辄问其人曰：“此何经耶？”客曰：“《金刚经》也。”曰：“君得之于何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师出世于黄梅县，尝谓人曰：‘若持此经，得速见性。我故诵之。’尊者喜之，为母备其岁储，因告往求法。



去之至韶阳，会居士刘志略者，引尊者为善友。初志略有姑为尼，号无尽藏者，方读《涅槃经》为业。尊者往听其经，未几欲为尼释之。尼即推经于尊者。尊者曰：“汝读，我不识文字。”尼曰：“字犹不识，安解其义？”尊者曰：“诸佛妙理，岂在文字？”尼异其语，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乡里。乡人德之，寻治宝林兰若，请尊者居之。

居未几，忽自感曰：“我始为法寻师，何久滞此？”即去宝林，稍进至韶之乐昌县，会高行沙门智远尊者，且依其处才十数朝。智远谓尊者曰：“观子知识非凡者，趣向吾道固不足相资。黄梅忍禅师方当大法祖，宜汝师也，汝速诣之。若得道南还，无相忘也。”尊者遂北征。是时年已三十有二。

及至东山忍祖默识其法器。初示以言试之，终乃付大法眼。及尊者得法南归，而东山先进之徒皆不甘，相与追之。有曰：慧明者，相及于庾岭。尊者即置其衣钵于盘石，而自亡草间。慧明举其衣钵不能动，乃呼曰：“我以法来，非为衣钵，法兄盍出之。”遂相见，慧明与之语<sup>[1]</sup>，慧明即悟，致师礼于尊者而返。乃给其后之追者曰：“其去已远矣。”尊者之南还也，晦迹于四会、怀集之间。混一流俗虽四载，而莫有知者。

仪凤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于法性寺。会法师印宗于其寺讲《涅槃经》。初尊者寄室于廊庑间。一夕风起，刹幡飞扬。俄有二僧室外议论。一曰：风动；一曰：幡动。其问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闻，辄出谓二僧曰：“可容俗士与议乎？”僧曰：“请闻子说。”尊者乃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二僧翼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异之，即引



入室，穷诘其义。尊者益以大理语之。印宗于是益伏，谓尊者曰：“居士诚非凡人。师谁其何自而得道，勿隐，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执弟子礼，请学其法要。遂谓其众曰：“此卢居士者，乃肉身菩萨也。印宗一介凡夫，岂意得与其会。”择日乃会耆德比丘，与之释褐落发。又择日严其寺戒坛，命律师智光为受具戒。其坛盖宋时求那跋摩三藏之经始也。初跋摩记曰：“后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及梁末真谛三藏临其坛，手植二菩提树，亦记之曰：“后第四代当有上乘菩萨于此受戒，其说法度人无量。”戒已，众即请尊者开演东山法门。然跋摩真谛虽素号为得果圣士，至此其人始验。

[1] 应为与慧明语。

明年尊者思返宝林精舍，乃欲别众即往。印宗与道俗千余人送之韶阳。未几，韶之刺史韦据，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说法。其时玄儒之士趋而问道者甚众，犹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说，目曰《坛经》。然其平居众亦不下千数。

中宗闻其风，神龙中乃下诏曰：“朕延安、秀二师问道于宫中。皆推曰：‘南方有能禅师者，躬受衣法于忍大师，可当此问。’今遣内供奉薛简驰诏命师，宜念之，来副朕意。”尊者即上书称疾不起。薛简因问尊者曰：“京国禅者每谓：欲得会道必须坐禅。非因禅定而得解脱，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岂在坐耶？经云：‘若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夫无所从来故不生，亦无所去故不灭。若无生灭即是如来清净之禅，诸法空寂即是



如来清静之坐。究竟无得亦无所证，何必坐耶？”薛简曰：“简归皇帝必有顾问，愿大师示教法要，庶得对扬。然布诸京国，使学者修之。犹以一灯而燃百千灯，庶其冥者皆明，而明终不尽。”尊者曰：“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盖相待而立名。故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薛简曰：“明譬智慧，暗譬烦恼。修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烦恼，则无始生死何由而出离？”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儿、羊鹿等机，上智大器皆不如是。”薛简曰：“何谓大乘见解？”尊者曰：“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薛简曰：“大师所说不生不灭，与夫外道之言何尝异乎？”尊者曰：“外道之说不生不灭者，盖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无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无灭，岂可同于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薛简由是发悟，再拜而去。归朝，果以其言奏。天子嘉之，复诏慰谢，锡衲衣宝帛各有差。敕改宝林为中兴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之，复改为法泉寺。以其新州旧居为国恩寺。

尊者每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不取不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隐





清淨，此名一相三昧。若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能含藏长养，成就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溥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此沾洽，悉得发生。取吾语者决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证佛果。”

至先天元年，一日忽谓众曰：“吾忝于忍大师处受其法要并之衣钵。今虽说法而不传衣钵者，盖以汝等信心成熟无有疑者，故不传之。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

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尊者说法度人，至是已四十载。先此，尝命建浮图于新州国恩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复促其倍工疾成。然国恩寺盖其家之旧址也，为塔之意乃欲报其父母之德耳。

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将返新州，汝辈宜理舟楫。”其时大众皆哀慕请留。尊者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乃问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曰：“师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曰：“师之遗教，颇有难乎？”曰：“吾灭之后，方五六年，必有一人来取吾首。听我偈曰：

头上养亲，口里须餐。

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萨之人自东方来。其一出



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蓝，扶我宗旨。”已而即往新州，寻于国恩寺沐浴讫，安坐而化。异香酷烈，白虹属地。其时实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

当是新、韶二郡各务建塔，争迎其真体，久不能决。刺史乃与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烟所向，即得举去。”俄而香烟倏发，北趋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归塔于曹侯溪之滨，今南华寺是也。其世寿七十有六。

前刺史韦据碑之。始尊者入塔时，徒属思其言，将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铁镮固护其项。开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闻塔间有若拽铁索之声。主塔者惊起，遽见一人状类孝子<sup>[1]</sup>自塔驰出，寻视之，其铁镮护处已有痕迹，遂以贼事闻其州邑，官严捕之。他日于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贼。史鞫问，贼自称姓张名净满，本汝州梁县人。适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国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归其国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恶，乃问尊者弟子令瑫禅师。令瑫复以佛法论，欲吏原之。刺史善瑫之意，亦从而恕之。当其时，州刺史曰柳无忝，县令曰杨侃，贼曰张净满。验其讖语，无少差谬。

[1] 盖顺乎祖师隐语之意耳

上元中，肃宗慕尊者之道，尝诏取其所传衣钵，就内瞻礼。肃宗崩，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遂梦尊者请还其衣钵。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诏使臣持还曹溪。宪宗锡谥曰“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

初大鉴示为负薪之役，混一凡辈，谓不识文字。及其以道稍显，三藏教文俗间书传，引于言论，一一若素练习。发演





圣道，解释经义，其无碍大辩灏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昔唐相始兴公张九龄方为童，其家人携拜大鉴。大鉴抚其顶曰：“此奇童也，必为国器。”其先知远见皆若此类。孰谓其不识世俗文字乎？识者曰：“此非不识文字也，示不识耳，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语言之所及，盖有所表也。”<sup>〔1〕</sup>

〔1〕杜继文先生在《中国禅宗通史》中认为：“此事可疑。因为慧能的知名门徒中，几乎全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南宗文化人之所以乐于渲染他们的祖师是文盲，不过是为了强化其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典型性。”王焰安在《禅和之声》（2008年广东六祖文化节论文集）中对“慧能不识字”作了如下理解：

慧能所说的是真的，文本记载也是真的，就是慧能真的不识字。因为小和尚很多都不识字，这是古代寺庙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所以绝大多数人都笼而统之地认为慧能不识字。其实，这种理解有个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因为慧能即使真的不识字，也只是他在黄梅此时此地的不识字，而不是他彼时彼地的一辈子不识字。即使他在黄梅参礼五祖、在四会与猎人相伴时，没有机会认字与识字，但在剃度后，尤其是到了曹溪后，当有时间与精力识字，有可能已认识了不少的字。所以台湾高僧印顺在《中国禅宗史》中认为：“慧能对《金刚经》、《维摩经》、《楞伽经》、《观无量寿经》、《法华经》、《涅槃经》、《梵网经》都相当明了。所以传说慧能不识字，或者觉得难以相信。”

慧能所说的是假的，文本记载是真的。即慧能本来是识字的，为了抬高自己，而故意制造的言说。慧能在大梵寺开坛

说法时，已经获得了六祖的衣钵。慧能是佛门中人，当已看破红尘，不与俗人相同，但是红尘何曾容易看得破，而且六祖之所以成为六祖，禅宗之所以成为禅宗，都是因为慧能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佛经进行了改铸与融合，所以慧能的禅宗思想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所以虽有冒犯慧能的可能，但我们仍认为这种言说有可能是慧能自己制造的。这在口述历史研究中是不乏其例的。

慧能述说的是假的，文本记载也是假的。就是说慧能可能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话是记录整理者为了抬高慧能而加上去的。慧能在大梵寺开坛说法，不止一次，而是持续了很多次，因为从记录到整理成书，期间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其时，慧能已经具有了崇高的地位，为了突出他的神奇伟大，具有“上根器”，整理者有可能特意加上这句话，而且是有利于主人的，主人也就默认了，况且二祖、五祖都有奇异出生的传说，如说二祖出生时，整间屋子都是一片光明；五祖是他的母亲吃桃而孕育。历史表明，整理者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整理文本中加进相关话语是代有个案的。

慧能所说的是真的，文本记载也是真的。慧能说了这句话，但表示的不是话语的表层意思，而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如有一僧人问六祖：“黄梅意旨，什么人得？”六祖答道：“会佛法的人得去了。”僧云：“那就是你和尚得了。”六祖说：“我不会佛法！”慧能此时已经好似六祖了，他却还说自己不会佛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温、良、谦、恭、让是人伦的美德，而谦虚则是文人的美德，所以从古到今，文人常常以“我没有文化”、“我不识字”来言说自己，以此获得他人的





肯定与认可。慧能的“不识字”，也可能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慧能的一种意思的表达。

慧能所说的话是真的，文本的记载也是真的。慧能说了这句话，但这句话已不是日常的话语，而是禅语。在禅宗看来，字只是皮相，是外在的东西，表达禅意不需要依靠它。如印宗大师初见慧能，即认为他“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对无尽藏尼所说的：“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这里的“不由文字”、“非关文字”，说的是不要拘泥于文字，即“佛理”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不能执迷字面而得，与文字没有关系，所以慧能才说自己“不识字”。

慧能所说的话是真的，文本的记载也是真的。即慧能真的不识字，但有超常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具有一种艺术“迷狂”的性质。如那些“神授”的史诗歌手，虽目不识丁，却可突然间背诵出几百乃至几千行的史诗。

然正法东传，自大鉴益广。承之者皆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赖之。详此，岂真樵者而初学道乎？是乃圣人降迹示出于微者也，其等觉乎妙觉耶？不可得而必知。

评曰：“圣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国所归有岐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亲。传者<sup>[1]</sup>以方三力士共射一竖洛叉。一曰：摩健那，虽中而不破。二曰：钵罗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罗延箭，而复穿他物。非竖洛叉有强弱，盖射势之不同耳。南能可谓那罗延，躬而获赏，其喻近之矣。”

[1] 指《宋高僧传》。

### 《天圣广灯录》中的六祖慧能

《天圣广灯录》，宋代镇国军节度使李遵勖<sup>[1]</sup>（？—1038年）编，三十卷。天圣七年（1029年），李遵勖献广灯录于仁宗，仁宗赐“天圣”二字并序。本书对南岳下禅师的叙述特别详细，马祖以后的诸师语录几乎全部都有收录。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刊行。现收于卍续藏第一三五册。

[1] 李遵勖（988—1038年），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初名勖，因娶宋真宗赵恒妹万寿公主，而加“遵”字为“遵勖”，字公武，李崇矩孙。李遵勖精于佛学，曾与和尚楚国共同撰有《偈颂》，惜已不存，景祐三年（1036年）十月辛酉，李遵勖将奉旨所撰《天圣广灯录》30卷献给宋仁宗，请求将此书送到传播佛法的主管部门，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其编入佛藏经典之中。

###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者

俗姓卢氏，其先范阳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岁丧父，其母守志鞠养。及长，家尤贫窶。师樵辨以给。一日，负薪至市，闻客读《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寤而问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

客曰：“此名《金刚经》，得于黄梅。”师遽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

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尼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读《涅槃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



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告乡人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请瞻礼。”近有宝林古寺旧地，可完缉，延师居之。四众雾集，俄成宝坊。

师一日自念曰：“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遂至昌乐县<sup>[1]</sup>西山石室间，遇智远禅师。今遂请益。远曰：“观子神机爽拔，殆非常人。吾闻西域菩提达磨传心印于黄梅，汝当往彼参决。”师辞去，造黄梅之东山。即唐咸亨年中也。

[1] 现乐昌市。

忍大师一见，默而识之。后传衣法，令隐于怀集、四会之间。

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讲《涅槃经》。师见二法师争风幡。一人言：风动。一人言：幡动。能召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二人言下大悟，曰：“莫是卢行者否？是即速说。”

师曰：“我即慧能也。”

二法师曰：“我等乃西天令来于此土，与汝披剃受具。”

仍法性寺有智光律师戒坛，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记云：“后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侧，手植二菩提树，记曰：“却后一百二十年，有大士受具于此树下。”宛如宿契。

二法师曰：“我为汝落发之师，汝为我得法之师矣。”盖以感悟风幡之言也。

明年二月八日，受具已。曰：“吾不愿居此。”后师至



宝林寺。韶州刺史韦据请居大梵寺。

中宗神龙元年，降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

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简曰：“弟子之回，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

师曰：“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暗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简曰：“明喻智慧，暗况烦恼。修道之人，傥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

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见、羊鹿等机。大智上根悉不如是。”

简曰：“如何是大乘人见？”

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遇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今。常住不迁，名时道。”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所谈？”







师曰：“外道所谈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今犹不灭，生亦无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所以不同外道。外道者，但以文字句义所说。欲知心要，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妙用河沙。”

简于是言下大悟，曰：“弟子始知本性不遥，涅槃寂静。无余有法，一切现前。”言已，礼辞归阙，表奏师语。有诏谢师，并赐摩衲袈裟、宝钵、缁帛。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宝林为中兴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重加修饰大师写经坊，赐额为法泉寺，师新州旧居为国恩寺。

一日，师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静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座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此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泽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

先天元年，告众曰：“吾受忍大师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汝等信根纯熟，泽定不疑，堪任大事。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

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

汝等慎勿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

师说法化世，经四十载。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

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众曰：“吾欲归新州，速理舟楫。”

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

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

又问：“师之法藏，何人传受？”

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

又问：“后莫有难否？”

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云：

头上养亲，口里须餐。

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言讫，往新州国恩寺。跏趺示寂。即其年八月三日也。

时韶、新两郡各修塔庙，僧俗莫决所之。两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烟引处，即师之欲归焉。”时炉香腾涌，直贯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寿七十六。

前韶州刺史韦据撰碑。会人忆取首之记，遂走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

开元十年八月三日夜，忽闻塔中铿然有声。僧众惊起，见一人裹白巾从塔中出，逾垣而遁。寻周视什器，一无所失。俄见师颈有伤。具以贼事闻州，县令杨侃、刺史柳无



忝，切加擒捕。五日，于石角村获贼人，送韶州鞫问。云：“姓张，名行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令取六祖大师首，归东海供养。”

柳守闻状，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问师上足令瑫<sup>[1]</sup>曰：“如何处断？”

瑫曰：“若以国法论理，固当宜然。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欲求供养，罪可恕之。”

柳守叹嘉，始知佛门广大，遂赦之。

[1] 令瑫，生卒年不详，江西吉州人，俗姓张，依六祖出家，侍奉六祖。六祖圆寂后，为六祖衣塔塔主。

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衣钵，归内供养。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城云：“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为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奉。专令僧众严加守护，勿令遗坠。”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宪宗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

《南越记》<sup>[1]</sup>云：“晋初，海内崩裂，各据兵权，署曹叔良为镇南将军，知平南总管事。晋克复之后，以王爵封叔良。本山双峰间，叔良有别墅。舍其地为双峰曹溪，曹溪由是名著。”

[1] 南朝沈怀远编著。

宝林寺者，梁天监中，有僧经始之，刻石曰：“却后一百七十年，有大权菩萨说法度人，传化四方，学徒雾集，宜以宝林题之。”州将具奏，仍御书其额。

至仪凤二年，大师驻锡，皆符先记。后改额，神龙中



曰“中兴”，曰“法泉”，后三年曰“广果”，开元九年曰“建兴”，肃宗曰“国宁寺”，宣宗曰“南华”，迄今无燕雀栖止。有达磨祖师所传袈裟一条，西域屈胸布，缉本绵花心织成，有云丝布者，非也。其衣青黑色，后人以碧绢为里。中宗赐摩衲、宝钵、方辨塑真、道具等，生塔者尸之。

开元中，广州观察使宋璟作礼于塔。见上足令瑫问曰：“云何名无生法忍？”

瑫曰：“知生既如，一切皆尔。是名无生，于生自在，是名法忍。知灭不灭，是名无生。善法不忘，是名法忍。发菩提心，是名无生。诸结不起，是名法忍。对境不瞋，是名无生。不恼他人，是名法忍。内无妄念，是名无生。外无染污，是名法忍。般若无住，是名无生。

智慧观照，是名法忍。”璟闻，顶受之，遂佛弟子礼。

唐朝开宝初，王师平南海刘氏，残兵作梗，师之塔庙鞠为煨烬。而真身一无所损。寻有制兴修，功未竟。会太宗即位，留心禅门，颇增壮丽焉。

今上践祚。明肃太后助政，奉慈听断。天下治平，上独留心于禅法。盖天启其衷也。尝遣使迎请衣钵入宫中，久留申供，弥加宝饰，冀永殊迹。

大师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灭，至今景祐三年丙子岁。凡三百二十五年矣。

### 《嘉泰普灯录》中的六祖慧能

《嘉泰普灯录》，南宋·雷庵正受〔1〕编，成书于嘉泰四年（1204），三十卷，别有目录三卷；禅宗灯录之一，补充



《天圣广灯录》及《建中靖国续灯录》等之不足。书成后，宁宗敕许入藏。现收于《万续藏》第一三七册。

[1] 雷庵正受（1146—1208年），号虚中，平江府报国光孝寺僧。

### 六祖慧能大士

卢氏子，父行瑫，本范阳人也。武德三年，左宦新州。正观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夜子时诞，质祥光满室。父亡三岁，家贫，母李氏徙居南海。既长，市薪为养。一日，至邸，闻诵《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开悟。归，告母以为法寻师之意，遂往韶州。

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友。及为尼无尽藏说涅槃妙理，延居宝林寺。四众云集，俄成宝坊。忽自念曰：“我求大法，岂中道而止耶？”即抵西山之石室，遇智达禅师，指见黄梅大满和尚。满见而器之，令人厂下。一夕，密授衣钵，隐于怀集、四会之间。



《嘉泰普灯录》

仪凤元年正月八日，届南海法性寺。夜寓廊庑，闻二僧竞辩风幡，祖为决其疑。有法师印宗者，尝讲《大涅槃经》。众所推重，服其语异。请问勤渠，祖以理晓之。宗骇然起问：“何以证此？”祖直叙得法始末。出信衣，悉令瞻拜。印宗等作礼已，复问：“忍大师付嘱，如何指授？”曰：“唯论见性，不



论禅定、解脱、无漏、无为。”又问：“何故不论禅定、解脱？”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又问：“何名不二之法？”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不二之法。且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高贵德王菩萨，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断。名之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故知佛性乃不二之法也。”印宗闻已，起立合掌，愿事为师，且告众曰：“此居士者，真肉身菩萨也。我所讲说犹如瓦砾，彼所谈论譬若精金。诸人信否？”众皆稽首归依。至十五日，会诸名德为之剃落。二月八日，受满分戒于智光律师。

明年春，欲还旧隐。宗与缙白千余人送归宝林。韶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普为四众说心地法门，度诸弟子。

于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速理舟楫。”

时大众哀慕，乞师少留。祖乃为说法要，遂往国恩寺。复为四众说法，有僧从幽州来参礼，白言：“大士，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愿赐慈悲。”祖告之曰：“汝须自身心见，莫着外法相。无有乘法，人心量有等。见闻转读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不染，离诸见相。念念无住，建立万法。是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说。汝须自修，法不相待，莫问吾也。”僧于言下，心大启悟。又为道俗



开示，种种譬喻，并讖记日后留难。及说偈竟，中夜加趺而化。异香袭人，白虹坠地。时八月三日也。韶新各崇灵塔，争欲迎请。二郡刺史焚香决之，遂镇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寿七十有六。前后帝王所赐珍具甚多，同信衣藏于塔所。宪宗谥曰“大圣”，塔曰“元和灵照”。

### 《五灯会元》中的六祖慧能

《五灯会元》，释普济<sup>[1]</sup>編集，20卷，禅宗史书。有宋宝祐元年（1253年）和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两个刻本。宝祐本于清光绪初年始由海外传归，卷首有普济题词，王庸序。卷末有宝祐元年武康沈净明跋。至正本比较流行，为明嘉兴续藏和清《龙藏》所本。

[1] 释普济，雍州北山互人，宋代高僧。

#### 六祖慧能大师者

俗姓卢氏，其先范阳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岁丧父，其母守志。鞠养及长，家尤贫窶，师樵采以给。一日负薪至市中，闻客读《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问客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刚经》，得于黄梅忍大师。”祖遽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

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尼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读《涅槃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祖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祖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告乡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请供





《五灯会元》

养。”于是居人竞来瞻礼。近有宝林古寺旧地，众议营缉，俾祖居之。四众雾集，俄成宝坊。

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乐昌县西山石室间，遇智远禅师，祖遂请益。远曰：“观子神态爽拔，殆非常人。吾闻西域菩提达磨传心印于黄梅，汝当往彼参决。”祖

辞去，直造黄梅之东山，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师一见，默而识之。后传衣法，令隐于怀集四会之间。

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讲《涅槃经》，祖寓止廊庑间，暮夜，风飏刹幡。闻二僧对论，一曰：幡动，一曰：风动。往复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辄预高论否？直以风幡非动，动自心耳。”印宗窃聆此语，竦然异之。明日，邀祖入室，征风幡之义，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觉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师为是谁？”祖更无所隐，直叙得法因由。于是印宗执弟子之礼，请授禅要。乃告四众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萨。”乃指座下卢居士曰：“即此是也。”因请出所传信衣，悉令瞻礼。

至正月十五日，会诸名德，为之剃发。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师授满分戒。其戒坛，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记》云：“后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又梁末





真谛三藏于坛之侧手植二菩提树，谓众曰：“却后一百二十年，有大开士于此树下演无上乘，度无量众。”祖具戒已，于此树下开东山法门，宛如宿契。

明年二月八日，忽谓众曰：“吾不愿此居，欲归旧隐。”即印宗与缙白千余人，送祖归宝林寺。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转妙法轮，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纪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后返曹溪，雨大法雨，学者不下千数。

中宗神龙元年降诏云：

“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曰：‘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祖上表辞疾，愿终林麓。

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祖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见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若无生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邪？”

简曰：“弟子回，主上必问，愿和尚慈悲，指示心要。”

祖曰：“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暗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简曰：“明喻智慧，暗况烦恼。修道之人，傥不以智慧



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

祖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见，羊鹿等机。大智上根，悉不如是。”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

祖曰：“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

祖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无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祖语。有诏谢师，并赐磨衲袈裟、绢五百匹、宝钵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宝林为中兴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祖新州旧居为“国恩寺”。

一日，祖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能含藏长养，成就其实。一相一行，





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溥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先天元年告诸四众曰：“吾忝受忍大师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汝等信根淳熟，决定不疑，堪任大事。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说偈已，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尝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祖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卧轮非名即住处也。）祖说法利生，经四十载，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辩，来谒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试塑看。”方辩不领旨，乃塑祖真，可高七尺，曲尽其妙。祖观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辩礼谢而去。

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速理舟楫。”时大众哀慕，乞师且住。祖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祖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师之法眼，何人传受？”祖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祖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

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言讫，往新州国恩寺，沐浴跣趺而化，异香袭人，白虹属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时韶新两郡，各修灵塔，道俗莫决所之。两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烟引处，即师之欲归焉。”时炉香腾涌，直贯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寿七十六。

时韶州刺史韦据撰碑。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塔中有达磨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以辩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拽铁索声，僧众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颈有伤，具以贼事闻于州县。县令杨侃、刺史柳无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于石角村捕得贼人，送韶州鞠问，云：“姓张名净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师首，归海东供养。”柳守闻状，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问祖上足令韬曰：“如何处断？”韬曰：“若以国法论，理须诛夷；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欲求供养，罪可恕矣。”柳守嘉叹曰：“始知佛门广大。”遂赦之。

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衣钵，归内供养。至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五月五日，代宗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城曰：

“朕梦感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

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如是者数四。宪宗谥“大



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

皇朝开宝初，王师平南海刘氏，残兵作梗，祖之塔庙，鞠为煨烬，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一无所损。寻有制兴修，功未竟，会太宗皇帝即位，留心禅宗，颇增壮丽焉。

### 《曹溪通志》中的六祖慧能

《曹溪通志》有明万历本、天启本、康熙本、道光本等版本，各版本《曹溪通志》都在“传灯人物”中首列“六祖大师传”，查对各志，各志中的“六祖大师传”几乎一致，只有数字之差，皆因袭万历本。万历本为明憨山<sup>[1]</sup>所编。

[1] 憨山德清（1546-1623年），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安徽全椒人。幼师孔子，少时师老庄，最后皈依于佛。宣讲三教一理，主张禅净双修。对南华禅寺贡献甚大，被称为“中兴之祖”。有《憨山老人梦游集》存世。



### 六祖大师传

曹溪六祖大师，俗姓卢氏。其父行瑫，范阳人。唐武德三年，左迁新州，即为新州人。母李氏，初梦庭前白花竞发，白鹤双飞，异香满室，觉而有娠。遂洁斋戒，妊怀六年而生师。实贞观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时也。生时光烛虚空，异香馥郁。迟明有二僧造谒其父，谓曰：“夜来生儿，特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慧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济众生；能者，能作佛事。”言毕而去，不知所之。因名“慧能”。师不饮母乳，每夜神人灌以甘露。三岁父丧葬于宅畔，母守志鞠师。及长，母老复移南海，家益贫甚，无以供母，师采薪以给。一日负薪市中，闻客读《金刚

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因问客曰：“此何法耶，得之何人？”客曰：“名《金刚经》，得于黄梅忍大师来。”师遽告母，以为法寻师之意。适有客闻之，即取金十两赠师，充老母衣食资，促其行。师安置母宜，即辞去。不期月直造黄梅，适咸亨二年也。

师至谒，五祖问曰：“汝何方人，所求何物？”师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祖曰：“汝是岭南人，獼獠何堪作佛？”师曰：“人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獼獠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祖更欲与语，见左右，固秘之，乃令随众作务。师启之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知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獼獠根性太利。汝更勿言，着槽厂去。”师退至后院，破柴踏碓，经八月余。祖一日见师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语，汝知之否？”师曰：“能知之。”

祖一日唤大众曰：“我寻常向汝说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见性之人，言下便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时会下七百余僧，有上座神秀者，学通内外，众所宗仰，咸推称曰：“若非尊宿，畴敢当之？”秀窃聆众誉，思惟书一偈于廊壁间。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祖因经行知是神秀所作，乃曰：“后代依此修行亦得胜果。”令各念诵。时卢在碓房闻之，乃问同学是何章句。同学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见性偈。此则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叹赏，必将付法传衣也。”卢曰：“其偈



云何？”同学为诵。卢良久曰：“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同学呵曰：“庸流何知，勿发狂言。”卢曰：“子不信耶，愿以一偈和之。”同学不答，相视而笑。卢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卢自秉烛，请江州别驾张日用书一偈，于秀偈之侧。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祖见之曰：“此是谁作，亦未见性。”众闻之，罔然遂不顾。次日祖潜至碓房，见师腰石舂米，叹曰：“道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即问曰：“米熟也未？”师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sup>[1]</sup>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师默会其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师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曰：“何期自性自清静，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sup>[2]</sup>。知悟自性，即名大丈夫、天人师、佛。”祖即授以衣钵，云：“吾以正法眼藏，秘密心印，达磨所传者，用以付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持，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sup>[3]</sup>

师跪受衣法已，启曰：“法则受已，衣付何人？”祖曰：“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印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契本心，今信心已熟，衣乃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师曰：“当何所隐？”祖曰：“逢怀则止，遇会且藏。”师三更得领



衣钵。是夜南迈，人无知者。

[1] 既是情境对话，更是机锋语。

[2] 表明慧能不仅证得了万法唯心所现并非实有的空性，同时还悟得了自性之理体能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能转一切法之全机大用，而并没有住在空寂的境界中。

[3] 这则偈语，有多种理解，区别在于对情的不同解释，情既可以理解为慈悲心，也可以理解为感情、情爱。现在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为：用慈悲的心情播种下佛法的种子，佛法的种子就会结出佛法的果实；若没有慈悲的心情播种菩提的种子，就不会结出菩提的果子。另一种理解为：用情爱播种下菩提的种子，就会结出菩提的果实；如果没有道场，就没法播种菩提的种子，没有佛性，就不会成佛。

对此，我们大可不必确认哪种理解正确，我们认为：只要合乎佛法，怎么理解都可以。

祖送师至九江口，祖令师登舟，祖自把橹。师曰：“和尚请坐，弟子合摇。”祖云：“合是吾渡汝。”师曰：“迷时师渡，悟了自渡。”祖云：“如是，如是。”嘱曰：“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矣。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祖送师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苦恼否？”师曰：“病即无，衣法南矣。”问曰：“谁人得之？”祖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师辞祖已，发足南行，经两月日至大庾岭。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名慧明者，俗姓陈，先为四品将军，性粗猛，极意参寻，为众先登。趁及师，师掷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乃隐于草莽间。慧明至，提





掇衣钵，不动。乃连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师遂出，坐磐石上。明作礼云：“望行者开示法要。”师曰：“汝既为法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良久，师为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明言下大悟，复问曰：“此外更有密意否？”师曰：“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慧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吾师也。”师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受法，礼辞回，谓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众以为然。明后避师讳，改“道明”云。师因是得归曹溪，居民曹叔良等重修宝林寺，延师居之。

越九月余日，又被恶人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烧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乃隐于四会县，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师守网，每网得生尽放之。师一日思维，弘法时至，不可终遯，遂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云：风动，一僧云：幡动，争论不已。师进曰：“非风，非幡，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座，征诘奥义。见师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师曰：“不敢。”宗于是执弟子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悉令瞻礼。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师曰：“指授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为不论禅定解脱。”师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



法。”宗又问：“如何是不二法？”师曰：“法师讲《涅槃经》，明见佛性，是不二之法。如经云：‘高贵德王问佛，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宗闻说，欢喜合掌。赞曰：“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议犹如真金。”宗踊跃欣庆，于是普集四众，为师于菩提树下剃发，时仪凤元年正月十五日也。于二月八日，就智光律师授满分戒。其坛即梁跋陀三藏所建，记曰：“后有肉身菩萨于此坛受戒者”。其菩提树，即智药三藏西域携来植于坛侧，记曰：“此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大士于此树下出家，演无上乘，度无量众者”。师于此祝发受具，开东山法门，宛如宿契，非偶然也。



明年二月八日，忽谓众曰：“吾不愿此居，欲归旧隐。”印宗即与缙白千余人送归宝林。韶州刺史韦璩请于大梵寺，转妙法轮，并受无相心地戒，后返曹溪，雨大法雨，学者不下千数人。

中宗神龙元年降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曰：‘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见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以故？无

所从来，亦无所去。心无生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简曰：“弟子回，主上必问。愿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暗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祖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见，羊鹿等机。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祖曰：“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祖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祖语。有诏谢师，并赐磨衲袈裟，绢五百匹，宝钵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宝林为中兴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祖新州旧居为“国恩寺”。

一日祖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



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能含藏长养，成就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溥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诸沾洽，悉得发生。承我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先天元年，告诸四众曰：“吾忝受忍大师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汝等信根淳熟，决定不疑，堪任大事。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说偈已，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静，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仍令倍工。时有蜀僧名方辩者，来谒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试塑看。”辩不契，乃塑祖真，可高七尺，曲尽其妙。祖观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速理舟楫。”时大众哀慕，乞师且住。祖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祖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师之法眼何人传受？祖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祖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言讫，往新州国恩寺，沐浴跣趺而化。异香袭人，白虹属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时韶、新两郡道俗各修灵塔，



莫决所之。两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烟引处，即师之欲归焉。”时炉香腾涌，直贯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寿七十有六。自黄梅受衣纪，法腊五十有二。

时韶州刺史韦璩撰碑。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塔中有达磨所传信衣（西域屈胸布也，缉木绵华心织成，后人以碧绢为里）、中宗赐磨衲宝钵、以辩所塑真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

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拽铁索声，僧众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颈有伤，具以贼事闻于州县。县令杨侃、刺史柳无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于石角村捕得贼人，送韶州鞫问，云：“姓张，名净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令取六祖首归东海供养。”柳守闻状，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问祖上足令韬，曰：“如何处断？”韬曰：“若以国法论，理须诛夷；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欲求供养，罪可恕矣。”柳守加叹曰：“始知法门广大”，遂赦之。

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衣钵入内供养。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城曰：“朕梦感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如是者数四。宪宗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之塔”。

粤自曹溪开法，衣止不传。师始终说法三十七年，寻常垂示法语，门人海禅者记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按



《坛经》所载，师得法弟子四十三人，唯青原行思、南岳怀让最居上首。而永嘉玄觉，精悟超绝，号一宿觉焉，其余举皆入室。独思、让大阐玄宗，让居南岳，其下则出马祖道一，居江西。门下同时悟道登坛者八十余人，盖应“般若要假儿孙脚下行”之讖云。一下百丈海为上首，海出泐山祐，居湖南，黄蘗运居闽中。祐出仰山寂，是为泐仰宗。蘗出临济玄，居河北，是为临济宗。思居吉州青原山，其下则出石头迁。迁出药山俨，俨出天皇悟、道吾智，悟出龙潭信，信出德山鉴，鉴出雪峰存、玄沙备，存出云门偃，是为云门宗，备出罗汉琛，琛出清凉益，是为法眼宗。智出云巖晟，晟出洞山价，价出曹山寂，是为曹洞宗。由是道被寰中，迄今称为五家宗派云。



### 《光孝寺瘞发塔记》中的六祖慧能

光孝寺瘞发塔记为法性寺住持法才<sup>[1]</sup>所撰。

[1] 法才，即印宗。

#### 光孝寺瘞发塔记<sup>[1]</sup>

佛祖兴世，信非偶然。昔宋朝求那跋陀<sup>[2]</sup>三藏，建兹戒坛，预讖曰：“后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梁天监元年，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前，立碑云：“吾过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sup>[3]</sup>佛心印之法王也。”

今能禅师，正月八日抵此，因论风幡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宗踊跃忻庆，昔所未闻，遂诘得法端由。于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祝发。二月八日，集诸名德，受具足戒。既而于菩提树下，开单传宗旨，一如昔讖。

法才遂募众缘，建兹浮屠，瘞禅师发。一日落成，八面严洁，腾空七层，端如涌出<sup>[4]</sup>。

伟欤禅师，法力之厚，弹指即遂。万古嘉猷，巍然不磨。聊叙梗概，以记岁月云。

仪凤元年岁次丙子，吾佛生日，法性寺住持法才谨识。

[1] 碑文见《全唐文》卷九一二。杜继文、魏道儒在《中国禅宗通史》中认为：“这一塔记当然属于伪造。”

[2] 原作“佗”字。

[3] 原作“儒”字。

[4] 瘞发塔现为平面呈八角形，七级，高7.8米，仿楼阁式实心砖石塔。塔基座用红砂岩石雕制，其下有三级枭混线，束腰各角置竹节柱，其上置仰莲花瓣。塔身每层各面设佛龕一个，龕内置一尊佛像。塔身外墙隐砌红色的角柱、阑



光孝寺瘞发塔

额，柱头与横额上置方栌斗承托梁尖，斗歇内下施皿板。各层檐角起翘。塔刹为葫芦刹。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王维《能禅师碑并序》中的六祖慧能

《能禅师碑并序》是王维应神会请托，在天宝末年为六祖慧能撰写的一篇碑铭。它清晰而简练地记述了六祖慧能的一生，材料虽多为神会转述，但因与慧能生活的时代最近，其真实性、可信性要比其他文本可靠得多，因之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 能禅师碑并序<sup>[1]</sup>

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sup>[2]</sup>，乘化用常<sup>[3]</sup>，在百法而无得，周万物而不殆。鼓松海师，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sup>[4]</sup>，能变声闻之身。则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见；见无可取，法则常如。世之至人<sup>[5]</sup>，有证于此，得无漏不尽漏，度有为非无为者，其惟我曹溪禅师乎！

[1] 见《唐文粹》卷六三，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二五。

[2] “无有可舍”即是“无相”、“无空可住”即是“无住”、“离寂非动”即是“无念”，“无相”、“无住”是《金刚经》张扬的“荡相遣执”观念和般若空观。但“无有可舍”却又要“达有源”、“无空可住”却又要“知有本”。就是说，不仅要肯定“本”、“源”的存在，还要认识它、实现它。这是对涅槃佛性说和如来藏思想的具体发挥，同时还吸收了道家的本体论。







[3] 这是本体论观念的进一步发挥。“离寂非动”即是《坛经》所说的“外禅内定”，也就是对“清净自性”的体认。而这清净自性也即是“乘化用常”的“常”，这是和“常、乐、我、净”的“佛性我”观念相一致的。而“化”则是“体”与“用”的桥梁。

[4] 《维摩诘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身上。……舍利弗言：‘女何以不转女身？’天女曰：‘我从十二年来，转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是人为正问不？’舍利弗言：‘不也，幻无定相，当何所转？’”天女即以神通力变舍利弗如同天女，天女自己化身为舍利弗，以此表明舍利弗虽现女身，而并非真正的女子。而后天女还以神通力使舍利弗身还如故。天女又问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天女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这则典故以天女变身，说明诸法无有定相。

[5] 所谓“至人”，是庄子提出的一种理想的人格。王维用“至人”来称呼慧能是有深意的，这体现了新兴的禅宗的一个重要观念，即打破超然的佛、菩萨与普通人的界限，同时也显示慧能是平凡人“顿悟成佛”的榜样。

禅师俗姓卢氏，某郡某县人也<sup>[1]</sup>。名是虚假，不生族姓之家；法无中边，不居华夏之地。善习表于儿戏，利根发于童心。不私其身，臭味于耕桑之侣；苟适其道，臙行于蛮貊之乡。年若干，事黄梅忍大师。愿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劊其

心，获悟于稊稗。

每大师<sup>[2]</sup>登座，学众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听一音之法。禅师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sup>[3]</sup>，迥超无我。其有犹怀渴鹿之想<sup>[4]</sup>，尚求飞鸟之迹<sup>[5]</sup>。香饭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测海窥天。谓得黄帝之珠<sup>[6]</sup>，堪受法王之印<sup>[7]</sup>。大师心知独得，谦而不鸣。天何言哉，圣与仁岂敢；子曰：赐也，吾与汝弗如。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sup>[8]</sup>，而谓之曰：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禅师遂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

[1] 因有“本官范阳”和“本贯范阳”两说，王维不具体署慧能籍贯，有人认为是为慧能的平民身份张本，因范阳卢氏为望族，与慧能的平民身份不符，故不署。也有可能是不好确定而避而不谈。值得重视与研究。

[2] 指弘忍大师。

[3] 退省其私，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4] 渴鹿之想，语出《楞伽经》卷二：“不知心量，愚痴凡夫……自性习因，计著妄想，譬如群鹿，为渴所逼，见春时焰，而作水想，迷乱驰趣，不知非水。”以此来表示迷妄之想。

[5] 飞鸟之迹，语出《华严经》卷五十载：“了知诸法性寂灭，如鸟飞空无有迹。”比喻诸法皆空的道理。

[6] 黄帝之珠，语出《庄子》云：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



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诘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7] 法王之印，语出《法华经》云，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安稳众生，故现于世。汝舍利弗，我此法印，为欲利益世间故说。

[8] 胡适在《校写〈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后记》中认为：这是慧能的弟子神会为了争法统而捏造出来的。杜继文、魏道儒在《中国禅宗通史》认为：“这类袈裟的故事，应是家派斗争的产物。”吕徵则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认为：“说明传衣之事是轰动一时的，可能实有其事。也说明弘忍为了便于慧能在南方传他的禅法，使他更有号召力，所以，给了他特别的照顾。”

如此积十六载<sup>[1]</sup>，南海有印宗法师，讲《涅槃经》，禅师听于座下。因问大义，质以真乘，既不能酬，翻从请益。乃叹曰：化身菩萨，在此色身；肉眼凡夫，愿开慧眼。遂领徒属，尽诣禅居。奉为挂衣，亲自削发。于是大兴法雨，普洒客尘，乃教人以忍，曰：忍者无生，方得无我<sup>[2]</sup>。始成于初发心，以为教首。至于定无所入，慧无所依，大身过于十方，本觉超于三世。根尘不灭，非色灭空；行愿无成，即凡成圣。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穷子无疑，直开宝藏。其有不植德本，难入顿门，妄空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叹曰：七宝布施，等恒河沙；亿劫修行，尽大地墨。不如无为之运，无碍之慈，弘济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声普闻。泉馆卉服之人，去圣历劫；涂身穿耳之国，航海穷年，皆愿拭目于龙象之姿，忘



身于鲸鲵之口。骈立于户外，趺坐于床前。林是旗檀，更无杂树；花惟薝蔔，不嗅余香。皆以实归，多离妄执。九重延想，万里驰诚，思布发以奉迎，愿叉手而作礼。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禅师子牟之心，敢忘凤阙<sup>[3]</sup>；远公之足，不过虎溪<sup>[4]</sup>。固以此辞，竟不奉诏。遂送百衲袈裟，及钱帛等供养。天王厚礼，献玉衣于幻人<sup>[5]</sup>；女后宿因，施金钱于化佛<sup>[6]</sup>。尚德贵物，异代同符。

[1] 印顺法师认为此说不合理，他在《中国禅宗史》中认为，慧能隐遁的时间应为五年。因为临终密授与隐遁十六年的时间相矛盾。

[2] 忍本是一种传统的禅观，指见法无生、心智寂灭的一种境界，王维在此赋予了他另外的含义：“忍”不只是一种禅观，还是一种心态，是实现“无念”、“无相”、“无住”境界的方法和途径。

[3] 《庄子·让王》载：“山中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意思是说魏国公子牟虽然身处江湖仕宦之中，但一直心系魏国都城。

[4] 慧远大师住庐山东林寺时，深居简出，足不出山。当时，在庐山东林寺门前有一条河，名为虎溪，他约定自己活动范围以虎溪为限。一次，他与晋代诗人陶渊明和一位道士在其寓所畅谈之后，送两位客人出门，因谈得十分投机，不知不觉中，慧远大师的脚步已经踏上了虎溪桥。山中神虎看到后，不断地发出怒吼之声，慧远大师马上意识到自己已走在虎溪桥上，违反了自定的规约，于是相视而笑，马上返回。也称为“虎溪三笑”。



[5] 《列子·周穆王》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居之，引碱性以敬之，选女乐以娱之……月月献玉衣，旦旦献玉食。

[6] 《杂宝藏经》卷四：过去在昼暗山中，居住僧众。当时有一个乞讨贫女入山求乞，见诸长者斋僧，便自我思忖：这些人先世修福，今日富贵，现在又作，来世福更转胜；我前世不修福，今世贫苦，现在若再不修福，来世贫困会更增加。这个贫女过去从干粪中捡到两文钱，平时舍不得用，准备等到讨不到东西时，用来买食物充饥。当时贫女想，我现在把这些钱布施众僧，这一两日没有饮食，我也不至于饿死。她等到僧人斋供结束，便将两钱布施给众僧。当时正好该国王后过世不久，国王派人访求有福德之人以续后。当时相师占卜这一贫女有福德，国王便迎娶她为王后。

至某载月日中，忽谓门人曰：吾将行矣。俄而异香满室，白虹属地。饭食讫而敷坐，沐浴毕而更衣。弹指不留，水流灯焰；金身永谢，薪尽火灭。山崩川竭，鸟哭猿啼。诸人唱言，人无眼目；列郡恸哭，世且空虚。某月日迁神于曹溪，安座于某所。择吉祥之地，不待青鸟；变功德之林，皆成白鹤。呜呼大师，至性淳一，天资贞素，百福成相，众妙会心。经行宴息，皆在正受；谈笑语言，曾无戏论。

故能五天重迹，百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气销；跳兔弯弓，猜悍之风变。畋渔悉罢，蛊馊知非。多绝膻腥，效桑门之食；悉弃罟网，袭稻田之衣，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广量出于凡



心，利智逾于宿学。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sup>[1]</sup>；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sup>[2]</sup>。谓余知道，以颂见托。偈曰：

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受。莲花承足，杨枝生肘，苟离身心，孰为休咎？其一。

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其二。

愍彼偏方，不闻正法，俯同恶类，将兴善业。教忍断嗔，修慈舍猎，世界一花，祖宗六叶。其三。

大开宝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辙遂殊。过动不动，离俱不俱，吾道如是，道岂在吾。其四。

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圣智，无义章句。六十二种，一百八喻，悉无所得，应如是往。其五。

[1] 献珠之愿，语出《景德传灯录》卷二：“（师子比丘尊者）方求法嗣，遇一长者，引其子问尊者曰：‘此子名斯多，当生便拳左手，今既长矣，而终未能舒，愿尊者示宿因。’尊者睹之，即以手接曰：‘可还我珠’。童子遂开手奉珠，众皆警异。尊者曰：‘吾前报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尝付西海斋，受衬珠付之，今还吾珠，理固然矣。’长者遂舍其子出家，尊者即与受具，以前缘故，名婆舍斯多。”以斯多来比喻神会，说明神会与慧能似有宿缘，可为法嗣。

[2] 抱玉之悲，语出《韩非子·和氏》：“楚人卞和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左足。及厉王薨，武王继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



王薨，文王继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非也。’吾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比喻神会不为世人所识。

### 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的六祖慧能

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是应岭南节度使马骠所邀而写。苏东坡对此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言：“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儒释兼通，道学纯备。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

#### 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sup>[1]</sup>

扶风公<sup>[2]</sup>廉问<sup>[3]</sup>岭南三年<sup>[4]</sup>，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sup>[5]</sup>“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书祠部<sup>[6]</sup>，符到都府<sup>[7]</sup>，公命部吏洎州司功<sup>[8]</sup>掾，告于其祠。幢盖钟鼓，增山盈谷，万人咸会，若闻鬼神。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跃奋厉，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列。而吾浮屠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梁氏<sup>[9]</sup>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sup>[10]</sup>益显，六传至大鉴。始以能劳苦服役，听其言，言希<sup>[11]</sup>以究，师用感动，遂受信具，遁隐南海上，人无闻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为人师会学，去



来尝数千人。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sup>[12]</sup>。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sup>[13]</sup>。不假耕锄，本其静矣。

[1] 见《柳河东集》卷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 扶风，地名，陕西省扶风县，因马骧为扶风人，代指马骧。马骧，字会元，岭南节度史，上表朝廷，为六祖慧能



扶風公唐開元二年以佛氏第六祖者撰碑建園行上書張大鑒禪師塔四重風之塔元和十年上  
 月十五而書相都符到都府公命如漢法州司功孫魯和神志和師始之塔山益高入城會者開  
 元神其神者中有人莫不其理靈動和師復生則又感神志和師始之塔山益高入城會者開  
 崇相既後其本質諸靈通美是過行孔子無大位以聖賢時世最勝者也惟神師合則五  
 香浮居既出雖離通令所謂上而轉者法其好作有為神運傳教之靈顯五顯六符大鑒始以  
 佛人對會者先曾數千人其道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善不取神師本其動安中宮闈名使會者莫不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善不取神師本其動安中宮闈名使會者莫不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善不取神師本其動安中宮闈名使會者莫不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善不取神師本其動安中宮闈名使會者莫不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善不取神師本其動安中宮闈名使會者莫不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善不取神師本其動安中宮闈名使會者莫不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善不取神師本其動安中宮闈名使會者莫不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善不取神師本其動安中宮闈名使會者莫不以空寂為實以廣其心而其在世中之天下元靈皆

### 《曹溪第六祖賜谥大鑒禪師碑》

请求封号，812年，唐元和七年，唐宪宗下诏追谥六祖慧能为“大鑒禪師”。

- [3] 察访查问，指领导、统治。
- [4] 马骧于元和八年（813年）十二月，由桂管观察使改任岭南节度使，当为元和十年（815年）。
- [5] 死而以行为谥，始于周代，后代因之。本帝王公卿所用。用之于出家大德，表尊崇之意也。
- [6] 祠部，官名。曹掌祠祀天文庙讳僧尼簿籍。
- [7] 节度使府。



[8] 司功，官名。唐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六参军。

[9] 南朝梁武帝。

[10] 空术，指空宗，即禅宗也。如《大般若经大智度论》等皆是空宗之经论。

[11] 王弼注：“听之不闻名曰希。”

[12] 这里柳宗元用道家的术语解释慧能禅，‘无为’，是说无造作，‘有’，谓有所作为、造作。即用无造作、无作为来作为一切事物存在、联系的现象；‘空洞’，谓空虚、深阔，‘实’谓真实不灭。即用空虚深阔来作为一切事物永久、究极的实在本体；‘荡’，谓动荡，‘归’，谓归趣、旨归。即用广大稳静来作为旨归。

[13] “性善”论是儒家学派的人性观念，与佛教的“性净”说截然不同，但柳宗元却以“性善”来概括慧能思想，将慧能的禅法和儒家的善法等而视之。

中宗闻名，使幸臣再征，不能致，取其言以为心术。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大鉴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广部<sup>[1]</sup>而以名闻者以十数，莫能揭其号<sup>[2]</sup>。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谥，丰佐吾道，其可无辞。

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护安南<sup>[3]</sup>。由海中大蛮夷连身毒<sup>[4]</sup>之西，浮舶听命，咸被公德。受旗纛节戟，来莅南海<sup>[5]</sup>。属国如林，不杀不怒，人畏无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鉴，莫如公宜。其徒之老<sup>[6]</sup>，乃易石于宇，使来谒辞。其辞曰：达磨乾乾<sup>[7]</sup>，传佛语心<sup>[8]</sup>。六承其授，大鉴是临。劳勤专默，终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阴。其



道爰施，在溪之曹。庞合猥附，不夷其高。传告咸陈，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轶，乃万其趣。匪思愈乱，匪觉滋误。由师内鉴，咸获于素。不植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阴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号谥不纪。由扶风公，告今天子，尚书既复，大行乃谏。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万亿。同悼齐喜，惟师教所被。洎扶风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图是视。师以仁传，公以仁理，谒辞图坚<sup>[9]</sup>，永胤<sup>[10]</sup>不已。

[1] 广部，指岭南而言

[2] 皆未有为六祖疏闻于上，崇六祖以谥号者。

[3] 安南都护。

[4] 一名天竺。印度国名。《西南夷传》注：“即天竺，西域国名。”

[5] 《唐史》言马骠自安南都护迁桂管经略观察使，韩愈为马骠写的碑铭中有“于泉于虔，执郡符。遂殿交州，节番禺”句。东坡曰：“以碑考之，盖自安南迁南海，非桂管也。”

[6] 指其寺中之长老。

[7] 不息的意思。

[8] 佛语心者，佛所说之如来藏心也。

[9] 言告于六祖之祠，陈其碑辞，图刊之于坚贞之石。

[10] 胤，继也，嗣也。子孙相承续也。



## 刘禹锡《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并序）》中的六祖慧能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并序）》系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应曹溪禅师道琳师徒所请而写。

###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并序）<sup>[1]</sup>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实广州牧马总以疏闻，繇<sup>[2]</sup>是可其奏，尚<sup>[3]</sup>道以尊名，同归善善<sup>[4]</sup>，不隔异教<sup>[5]</sup>，一字之褒，华夷孔怀，得其所故也。马公敬其事，且谨始以垂后，遂咨于文雄<sup>[6]</sup>，今柳州刺史河东柳君为前碑。后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来，且曰愿立第二碑，学者志也。惟如来灭后，中五百岁，而摩腾、竺法兰以经来<sup>[7]</sup>，华人始闻其言，犹夫重昏之见眇爽<sup>[8]</sup>。后五百岁，而达摩以法来，华人始传其心，犹夫昧旦之睹白日。自达摩六传至大鉴，如贯意珠<sup>[9]</sup>，有先后而无同异。世之言真宗<sup>[10]</sup>者，所谓顿门。

[1] 见《刘禹锡全集》卷四。

[2] 古同“由”。

[3] 可以的意思。

[4] 第一个善为动词，赞扬的意思。

[5] 指儒家和释教。

[6] 文雄，文章之雄，指柳宗元之碑。

[7] 摩腾、竺法兰，西域高僧。二人于汉明帝时同来中国，居白马寺。他们翻译的第一部经书为《四十二章经》。

[8] 眇爽，天未明之时也。



[9] 贯意珠，如意珠也。《智度论十》：“如意珠生自佛舍利。若法没尽时，诸舍利皆变为如意珠。”

[10] 真实之宗旨。各宗派自称所信仰之宗、皆曰真宗。

初，达摩与佛衣俱来，得道传付，以为真印。至大鉴置而不传，岂以是为筌蹄耶<sup>[1]</sup>？乌狗耶<sup>[2]</sup>？将人人之莫已若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之也？按，大鉴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谥。始，自蕲之东山，从第五祖得授记<sup>[3]</sup>以归，高宗使中贵人<sup>[4]</sup>再征，不奉诏，第以言为贡，上敬行之。铭曰：

至人之生，无有种类。同人者形，出人者智。

蠢蠢南裔，降生杰异。父乾母坤，独肖元气。

一言顿悟，不践初地<sup>[5]</sup>。五师相承，授以宝器<sup>[6]</sup>。

宴坐曹溪，世号南宗。学徒爰来，如水之东。

饮以妙药，瘥其瘖聋。诏不能致，许为法雄<sup>[7]</sup>。

去佛日远，群言积亿。著空执有<sup>[8]</sup>，各走其域。

我立真筌，揭起南国。无修而修，无得而得。

能使学者，还其天识<sup>[9]</sup>。如黑而迷，仰见斗极。

得之自然，竟不可传。口传手付，则碍于有。

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1] 《庄子》：“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2] 乌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在祭祀之前是很受人们重视的祭品，但用过以后即被丢弃。后人用以比喻微贱无用的事物或言论。典出《老子》第五章、《庄子·天



运》。

[3] 对于发佛心之众生，授与当来必当作佛之记。

[4] 内臣之贵幸者。

[5] 为菩萨乘五十二位中十地之第一。

[6] 指衣钵。

[7] 指《法华经》“如来世雄于法自在”。

[8] 着空，即偏空。执有：凡人之迷情、执有实我实法，谓之有执。执因果之事法，涅槃之妙体，谓之空执。

[9] 天识，本性也，真如也。

### 侍郎宋鼎<sup>[1]</sup>《唐曹溪能大师碑》<sup>[2]</sup>中的六祖慧能

唐天宝七年（748年），荷泽神会在河北邢台开元寺<sup>[3]</sup>崇树慧能真堂为慧能立《唐曹溪能大师碑》，侍郎宋鼎撰文，史惟则<sup>[4]</sup>八分书<sup>[5]</sup>，载于赵明诚<sup>[6]</sup>《金石录》。

[1] 宋鼎，生卒年不详。唐明皇时任襄州刺史、兵部侍郎。天宝四年，礼请神会入东京洛阳住持荷泽寺。天宝七年、天宝十一年两次受神会大师请求为《能大师碑》《曹溪能大师碑》撰文，并勒石立碑于邢州开元寺内。别有一说，碑文为王维所撰，待考。

[2] 一作《曹溪能大师碑》，移录于《历代法宝纪》。

[3] 开元寺，中国古代北方名刹，唐开元年间敕建，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是曹洞宗的祖庭之一，也是禅宗二祖的传钵之地和禅宗七祖神会大师的驻锡之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邢州开元寺

[ 4 ] 史惟则，生卒年不详，名浩，字惟则。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玄宗时至殿中侍御史，人称史御史。善隶书，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并称隶书四家。

[ 5 ] 隶书的一种，带有明显波折特征的隶书。

[ 6 ] 赵明诚（1081—1129年），字德甫，或德父，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崇宁年间宰相赵挺之之子。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鉴赏家及古文字研究家。

自教法东流三百年，前尽无事相法则。后因晋石勒时，佛图澄<sup>[1]</sup>弟子道安法师<sup>[2]</sup>在襄阳，秦苻坚遥闻道安名，遂遣使伐襄阳取道安法师，秦帝重遇之。长安衣冠子弟诗赋讽诵皆依附学，不依道安法师，义不中难此是也。智辩<sup>[3]</sup>聪俊，讲造说章门，作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受戒法则，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坐，二曰常六时礼忏，三曰每月布萨悔过。事相威仪法事咒愿赞叹等，出此道安法师。近代蜀僧嗣安法师，造斋文四卷，现今流行。《楞伽经》云：“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错乱。若见于自心，则是无为净。”又云：“若依止少法，而有少法起。若依止于事，此法即便坏。”又云：“随言而取义，建立于佛法。以彼建立故，死堕地狱中。”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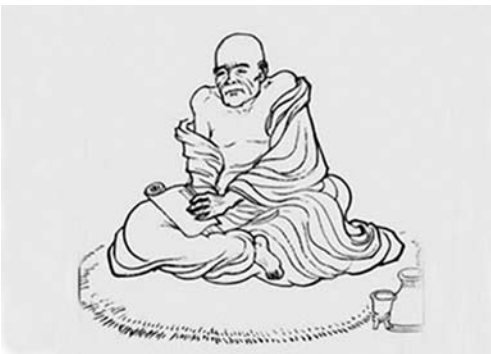


“理教中求我，是妄垢恶离。离圣教正理，欲灭或返增。是外道狂言，智者不应说。”《金刚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又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思益经》<sup>[4]</sup>云：“比丘云何随佛教？云何随佛语？若称赞毁辱，其心不动，是随佛教。”又答云：“若不依文字语言，是名随佛语，比丘云何应受供养？”答言：“于法无所取者，云何消供养。不为世法之所牵者，谁人报佛恩？”答言：“依法修行者，诸小乘禅及诸三昧门，不是达摩祖师宗旨。列名如后，白骨观、数息观、九相观、五停观、日观、月观、楼台观、池观、佛观。”又《禅秘要经》云：“人患热病，相凉冷观。患冷病，作热相观。色相作毒蛇观、不净观，爱好饭食作蛇蛆观，爱好衣作热铁缠身观，诸余三昧观等。”《禅门经》云：“坐禅观中，见佛形像。三十二相，种种光明。飞行腾虚空，变现自在。为真耶为虚妄？”佛言：“坐禅见空无有物，若见于佛三十二相，种种光明，飞行腾虚空，变为自在，皆是自心颠倒，系着磨网。于空寂灭见如是事，即虚妄。”《楞伽经》云：“如是种种相，堕于外道见。”

《法句经》<sup>[5]</sup>云：

“若学诸三昧，是动非坐禅。心随境界流，云何名为定。”

[ 1 ] 佛图澄（232-348年），西域人。本姓帛氏。



道安法师

九岁在乌菟国出家，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高僧传》说他门下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人，前后门徒几及一万。

[2] 道安法师，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卒于孝武太元十年（385年），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

[3] 智辩，生平事迹不详，在河北弘法，座下听众常常超过千人。

[4] 《思益经》，即《思益梵天所问经》，又作《思益梵天问经》、《思益义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四卷。叙述佛为网明菩萨及思益梵天等诸菩萨，说诸法空寂之理。

[5] 《法句经》，梵文 Dharma p ā da，是从佛经中录出的偈颂集。

《金刚经三昧经》云：“我不入三昧。不住坐禅，是无生禅。”《思益经》云：“不依止欲界，不住色无色。行如是禅定，是菩萨遍行。”《维摩经》云：“维摩诘诃舍利弗林间晏坐，诃须菩提大迦叶不平等。”《转女身经》<sup>[1]</sup>云：“无垢光女诃天帝释，汝声闻乘人。畏生死乐涅槃，决定毗尼经。菩萨乘人，畏生持开通戒。声闻乘人，持尽遮戒尽护戒。”《药师经》云：“佛诃阿难，汝声闻人。如盲如聋，不识无上空义。”《佛顶经》云：“诃声闻人，得少为足此七。”《佛藏经》云：“舍利弗，如来在世。三宝一昧，我灭度后，分为五部。舍利弗，恶魔于今，犹尚隐身。佐助调达，破我法僧。如来大智，现在世故。弊恶魔众，不能成其大恶。当来之世，恶魔变身。作沙门形，入于僧中。种种







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为说邪法。尔时恶人，为魔所迷。各执所见，我是彼非。舍利弗，如来豫见未来世中如是破法事，故说是深经，悉断恶魔诸所执着。阿难，譬如恶贼于王、大臣不敢自见盗他物者，不自言贼。如是阿难，破戒比丘成就非沙门法。尚不自言我是恶人，况能向余人说自言罪。阿难，如是经者，破戒比丘随得闻时，自降伏则有惭愧，持戒比丘得自增长。”《大佛顶经》云：“即时如来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趣大菩提无上妙觉，吾今已说真修行法。汝由未识，修奢摩他。毗钵舍那，微细魔事境现前，汝不能识。洗心非正，落于邪见。或汝蕴魔，或复天魔，或着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认贼为子。又复于中，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证圣。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难后，有堕入阿鼻地狱。所以释迦如来传金襴袈裟，令摩诃迦叶在鸡足山，待弥勒世尊下生分付。今恶世时，学禅者众，我达摩祖师遂传袈裟表其法正，令后学者有其禀承也。忍大师当在黄梅凭茂山日，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当此之时，学道者千万余人，并是升堂入室。智洗、神秀、玄迹、义方、智德、惠藏、法如、老安、玄约、刘主薄等，并尽是当官领袖，盖国名僧。各各自言，为大龙像。为言得底，乃知非底也。

[1] 《转女身经》，一作《佛说转女身经》，宋鬬宾三藏昙摩蜜多译。

忽有新州人，俗姓卢，名慧能，年二十二，拜忍大师。大师问：“汝从何来？有何事意？”慧能答言：“从岭南来，亦无事意，唯求作佛。”大师知是非常人也。大师缘左右

人多，“汝能随众作务否？”慧能答：“身命不惜。”但作务，遂随踏碓八个月。大师慧能根机成就，遂默唤付法及与所传信袈裟，即令出境。后慧能恐畏人识，常隐在山林。或在新州，或在韶州。十七年在俗，亦不说法。后至海南制心寺，遇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慧能亦在坐下。时印宗问众人：“汝总见风吹幡，于上头幡动否？”众言见动。或言见风动，或言见幡动，不是幡动，是见动，如是问难不定。慧能于座下立答法师：“自是众人妄相心，动与不动，非见幡动，法本无有动不动。”法师闻说，惊愕忙<sup>[1]</sup>然，不知是何言。问：“居士从何处来？”慧能答：“本来不来，今亦不去。”法师下高座，迎慧能就房，子细借问，一一具说东山佛法及有付嘱信袈裟。印宗法师见已，头面礼足叹言：“何期座下有大菩萨？”语已又顶礼，请慧能为和上，印宗师自称弟子。即与慧能禅师剃头披衣已。自许弟子及讲下门徒叹言：“善哉善哉，黄梅忍大师法比见闻流岭南，谁知今在此间？众人识否？”咸言不识。印宗法师曰：

“吾所说法犹如瓦砾。今有能禅师，传忍大师法，喻如真金，深不思议。”印宗法师领诸徒众，顶礼能禅师足。恐人疑，及请所传信袈裟，示众人，并自身受菩萨戒。

[1] 应为“茫”字。

印宗师共大众送能禅师归漕溪。接引群品，广开禅法，天下知闻漕溪法最不思议。后时大周立，则天即位，敬重佛法。至长寿元年<sup>[1]</sup>，敕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二月二十日，敕使天冠郎中张昌期，往韶州漕溪，请能禅师，能禅师托病不去。则天后至万岁通天元年<sup>[2]</sup>，使往再请能禅师，能禅





师既不来。请上代达摩祖师传信袈裟，朕于内道场供养。能禅师依请即擎达摩祖师传信袈裟与敕使，回得信袈裟。则天见得传信袈裟来，甚喜悦，于内道场供养。万岁通天二年七月，则天敕天冠郎中张昌期，往资州得纯寺，请洗禅师<sup>[3]</sup>。洗禅师授请赴京内道场供养。至久待年，使荆州玉泉寺请秀禅师，安州受山寺请玄迹禅师，随州大云寺请玄约禅师，洛州嵩山会善寺请老安禅师，则天内道场供养。

[1] 692年。杨曾文认为：“从历史情节考察”，这次诏书“难以成立”。

[2] 南华禅寺现存有万岁通天元年女皇武则天御赐南华禅寺六祖慧能大师圣旨，该圣旨长140厘米，宽42厘米。纸质，楷书，首尾及边用绫装裱。其内容所列各种记载都没有涉及，不知为何？圣旨原文如下：

天册金轮圣神皇帝赐赏

六祖大师宣诏：

师以通契无为，德光先圣。入大乘之顿教，表无相之真宗。既而名振十方，声誉四海。万机无恼，八识俱安。功超解脱之门，心证菩提之序。

朕以身居极位，事继繁煎。空披顶戴之诚，伫想醍醐之味。恨不超倍下位，侧奉聆音，倾求出离之源，高步妙峰之顶。

师以弘扬之内，大济群生。横舟揖于苦海之中，究沉溺于爱何之岸，今遣中书舍人吴存颖专持水晶钵盂一副、磨衲一条、白毡两端、香茶五角、钱三百贯，前件物微，少伸供养，以表朕之精诚。仍委韶州节加宣慰安恤僧徒，勿使喧繁寺

宇。

万岁通天元年

[3] 智洗（609—702年），汝南（河南）人，俗姓周。十三岁出家，初从玄奘习经论，后投冯茂山五祖弘忍，住资州（今四川资中）德纯寺三十余载。世寿九十四。著有《虚融观》三卷、《缘起》一卷、《般若心经疏》一卷。开创了禅宗保唐禅派。

则天本请大德，缘西国有三藏婆罗门，则天常偏敬重。劔南智洗禅师当有疾，思念归乡。为关山阻远，心有少忧。其邪通婆罗门云：“彼与此何殊？禅师何得思乡？”智洗答：“三藏何以知之？”答云：“禅师但试举意看，无有不知者。”洗有云：“去也，看相身着俗人衣裳于西市曹门看望。”其三藏云：“大德，僧人何得着俗衣市中而看。”洗又云：“好看去也，相身往禅定寺佛图相轮上立。”三藏又云：“僧人何得登高而立？”洗云：“赭回好好，更看去也，即当处依法想念不生。”其三藏于三界内寻看，竟不可得。三藏婆罗门遂生敬仰，顶礼洗足，白和上言：“不知唐国有大佛法，今自责身心忏悔。”则天见三藏归依洗禅师，则天咨问诸大德：“和上有欲否？”神秀、玄约、老安、玄迹等皆言“无欲”。则天问洗禅师：“和上有欲否？”洗禅师恐不放归，顺则天意，答：“有欲。”则天又问云：“何得有欲？”洗答曰：“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则天言下悟。又见三藏归依洗和上，则天倍加敬重，洗禅师因便奏请归乡，敕赐新翻《花严经》一部、弥勒绣像及幡花等。及将达摩祖师信袈裟。则天云：“能禅师不来，此代袈裟亦奉上和上。”将归



乡，永为供养。

则天至景龙元年十一月<sup>[1]</sup>，又使内侍将军薛简至曹溪能禅师所。宣口敕云：“将上代信袈裟奉上洗禅师，将受持供养。今别将摩纳袈裟一领，及绢五百匹充乳药供养<sup>[2]</sup>。”

[1] 武则天已于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去世，中宗已于该年正月即位，“则天”当为“中宗”，“景龙元年（707年）”或为“神龙元年（705年）”

[2] 因只有《历代法宝记》有这种记载，杨曾文认为，很可能是智洗门下的编造，“不足凭信”。

### 三、慧寂

沩仰宗是南禅“一花开五叶”的第一枝绽放的花朵。始于九世纪中叶、晚唐时期。创基人是六祖慧能法嗣南岳怀让下四世（《五灯会元》）沩山灵祐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因称沩仰宗。在五家分灯中，沩仰宗开宗最早，但衰落也最快，基本传承于江南一带，约一百五十年左右。

仰山慧寂（807—883年），与沩山灵祐同为沩仰宗之祖。又称仰山慧寂、仰山禅师。韶州人，俗姓叶。自幼欲出家，父母不许，后断两指以明志，时年十七，乃依南华寺通禅师剃度，未受具足戒即四出游方，初参谒耽源应真，既悟玄旨；继叩访沩山灵祐，遂登堂奥，得传其心印。后更往江陵受戒，深探律藏，又参访岩头全，不久又回沩山，执侍灵祐前后十五年，后继嗣沩山之法，迁居江西仰山，学徒聚集，盛冠一方，世称仰山慧寂。一日，有一梵僧来东土，谓：“特来东土礼文殊，却遇小释迦。”后遂有“仰山小释迦”之号（《五灯





仰山慧寂（据仰山密印寺图）

会元》卷九记此一说)。师资相承，别开一派，即沕仰宗。慧寂其下分西塔、南塔二派，西塔传仰山另一师耽源应真之法脉，南塔则正属沕山法系。西塔派始自光穆，传资福如宝，再传吉州贞邃与潭州鹿苑；南塔派始自光涌，传芭蕉慧

清与清化全怵等。慧清下有暹州继彻、兴阳清让、幽谷法满等。此外，仰山门下尚有霍山景通、无著文喜等人。

据宋僧晦岩智昭《人天眼目》卷四载，沕仰宗将主观与客观世界分为三种生，即想生、相生、流注生，并一一加以否定。想生指主观思维，谓所有能思之心皆为杂乱之尘垢，必须远离，方得解脱。相生指所缘之境，即客观世界，亦予以否定，故书中颂云：“回光一击便归去，幽梦一开双眼明。”流注生乃谓主观与客观世界变化无常，微细流注，从无间断；若能直视而伏断之，则能证得圆明之智而达自在之境。其修行理论上承道一、怀海“理事如如”之旨，认为万物有情，皆具佛性，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沕仰宗禅风为方圆默契，接机多用明似争夺而实默契之交谈。如《人天眼目》卷四《沕仰门





庭》所评：“洵仰宗者，父慈子孝，上令下从。尔欲吃饭，我便捧羹；尔欲渡江，我便撑船；隔山见烟，便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以故，本宗常用九十六种圆相接引后学。

记载慧寂生平及禅法的资料中，《宋高僧传》卷十二、《景德传灯录》卷十一、《联灯会要》卷八、《五灯会元》卷九、《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祖堂集》卷十八等载有慧寂的传记，另外，刊载于《全唐文》八一三卷的唐陆希声撰《仰山通智大师塔铭》也记载了慧寂的生平资料。

《祖堂集》卷十八《仰山和尚》：仰山和尚嗣洵山<sup>[1]</sup>，在怀化。师讳慧寂，俗姓叶，韶州怀化人也。年十五，求出家，父母不许。年至十七，又再求去，父母犹恹。其夜有白光二道，从曹溪发来，直贯其舍。父母则知是子出家之志，感而许之。师乃断左手无名指及小指，置父母前，答谢养育之恩。

初于南花（华）寺通禅师<sup>[2]</sup>下剃发，年十八为沙弥，行脚先参宗禅师，次礼耽源<sup>[3]</sup>，在左右数年，学境智明暗一相，一闻而不再问。<sup>[4]</sup>

后舍之而造大洵。初到，自参洵山。洵山曰：“者沙弥，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师云：“有主沙弥。”洵山云：“主在什摩处？”师在西边立，却向东边立。洵山察其异器，与言引接。

师问：“如何是佛？”洵山云：“以思无思之妙，返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佛如如。”师于语下顿悟，礼谢指要。

在洵山盘泊十四五年间。凡在众中，祇对洵山，谈扬玄

秘，可谓鹞子之利辨，光大雄之化哉！

年三十五，领众出世住，前后诸州府，节察<sup>[5]</sup>、刺（刺）使，相继一十一人礼师。师三处转法轮，勅锡澄虚大师，并紫衣矣。

……

师在东平看经时，有僧侍立。师卷却经，回头问：“还会摩？”对云：“某甲不曾看经，争得会？”师云：“汝向后也会去住。”

师与韦曹<sup>[6]</sup>相公相见后问：“院中有多少人？”师云：“五百人。”公云：“还切看读不？”师云：“曹溪宗旨，不切看读。”公云：“作摩生？”师云：“不收，不摄，不思。”

相公就汾山乞偈子，汾山云：“覩面相呈，犹是钝汉，岂况上于纸墨？”又就师乞偈子，师将纸昼圆相，圆相中着某字谨答“左边思而知之，落第二头；右边不思而知之，落第三者。”乃封与相公。

……

自余法要及化缘之事，多备仰山行录。勅谥智通大师、妙光之塔。东平迁化，后归仰山矣。

[1] 即汾山灵祐。汾仰宗（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初祖。福州长溪人，俗姓赵。十五岁从建善寺法常（一作法恒）出家。三年后，受具足戒于杭州龙兴寺，又从钱塘义宾受律部。后参百丈怀海，并嗣其法。在二十三岁时的一天，认识到死钻文字堆里是难以证悟生命的真谛，难以让漂泊烦恼的心灵得到真正的依归，得到真正的安稳自在，他不由感叹说：





“诸佛至论，虽则妙理渊深，毕竟终未是吾栖神之地。”（《祖堂集》）于是，他想探求新的修行道路，便出外云游参访，先到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山）巡礼了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遗迹。在此过程中，除了缅怀古德之外，是否还有所学习，则不得而知。但据说途中曾感得神异僧寒山的现身，并用讖言指点他：“逢潭则止，遇泐则住”。到达天台山国清寺时，另一神异僧拾得又预言他将来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此见于《祖堂集》及《宋高僧传》）此后，灵祐到江西建昌县西南马祖的墓塔所在地石门山（今江西靖安县宝峰山）泐潭寺，参礼马祖弟子怀海（怀海此时还没到百丈山），如鱼得水，专心修习南宗禅法，深得怀海的器重，位列参学众人之首，成为以“平常心是道”著称的洪洲禅系的法徒。发明心地之后，灵祐到湖南洑山自立门户，开辟道场。灵祐在大中七年（853年）圆寂，享年83岁。灵祐的禅法，主张直心、“情不附物”以达到“无为”、“无事”的解脱自在，明确提倡“理事不二”的理念和顿渐圆融的修行观。灵祐的得法弟子，《景德传灯录》说有四十三人，此中十人有传，其中以仰山慧寂、香严智闲、灵云志勤最为著名。

[2] 通禅师即不语通禅师，百丈怀海的门下弟子。

[3] 耽源即耽源应真，六祖下二世南阳（慧）忠国师法嗣，住吉州耽源山。关于南阳慧忠和耽源有一则“三唤侍者”的公案：南阳慧忠一日唤侍者，侍者应诺，如是三唤三应。慧忠曰：“将谓吾孤负汝，却是汝孤负吾。”侍者在慧忠的“三唤”下开悟，这位侍者就是耽源应真禅师，后来成了仰山慧寂的第一位老师。



[4] 慧寂出家因缘诸书记载不同。《祖庭事略》谓：“依番禺和安寺不语通出家。年十四，父母欲夺其志，遂断二指以为誓，因从剃落。通累加接引，而师无所启发。年十八，通卒。”《五灯会元》采此说。

[5] 节察即节度使、按察使。

[6] 韦曹，《宋高僧传》作胃，《景德传灯录》作宙，即韦宙，《新唐书》卷一九七有传。咸通中，韦宙曾为岭南节度使。

《宋高僧传》卷十二《唐袁州仰山慧寂传》：释慧寂，俗姓叶，韶州须（浈）昌人也。登年十五恳请出家。父母都不听允。止。十七再求，堂亲犹豫未决。其夜有白光二道从曹溪发来，直贯其舍。时父母乃悟是子至诚之所感也。寂乃断左无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阶曰：“答谢劬劳。”如此，父母知其不可留，舍之。依南华寺通禅师下削染。年及十八，尚为息慈。营持道具，行寻知识。先见耽源，数年，良有所得。后参大洩山禅师，提诱哀之。栖泊十四五载而足跋，时号跋脚驱乌。凡于商擢，多示其相。时韦胃就寂请伽陀，乃将纸画规圆相，圆围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头。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达。自尔有若干势以示学人，谓之仰山门风<sup>[1]</sup>也，海众抠衣得道者不可胜计。往往有神异之者，倏来忽去，人皆不测。后敕追谥大师曰智通，塔号妙光矣。今传仰山法示成图相行于代也。

[1] 慧寂平日常以手势启悟学人，称为仰山门风。

[2] 仰山法示成图相：国内宋代后失传，却由顺之禅师传入朝鲜半岛。顺之禅师，新罗（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国家）



时人，俗姓朴，号了悟，弱冠出家。大中十二年（858年）入唐求学，师事慧寂大师，仰山见之，宛尔一笑，说：“来何迟，缘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禅。”从此，顺之禅师精进修学，尽得泐仰宗“方圆默契”的旨趣。乾符初（874年）归国，住五冠山（后改为瑞云寺）弘扬泐仰禅法，有僧问：“如何是西来意？”了悟禅师竖起拂子。僧又问：“莫这个便是？”禅师放下拂子。又问：“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么字？”了悟禅师作圆相示之。故知顺之禅师与慧寂大师一脉相承，继承发扬了“仰山门风”，开创了海东泐仰宗。

《景德传灯录》卷十一《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袁州仰山慧寂禅师，韶州怀化人也。姓叶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许。后二载，师断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劳。遂依南华寺通禅师落发。未登具即游方。初谒耽源，已悟玄旨。后参泐山，遂升堂奥。祐问曰：“汝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师曰：“有主。”曰：“在什么处？”师从西过东立。祐知是异人，便垂开示。师问：“如何是真佛住处？”祐曰：“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师于言下顿悟，自此执侍。寻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后参岩头。岩头举起拂子，师展坐具。岩拈拂子置背后，师将坐具搭肩上而出。岩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问石室：“佛之与道相去几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辞石室。石室门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后却来我边（云居锡云：要会么？如今归堂去，明日却上来。）”。韦宙就泐山请一伽陀。泐山曰：“覩面相呈犹是钝汉，岂况形于纸笔。”乃就师请。师于



纸上画一圆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头。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随泐山开田，师问曰：“遮头得恁么低，那头得恁么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师曰：“水也无凭。和尚但高处高平，低处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绢。师问：“和尚受施主如是供养，将何报答？”祐敲禅床示之。师曰：“和尚何得将众人物作自己用？”祐忽问师：“什么处去来？”师曰：“田中来。”祐曰：“田中多少人？”师插锹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师举锹而去（玄沙云：“我若见即蹋倒锹子。”僧问镜清：“仰山插锹意旨如何？”清云：“狗衔赦书，诸侯避道。”又问：“只如玄沙蹋锹，其意如何？”清云：“勿奈船何，打破岸斗。”又问：“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经行阵。”云居锡云：“且道镜清下此一判着不着？”又僧问禾山云：“仰山插锹，意旨如何？”禾山云：“汝问我？”僧云：“玄沙蹋锹，意旨如何？”禾山云：“我问汝！”师在泐山牧牛时，第一座曰：“百亿毛头，百亿师子现。”师不答。归侍立。第一座上问讯，师举前语问云：“适来道，百亿毛头百亿师子现，岂不是？”上座曰：“是。”师曰：“正当现时，毛前现，毛后现？”上座曰：“现时不说前后。”师乃出。祐曰：“师子腰折也。”泐山上座，举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与之。”师曰：“某甲作得道理，还得否？”上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师乃掣拂子将去（云居锡云：什么处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阗梨。”师曰：“好在什么处。”上座无语。师曰：“某甲却道得。”上座曰：“好在什么处？”



师指雨。洩山与师游行次。乌衔一红柿落前，祐将与师。师接得以水洗了，却与祐。祐曰：“子什么处得来？”师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与师（玄沙云：大小洩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师浣衲衣次。”耽源曰：“正恁么时作么生？”师曰：“正恁么时向什么处见。”师盘桓洩山前后十五载，凡有语句，学众无不弭伏。暨受洩山密印，领众住王莽山<sup>[1]</sup>。化缘未契，迁止仰山，学徒臻萃。师上堂示众云：“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顾，莫记吾言。汝无始劫来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难顿拔。所以假设方便，夺汝粗识。如将黄叶止啼，有什么是处。亦如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只拟轻重来机。所以道石头是真金铺，我遮里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我亦拈与，他来觅真金我亦拈与他。”时有僧问：鼠“粪即不要，请和尚真金。”师云：“啮齧拟开口，驴年亦不会。”僧无对。师云：“索唤则有交易，不索唤则无我。若说禅宗，身边要一人相伴亦无，岂况有五百七百众耶。我若东说西说，则争头向前采拾。如将空拳诳小儿，都无实处。我今分明向汝说圣边事，且莫将心凑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圣末边事。如今且要识心达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时后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纵饶将情学他亦不得。汝岂不见，洩山和尚云：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问：“如何是祖师意？”师以手于空作圆相，相中书佛字。僧无语。师谓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作么生？”对曰：“正恁么时，是某甲放身命处。”师曰：“何不问老僧？”对曰：“正恁么时，



不见有和尚。”师曰：“扶吾教不起。”师因归洸山省觐。祐问：“子既称善知识，争辨得诸方来者，知有不知有？有师承无师承？是义学是玄学？子试说看。”师曰：“慧寂有验处，但见诸方僧来，便竖起拂子，问伊：诸方还说遮个不说？又云：遮个且置，诸方老宿意作么生？”祐叹曰：“此是从上宗门中牙爪！”祐问：“大地众生，业识茫茫，无本可据，子作么生知他有之与无？”师曰：“慧寂有验处。”时有一僧从面前过，师召云：“阇梨。”其僧回头，师曰：“和尚遮个便是业识茫茫，无本可据。”祐曰：“此是师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驴乳。”郑愚相公问：“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时如何？”师竖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师曰：“入之一字，不为相公（法灯别云：相公不用烦恼）。”师问僧：“什么处来？”曰：“幽州。”师曰：“我恰要个幽州信，米作么价？”曰：“某甲来时无端从市中过，踢折他桥梁。”师便休。师见僧来，竖起拂子，其僧便喝。师曰：“喝即不无，且道老僧过在什么处？”僧曰：“和尚不合将境示人。”师乃打之。师问香严：“师弟近日见处如何？”严曰：“某甲卒说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无卓锥之地，今年锥也无。”师曰：“汝只得如来禅，未得祖师禅（玄觉云：且道如来禅与祖师禅分不分。长庆棱云：一时坐却）。”洸山封一面镜寄师，师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洸山镜仰山镜？有人道得，即不扑破。”众无对。师乃扑破。师问：“双峰师弟近日见处如何？”对曰：“据某甲见处，实无一法可当情。”师曰：“汝解犹在境。”双峰曰：“某甲只如此，师兄如何？”师



曰：“汝岂无能知无一法可当情者？”汾山闻云：“寂子一句，疑杀天下人（玄觉云：金刚经道：实无一法然灯佛与我受记。他道实无一法可当情。为什么道解犹在境？且道利害在什么处！）”。僧问：“法身还解，说法也无。”师曰：“我说不得，别有一人说得。”曰：“说得底人在什么处？”师推出枕头。汾山闻云：“寂子用剑刃上事。”师闭目坐次，有僧潜来身边立，师开目，于地上作一圆相，相中书水字，顾视其僧。僧无语。师携一杖子，僧问：“什么处得？”师便拈向背后。僧无语。师问一僧：“汝会什么？”僧曰：“会卜。”师提起拂子曰：“遮个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无对。”师自代云：“适来是雷天大壮，如今变为地火明夷。”师问僧：“名什么？”曰：“灵通。”师曰：“便请入灯笼。”曰：“早个入了也（法眼别云：唤什么作灯笼）”。僧问：“古人道，见色便见心。禅床是色。请和尚离色，指学人心。”师云：“那个是禅床，指出来！”僧无语（玄觉云：忽然被伊却指禅床，作么生对伊好。有僧云：却请和尚道。玄觉代拊掌三下）。僧问：“如何是毗卢师？”师乃叱之。又问：“如何是和尚？”师曰：“莫无礼。”师共一僧语，傍有僧曰：“语底是文殊，默底是维摩。”师曰：“不语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师曰：“何不现神通？”僧曰：“不辞现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师曰：“鉴汝来处，未有教外底眼。”问：“天堂地狱相去几何？”师将拄杖画地一画。师住观音时，出榜云：“看经次不得问事。”后有僧来问讯，见师看经，傍立而待。师卷却经问：“会么？”僧曰：“某甲不看经，争得会？”师曰：“汝已后会去在（其僧到岩头，岩头



问：“什么处来？”僧云：“江西观音来。”岩头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举前语。岩头云：“遮个老师，我将谓被故纸埋却，元来犹在”。)僧问：“禅宗顿悟，毕竟入门的意如何？”师曰：此意极难。若是祖宗门下，上根上智，一闻千悟，得大总持。此根人难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禅静虑，到遮里总须茫然。”僧曰：“除此格外，还别有方便令学人得入也无？”师曰：“别有别无，令汝心不安。汝是什么处人？”曰：“幽州人。”师曰：“汝还思彼处否？”曰：“常思。”师曰：“彼处楼台林苑，人马骈阗，汝返思底还有许多般也无？”僧曰：“某甲到遮里，一切不见有。”师曰：“汝解犹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据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后自看。”其僧礼谢而去。师始自仰山，后迁观音。接机利物，为禅宗标准。迁化前数年有偈曰：

“年满七十七，老去是今日；  
任性自浮沈，两手攀屈膝。”

于韶州东平山示灭，年七十七，抱膝而逝。敕谥“智通大师”，“妙光”之塔。后迁塔于仰山<sup>[2]</sup>。

[1] 即湖南郴州王莽山，慧寂离开泐山起初开堂之所。唐武宗“会昌法难”时，慧寂离开王莽山，隐于江西袁州（今宜春）大仰山，法道大行。在仰山期间，慧寂又到洪州（今南昌）石亭观音院开讲席。

[2] 按《景德传灯录》此传“师始自仰山，后迁观音。接机利物，为禅宗标准”及“于韶州东平山示灭”的记述，“仰山”、“观音院”及“韶州东平山”应就是《祖堂集》所





说“师三处转法轮”的慧寂三个主要弘法道场。

### 《五灯会元》卷九《仰山慧寂禅师》：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禅师，韶州怀化叶氏子。年九岁，于广州和安寺投通禅师（即不语通）出家。十四岁，父母取归，欲与婚媾。师不从，遂断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劳。父母乃许。再诣通处，而得披剃。未登具，即游方。初谒耽源，已悟玄旨。后参泐山，遂升堂奥。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我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源曰：“然虽如此，于子即得，后人信之不及。”师曰：“和尚若要重录不难，即重集一本呈上，更无遗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师出众，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又手立。源以两手相交，作拳示之。师进前三步，作女人拜。源点头，师便礼拜。师浣衲次，耽源曰：“正恁么时作么生？”师曰：“正恁么时向甚么处见？”后参泐山，泐问：“汝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师曰：“有主。”曰：“主在甚么处？”师从西过东立，泐异之。师问：“如何是真佛住处？”泐曰：“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师于言下顿悟，自此执侍前后，盘桓十五载。



后参岩头。头举起拂子，师展坐具。岩拈拂子置背后，师将坐具搭肩上而出。岩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扫地次，洵问：“尘非扫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尘非扫得？”师扫地一下，洵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师指自身又指洵，洵曰：“尘非扫得，空不自生。离此二途，又作么生？”师又扫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洵。洵一日指田问师：“这丘田那头高，这头低？”师曰：“却是这头高，那头低。”洵曰：“你若不信，向中间立，看两头。”师曰：“不必立中间，亦莫住两头。”洵曰：“若如是，着水看，水能平物。”师曰：“水亦无定，但高处高平，低处低平。”洵便休。

……

有梵僧从空而至，师曰：“近离甚处？”曰：“西天。”师曰：“几时离彼？”曰：“今早。”师曰：“何太迟生！”曰：“游山翫水。”师曰：“神通游戏则不无，阇黎佛法须还老僧始得。”曰：“特来东土礼文殊，却遇小释迦。”遂出梵书贝多叶，与师作礼，乘空而去。自此号“小释迦”。

师住东平时，洵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师上堂，提起示众曰：“且道是洵山镜，东平镜？若道是东平镜，又是洵山送来。若道是洵山镜，又在东平手里。道得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众无语，师遂扑破，便下座。

……

陆希声相公欲谒师，先作此“○”相封呈。师开封于相下面书云：“不思而知，落第二头。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韦宙相公机语相似，兹不重出。）公见



即入山，师乃门迎。公才入门，便问：“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师曰：“从信门入。”公至法堂，又问：“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时如何？”师以拂子倒点三下。公便设礼。又问：“和尚还持戒否？”师曰：“不持戒。”曰：“还坐禅否？”师曰：“不坐禅。”公良久，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听老僧一颂：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酹茶三两碗，意在镢头边。”师却问：“承闻相公看经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经有云，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得个安乐处。”师竖起拂子，曰：“祇如这个作么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师曰：“入之一字，不为相公。”公便起去。（法灯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为甚么人？”又云：“相公且莫烦恼。”）

……

师接机利物，为宗门标准。再迁东平，将顺寂，数僧侍立，师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复仰视。两口一无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升座辞众，复说偈曰：“年满七十七，无常在今日。日轮正当午，两手攀屈膝。”言讫，以两手抱膝而终。阅明年，南塔涌禅师迁灵骨归仰山，塔于集云峰下。益智通禅师、妙光之塔。

《全唐文》卷八一三载陆希声《仰山通智大师塔铭》：

自文宗朝，有大洸山大圆禅师居士养道，以曹溪心地，直指示学人，使人玄理。天下云从雾集，常数千人。然承其宗旨者，三人而已。一曰仰山，二曰大安，三曰香严。

希声<sup>[1]</sup>顷因从事岭南，遇仰山大师于洪州石亭观音院，洗心求道，言下契悟元旨。大师尝论门人，以希声为称首。及



大师自石亭入东平，会希声府罢，冒暑蹶层，礼辞于岩下。违师仅三十年，师归圆寂。今者门人光昧专自东山来，请予以文铭和尚塔。

予顷在襄州，有香严门人请予为香严碑，已论三人同体异用之意。其辞曰：“仰山龙从于江西，大安雨聚于闽越，香严霰于南阳。”皆寻流得源，同出异名之谓也。达道者皆以为确论。按《西域秘记》<sup>[2]</sup>，自达摩入中国，当有七叶。草除其首是也。仰山韶州人，俗姓叶氏，仰承六祖，是为七叶。然曹溪心地，拨去文字，不使染着。而大师即以曹溪元旨印于大教，莫不元符，即曹溪所云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圆明变化，不可揆测。此所谓一体异用者。予以香严碑内已曾论三师之旨，故不得重言，以俟知者。今略解释，以为塔铭。

大师法名慧寂，居仰山日，法道大行，故今多以仰山为号。享年七十七，僧腊五十四。从国师忠和尚得元机境智，以曹溪心地，用之千变万化，欲以直截指示学人，无能及者。而学者往往失旨，扬眉动目，敲木指境，递相效教，近于戏笑，非师之过也。然师得曹溪元旨，传付学人，虽与经教符同，了然自显一道。合离变化，所谓龙从者也。大师元和二年（807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十三日入灭。大顺二年（891年）三月十日敕号“通智大师，妙光之塔”云尔。

乾宁二年（895年）三月一日，力病撰铭曰：

六用如如，合于太虚。四大无主，当归享土。以家为塔，终古永乐。千载之后，灵光照灼。

[1] 陆希声，唐代苏州吴县人，出身世家，博学多才，



论著颇丰。历官右拾遗、歙州刺史。昭宗闻其名，召为给事中，拜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文”。

[2] 《西域秘记》，该书已不可考，大约属于讖书一类。

按：仰山慧寂禅师是南禅“五家七宗”中沩仰宗的创始人之一，南禅正统之著名禅匠。但因早期禅宗不立文字的传统和沩仰宗在北宋初即断嗣不传的历史事实，一直以来对慧寂的生平及行履缺乏一个较详尽的考辨。关于慧寂生平及行履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籍贯、出家时的年龄和寺院、晚年大行法道的道场等。

关于慧寂籍贯，主要有几种说法：

(1) 怀化说。《景德传灯录》称“袁州仰山慧寂禅师，韶州怀化人。”《祖堂集》、《五灯会元》、《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等所记与《景德传灯录》同。由于前引诸灯录和语录中大都称慧寂为韶州怀化人，因此，此说最为流行，后人的文章和著述多沿用这一说法，似乎顺理成章，毋庸置疑。至于“韶州怀化”到底在哪里，则多不提及。印顺法师在其《佛教史地考》中，曾对六祖以下号为南禅正统之著名禅匠，及其生地与化区，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了从六祖慧能、南岳怀让一直到云门文偃、清凉文益等二十几位著名禅师的出生地和弘化地区，并标明其现在治所，但对仰山慧寂仅注明其出生地是韶州怀化，属广东，没有说明更具体的位置。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认为，此“怀化”就是现在的“怀集”县。



(2) 浈昌说。这一说法出自《宋高僧传》。《宋高僧传》称：“释慧寂，俗姓叶，韶州须（浈）昌人也。”许多本子常误作“须昌”。陈垣《释氏疑年录》、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等均采用此说。杨著并且注明，韶州浈昌今属广州（“广州”应为“广东”之误）南雄。

(3) 仁化说。《光孝寺志》、《仁化县志》、《新编曹溪通志》等持此说。

从上述几种说法可知，慧寂是韶州人，当没有异议。曾与慧寂禅师结交并成为其弟子的陆希声在所撰《仰山通智大师塔铭》中，也只是说“仰山，韶州人，俗姓叶氏”。但到底是韶州哪儿人呢？怀化（或怀集）、浈昌或者是仁化？

铃木哲雄所言“怀化”即今之“怀集”，是据《旧唐书·地理志》“怀集，晋怀化县，隋为怀集”之说。但史实是“怀集”自古不属于韶州辖，而属于广州辖。故所谓“怀化”即“怀集”说似难成立。

浈昌和仁化，倒是与韶州关系密切。特别是仁化，一直属于韶州管辖，唐朝时，韶州辖曲江、仁化、乐昌、始兴、浈昌（今南雄）六县，仁化和浈昌皆在其中。五代时，南汉在北江流域增设英州（治所在今英德县城）和雄州（州治在今南雄城），加上原有的韶州和连州，粤北共置韶、连、英、雄四州，仁化和浈昌分属韶州和雄州。宋代时仍置四州（雄州改为南雄州），仁化和浈昌辖属不变。

持“仁化说”者的理由是，一者有寺志等明文记载，二者仁化一直属于韶州，不仅在唐朝，即使在《景德传灯录》、《宋高僧传》等编撰的宋朝也是如此，而这时的浈昌



已经属于（南）雄州了。出现此说的原因，一是因为上述诸灯录皆记慧寂为“韶州怀化人”，而韶州又没有“怀化”却有“仁化”，所以，如同因皆有“怀”字而将“怀化”误为“怀集”一样，后人也因皆涉“化”字而将“怀化”误为“仁化”。

“浚昌”一说，在佛教（禅宗）史书中唯见于《宋高僧传》“韶州须（浚）昌人也”的记载。但早在五代南汉乾亨四年（920年），析韶州置雄州，治浚昌，辖始兴、浚昌两县。宋开宝四年（971年）改雄州为南雄州，辖县不变，即浚昌自五代始至宋时已不属韶州管辖了。此一史实，作为宋太宗时人赞宁（919—1002年）不可能不了解。据赞宁《大宋高僧传序》，赞宁撰《宋高僧传》“或案誄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研磨将经论略同，讎校与史书悬合”，广征讎校，力求勘合史实，然赞宁依然在浚昌前冠以“韶州”，只能有一个可能，此须昌并不是彼浚昌。如此，则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唐至宋韶州所辖的县级行政区划并没有称“须昌”的，这和成书于南唐的《祖堂集》（离慧寂圆寂只有短短的七十年）等所记“韶州怀化”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窃以为，“怀化”“须昌”或是韶州近郭曲江县所辖之一乡的地名，即为乡名，而不是县名。如前考证“东平山”所述，其时之人如余靖在记述韶州近郭曲江县城内的人、事时，往往只说“韶州××”，而记述韶州其余辖县的人、事时，则明确冠以县名“韶州××县”。同样《祖堂集》、《宋高僧传》等记述慧寂籍贯时，只说“韶州怀化人”或“韶州须昌人”，而不记为“韶州曲江县怀化乡人”



或“韶州曲江县须昌乡人”。至于“怀化”和“浈昌”间的关系，窃以为，也应是一乡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叫法而已。

关于慧寂出家时的年龄和寺院，亦有三种说法：其一，17岁出家并披剃。《祖堂集》称17岁出家，“年十五求请出家，父母不许。年至十七，又再求去，父母又吝。……初于南华寺通禅师下剃发，年十八为沙弥行脚。”《宋高僧传》的记载与《祖堂集》几乎完全相同，《景德传灯录》、《佛祖历代通载》等的说法亦与此相似。其二，9岁出家，14岁落发。《五灯会元》曰：“年九岁，于广州和安寺投通禅师出家（即不语通）。十四岁，父母取归，欲与婚媾。……再诣通处，而得披剃。未登具，即游方。”《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的记载与此完全相同。《释氏稽古略》曰：“年九岁，于广州和安寺投通禅师出家，十四披剃。”其三，9岁出家，17披剃。1991年修《南雄县志》曰：“保昌怀化人叶慧寂，九岁出家，十七披剃，后人尊称他为‘小释迦’。”《直隶南雄州志》卷三十二“仙释列传”曰：“小释迦，讳慧寂，怀化人。叶氏子。九岁出家，十七披剃，十八往曹溪真藏主位下听《维摩经》。”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祖堂集》、《宋高僧传》等关于慧寂17出家、依南华寺通禅师披剃的记述，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记录，而且说法几乎完全一致，应比较符合史实。而9岁于广州和安寺投通禅师出家、14岁披剃的说法始自《五灯会元》，《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释氏稽古略》等从之，并加上“十四岁，父母取归，欲与婚媾”等情节，下面“断二指”等与《祖堂集》、《宋高僧





传》同。我们无法查证此广州和安寺的通禅师与南华寺的通禅师是否是同一个人，但从年仅9岁即到广州和安寺出家、14岁又被父母取回的记载推论，慧寂的家应该离广州（故有学者将“韶州怀化”附会注为“广东番禺”，如段晓华、刘松米《红土·禅床：江西禅宗文化研究》第88页）不远才有可能。从地处粤北的韶州浈昌，辗转广州出家，对一个9岁孩童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这一说法，由于《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的广泛被引用，而流传甚广。第三种9岁出家、17披荆之说出现更晚，明显是由前两种说法拼凑而来，不足为凭。

关于慧寂晚年大行法道的道场，前述“东平山正觉寺”已有相关考证，此不赘言。

#### 四、文偃

文偃，俗姓张，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懿宗咸通五年（864年）生，云门宗禅的创始人。宋人慧洪《禅林僧宝传》卷二载：文偃“性豪爽，骨面丰颊，精锐绝伦，目纤长，瞳子如点漆，眉秀近睫，视物凝远”。成年后，文偃发心参学。先后参访睦州陈尊宿（道踪）、雪峰义存。义存“密以宗印授焉。”义存圆寂（864年）后，文偃又参学于韶州灵树如敏禅师。如敏是百丈怀海门下长庆大安的弟子，曾在岭南行化四十余年，以“道行孤峻”著称，甚得当地儒士的敬重，南汉刘龔为他赐号“知圣”。文偃住灵树前后达八年之久。戊寅岁（918年），如敏圆寂，南汉王刘龔请文偃说法，文偃此后才大弘法教于韶州。文偃在掌灵树的第二年（919年），曾





云门文偃真相（引自民国《云门山志》）

在韶州“为军民开堂”；癸未岁（923年），文偃率领徒众至云门山，“创构梵宫，数载而毕”。一时“天下学侣望风而至”，云门宗风，遂大兴于岭南。戊戌岁（926年），赐号“匡真”。南汉乾和七年（949年）四月十日，文偃趺坐西逝，遂塔全身于光泰禅院之方丈，南汉王赐其塔院为“瑞云”之院，塔

曰“宝光”。文偃在韶州一带弘教，前后达三十多年，他创立了云门宗，恢弘了雪峰禅法。其弟子百余人，“散在诸方，或性达禅机，或名高长者”，“或典谋法数，或领袖沙门”。在《景德传灯录》中，收有其门人之传记达六十一人。文偃及其法嗣，在五代时期的丛林中拥有很大的影响，一度有“云门天子，临济将军”的提法。不可否认，文偃及其开创的云门禅宗法门之盛，冠盖岭南，这是与南汉小朝廷的扶持和供养分不开的。自刘龔、刘晟据有岭南，南汉小朝廷既崇儒道，复重佛

僧，把增修佛刹、供养僧侣当成获取瑞感的渠道，以期“资圣寿于延长，保皇基于广大”。文偃的云门禅宗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至北宋，由于赵宋王朝的开明政策，国内经济文化迅速复苏，佛教也得到了大的发展，特别是禅宗之盛，更是唐五代时难以企及的，而云门宗，也在这升平之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达到鼎盛的局面。这个时期，以白云子祥、德山缘密、双泉师宽、洞山守初、香林澄远等文偃杰出弟子的传承为盛，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则首推香林澄远，其次则为德山缘密和双泉师宽。第三代云门弟子，虽不如第二代之盛，却也远胜临济、曹洞和沩仰三宗（沩仰宗约在此时断绝传承），与当时法眼宗的规模相当<sup>[1]</sup>。

[1] 据冯学成《云门宗史话》附录《云门宗历代传承世系表》（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文偃下云门宗二、三、四世传承世系如下：

第一世：云门文偃

第二世：云门文偃大师法嗣（共88人）香林澄远—白云子祥—南台道遵—双峰竟欽—资福詮—龙境伦—黄云元—云门爽—白云闻—净法章—温门满—地藏慧慈—奉先深—大容誦—罗山崇—云门常实—德山缘密—林溪竟脱—华严慧—观音和尚—林泉和尚—云门煦—黄檗法济—康国耀—谷山丰—罗汉匡果—沧溪璘—洞山清稟—北禅寂—南天王永平—永安朗—双泉师宽—湘潭明照—青城乘—普通圭卜大梵圆—药山圆光—鹅湖云震—开先清耀—奉国清海—韶州慈光—裸安师密—云居融—大圣守贤—北天王徽—芭蕉弘义—福化亢—东天王厂—慈—西禅



钦—庆云真—双峰慧真—长乐政—云门法球—佛陀远—慈云深—化城鉴—庐山护国—永福朗—赵横山和尚—南天王海—觉华普照—铁幢觉—延长山和尚—西禅光—黄龙赞—天柱和尚—朗上座—鹞峰韶—洞山守初—冰精院禅师—纂子庵主—智门法观—净源真—双泉郁—韶州月华—舜峰义韶—北禅悟同—韶州龙光—巴陵颢鉴—清凉智明—披云智寂—泐潭道谦—般若启柔—妙胜臻—感悟契本—云门守坚—常—大师—荐福承古

第三世：共84人

香林澄远禅师法嗣：智门光祚—罗汉和尚—香林信

白云子祥禅师法嗣：白云福和尚—乐净含匡—月华山月—大历和尚—宝华和尚—地藏和尚

奉先深禅师法嗣：莲花峰祥庵主—西峰豁—乾明德—崇胜御

德山缘密禅师法嗣：文殊应真—鹿苑文袞—东禅秀—中梁山崇—南台勤—药山可琼—乾明普—德山柔—进云禅师—德山绍晏—黑水承璟—黄龙志愿—乾明白兴—普安道—鼎州宽—岳州乾普—芙蓉山济—龙门乾明

双泉师宽禅师法嗣：五祖师戒—四祖志譔—兴化奉能—天睦慧满—建福智同—龙门仁永—延庆宗本—涸安惠殉—乾明居信—福昌重善—大龙炳贤—双泉琼—白岩上座—广教怀志—寿宁善义—岳林贤—西林义琛

洞山守初禅师法嗣：福严良雅—潞州宝周—丌福德贤—东平洪教—广济同—安州处琼—乾明睦—报慈道嵩—龙华祥

双泉郁禅师法嗣：德山慧远—含珠山彬

舜峰义韶禅师法嗣：桃园曦朗—法云智善—邓林善志—



## 大历志聪

巴陵颇鉴禅师法嗣：录澄散圣—兴化兴顺

清凉智明禅师法嗣：西峰云豁—崇胜御披云智寂禅师法嗣：开先照—天宝和尚

泐潭道谦禅师法嗣：了山宗盛般若启柔禅师法嗣：蓝田真妙胜臻禅师法嗣：雪峰钦—大汾山承

林溪竟脱禅师法嗣：凤凰山智广—投子通

洞山清稟禅师法嗣：广教惠定

荐福承古禅师法嗣：观音选—净戒守密—开福从受—石霜璇—寿宁智源—开福璉—净众契珠—清果德陵

第四世：共110人

智门光祚禅师法嗣：雪窦重显—延庆子荣—九峰勤—护国寿—彰法澄泗—云台省因—百丈智映—黄龙海—南华宝缘—青山好—慈云绍洗—芙蓉文喜—清溪省肇—德山僧可—翠峰觉显—百丈宝月—翠岩奉鸾—归宗省—广慧清顺—天童宅坚—百丈智赞—广教义嵩—蕲阳口詮—灵泉晓—云盖继鹏—长松袞—广福允恭—药山宣—太平清—大龙德宣—南华慈济—黄龙汝

文殊应真禅师法嗣：洞山晓聪

南台勤禅师法嗣：石霜节诚—高阳法广

德山绍晏禅师法嗣：德山志先

黑水承璟禅师法嗣：黑水义钦

五祖师戒禅师法嗣：泐潭怀澄—洞山自宝—北塔思广—云盖志颐—翠峰慧颐—四祖端—五祖秀—天童怀清—白马辩—水南智昱—海会通—义台子祥—十王怀楚—定慧道海—雁荡文



吉—洞山妙圆—宝岩叔芝—西禅文岫—舜峰蒙正—海会显同—  
慈应圆—瑞岩珪—三角幽—大明明—五沮叻—人愚达—中宫登  
—景德简—舍利该—云居庆—永安圆—十王清—雍熙德兴—六  
合修己—德山文灿—龙牙迁—梁山厂奇—报恩和尚—龙门和尚  
—瑞岩圆

福昌重善禅师法嗣：上方齐岳—育工常坦—金山瑞新—  
福吕询—夹山惟俊—德山文捷—灵峰显英—公安智珠—四明赞  
—元封政—一开圣道如乾明居信禅师法嗣：药山彝肃—西禅垂  
白—保唐无约

福严良雅禅师法嗣：北禅智贤—衡岳振—衡山了实—殿  
撰李琛

开福德贤禅师法嗣：日芳上座—大阳文昱—双溪生

广济同禅师法嗣：南华智度—九华勤

乾明睦禅师法嗣：因胜灯

报慈道嵩禅师法嗣：兴阳逊

灵澄散圣禅师法嗣：夹山真首座

德山慧远禅师法嗣：开先善遇—禾山楚材—鹿苑圭—大  
中仁辨—菩提桂芳—王氏山普—资圣盛勤—钦山悟勤

文偃流传下来的文字比较丰富，有《云门匡真禅师广  
录》三卷传世以及大宝元年（958年）雷岳撰有《大汉韶州云  
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大宝七年（964年）  
陈守中撰有《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  
碑铭并序》。另外，《祖堂集》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  
十九、《五灯会元》卷十五、《禅林僧宝传》卷二等均收有文  
偃的传记<sup>[1]</sup>。



[1] 宋慧洪所撰《林间录》是一部笔记体的著作，其中杂记禅林中尊宿、士绅的嘉言遗训以及掌故逸事。慧洪在《林间录》对赞宁所撰《宋高僧传》竟缺载云门文偃传记强烈不满。《林间录》卷上云：《宋高僧传》“列岩头龕禅师为苦行，智觉受禅师为兴福。而云门大师为僧中王也，与之同时，竟不载，何也！”遗憾的是，慧洪自己也没有道出个所以然来。

南汉乾和七年（949年）雷岳录《云门山光泰禅院匡真大师行录》：

师讳文偃，姓张氏。世为苏州嘉兴人，寔晋王冏东曹参军翰十三代孙也。师夙负灵姿，为物应世，故才自髻髻。志尚率己厌俗，遂依空王寺志澄律师出家为弟子。以其敏质生知，慧辩天纵，凡诵诸典，无烦再阅，澄深器美之。及长，落髻禀具于毗陵坛。后还澄左右侍讲数年。蹟穷四分旨。既毗尼严净，悟器渊发。乃辞澄，谒睦州道踪禅师<sup>[1]</sup>。踪，黄檗之裔也，知道不偶世，引己自处，潜居古伽蓝。虽揖世高蹈，而为世所慕。凡应接来者，机辩峭捷，无容仁思。师初往参，三扣其户，踪才启关。师拟入，踪托之云：“秦时辘轳钻。”因是释然朗悟。既而咨参数载，深入渊微。踪知其神器充廓，觉辕可任，因语之曰：“吾非汝师，今雪峰义存禅师<sup>[2]</sup>可往参承之，无复留此。”师依旨入岭造雪峰，温研积稔，道与存契，遂密以宗印付师，由是回禀存焉。师参罢出岭，遍谒诸方，核穷殊轨，锋辩险绝，世所盛闻。后抵灵树知圣禅师<sup>[3]</sup>道场。知圣夙已忆其来，忽鸣鼓告众，请往接首座，时师果至。先是，知圣住灵树凡数十年，堂虚首席。众屡请命上



座，知圣不许，尝曰：“首座才游方矣。”及师至，始命首众焉。洎知圣将示灭，欲师踵其席。乃潜书秘函中，谓门弟子曰：“吾灭后，上或幸此，请以遗。”上果会驾幸山。知圣预测上至，乃升堂加趺而终。及帝至，已灭矣。帝询师遗示，门人出函奉之。上启函得书，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帝乃敕刺史何希范，具礼命师，以袭法会。上于是钦美之，累召至阙，每所顾问，酬答响应。帝愈揖服，遂赐紫袍师名。后徙居云门山，鼎革废址，大新栋宇。师自衡踞祖域，凡二纪有半。风流四表，大弘法化，禅徒凑集，登门入室者，莫可胜纪<sup>[4]</sup>。今白云山实性大师，乃其甲也。师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顺寂，夙具表以辞帝，兼述遗诫，然后加趺而逝。寻奉敕，赐塔额，以师遗旨，令置全躯于方丈中；或上赐塔额，祇悬于方丈，勿别营作。门人乃依教，瘞师于丈室，以为塔焉。师先付法于弟子实性，俾绍觉场。金议：为实性已传道育徒，乃革命在会门人法球，以继师席。呜呼！世导云灭矣，槌植冥行者，何所从适哉。岳幸参目师之余化，知师所为之大略，敢不书之，以贻方来！时己酉岁（后汉乾祐二年，南汉刘晟乾和七年，949年）孟夏月二十有五日，雷岳<sup>[5]</sup>录。

[1] 据《景德传灯录》卷十二、《五灯会元》卷四：道明（780—877年），唐代僧人。黄檗希运禅师之法嗣，又称道踪。江南人，俗姓陈。居睦州（浙江）龙兴寺，晦迹藏用。常织蒲鞋，密置于道上，鬻之以奉母。岁久，人知之，有陈蒲鞋之称。学人来叩问，则随问随答，词语锐不可当。由是四方归慕，号为陈尊宿。尝接引游方修行中之云门文偃，而以痛骂“秦时辘轳钻”，传为禅林佳话。唐乾符四年示寂，世寿





九十八。

[2] 雪峰义存(822—908年)，俗姓曾，南安县(今福建省泉州)人。出生于唐长庆二年(822年)。十二岁出家，十七岁受具，嗣德山法。经过“三到投子，九至洞山”的苦修以后，结庵于福州象骨山，地名雪峰，僖宗皇帝赐寺额“应天雪峰寺”，声誉广传，“天下释子，不计华夏，趋之如赴召”，称为一千五百人善知识。七十岁出游浙江宁波四明、江苏丹丘之地。后入闽，八十七岁示寂，赐号“真觉大师”。著有《雪峰义存禅师语录》、《雪峰清规》等传世。唐黄滔撰《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对义存的行状，有详细记载。

[3] 灵树知圣：《宋高僧传》卷二十二载：“释如敏，闽人也。始见安禅师，遂盛化岭外。其为人也宽绰纯笃，无故寡言，深悯迷愚，率行激劝。刘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请问，多逆知其来，验同但合契。广主奕世奉以周旋，时时礼见，有疑不决，直往询访。敏亦无嫌忌，启发口占，然皆准的，时谓之‘乞愿’，乃私署为‘知圣大师’。”

[4] 文偃的弟子百余人，“散在诸方，或性达禅机，或名高长者”，“或典谋法数，或领袖沙门”。在《景德传灯录》中，收有其门人之传记达六十一人，而在《五灯会元》中，其门人有机缘语传世者就有七十七人之多。

[5] 雷岳：《十国春秋》无传，此录载其官衔为“集贤院(学士)”。又雷岳撰此录九年后所撰《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中，其结衔称“御书院给事郎”，亦《百官表》所未及。又清梁廷枏撰《南汉书》卷十三



《列传》第七：雷岳，不知何地人。少绩学，能词章，尤工骈偶文。乾和末，历官御书院给事，才名雅为中宗（刘晟）所知。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

南汉大宝元年（958年）雷岳撰《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

祥夫水月定形，觉浮生之可幻<sup>[1]</sup>；火莲<sup>[2]</sup>发艳，知觉性之宜修。故妙果圆明，寂尔而不生不灭；真如常住<sup>[3]</sup>，湛然而无去无来。祛其华，则是色皆空；存其实，则众魔咸折。亦由山藏白玉，泥涂不能淤其珍；沼出青莲，尘垢不能染其实者也。故匡真大师业传西裔，性达南宗，戒珠朗而慧日融光，觉海扬而慈霖普润。示非法无法之说，若电翻辉；应真空不空之谈，如钟遂扣。以心惟清净，道本慈悲，尝挑智慧之灯，洞照昏衢之路。将使化周有截，终期证后无为。故我释迦如来，厌绮罗丝竹之音，痛生老病死之苦，逾金城而学道，依檀寺而修真。六载成功，万法俱熟，为四十九年慈父，演八万四千法门，现百亿化身，遍娑婆世界。说多多绿起，开种种导门。誓化迷沦，令超正觉<sup>[4]</sup>。于时，求法宝者是诸沙数，得果道者于意云何。小则证须陀洹斯陀舍，大则超阿罗汉辟支佛<sup>[5]</sup>。卷舒自在，莲花中藏十二音声；变现无穷，芥子内纳三千国土。尔后化缘。将卒，示灭双林<sup>[6]</sup>，即以法衣传于迦叶，叶传阿难，难传商和那修，修传优婆鞠多。如此展转相传，俾令常住世不灭矣。洎至曹侯溪大圆满至真起觉大师，是为第三十三世祖。若只认达磨禅师传衣法，至于曹溪，则中华推为第六祖焉。故西来智药三藏驻锡曹溪，云：“一百七十年后，当有无上法宝肉身菩萨于曹溪兴，化学



道者如林。”故号“曹溪”为“宝林”。自祖师成正觉后，现一百六十九口生身菩萨，遍在诸方行化；尔后得道，莫知其数，皆曹溪之裔也。故匡真大师嗣于一叶焉。

[1] 祥夫水月定形，觉浮生之可幻：佛教认为一切法（事物）都无实体，所谓“解了诸法后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又认为世事无定，生命短促，“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2] 火莲：佛教认为火莲是弥陀的净土，把净土称为莲邦。以火里莲花譬喻为三界火宅中众生修净业者。

[3] 真如常住：真如即真理的意思。真如常住，指常住之真理，指无我之真理。所谓缘“我空”而起智，依此智以显现真如之理。

[4] 正觉：梵语samyak—sam!bodhi，巴利语samma—sambodhi。意指真正之觉悟。又作正解、等觉、等正觉、正等正觉、正等觉、正尽觉。谓证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智，即如来之实智，故成佛又称“成正觉”。

[5] 小则证须陀洹、斯陀舍，大则超阿罗汉、辟支佛：须陀洹、斯陀舍、阿那舍和阿罗汉是小乘佛教的究竟果位，但是大乘佛教却不以为然，认为阿罗汉远未达到佛教的终极，视阿罗汉为“自了汉”。在大乘的修道位次上，最高果位是佛，其次是菩萨，然后才是罗汉。《杂阿舍经》：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沙门果。何等为四？谓须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舍果、阿罗汉果。

[6] 双林：释迦牟尼佛坐化之地，即拘尸那国阿里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



师讳文偃，姓张氏，晋王同东曹参军翰十三代孙也。翰知世将泯，见机休缘，徙于江湖，故胤及我祖，生于苏州嘉兴县。师幼慕出尘，乃栖于嘉兴空王寺志澄律师<sup>[1]</sup>下为童。凡诸经，无烦再阅。及长，落发具足于常州坛。后侍澄公讲，数年，领家数，分指归。乃辞澄，谒睦州道宗禅师，则黄檗之派<sup>[2]</sup>也。一室常闭，四壁惟空；或复接人，无容伫思。师卷舒得志，径往扣门，禅师问：“谁？”师曰：“文偃。”师关门，云：“频频来，作什么？”师云：“学人已事不明。”禅师曰：“秦时辘轳钻。<sup>[3]</sup>”以手推出，闭门。师因是发明。又经数载，禅师以心机秘密，关钥弥坚，知师终为法海要津，定作禅天朗月，因语师云：“吾非汝师，莫住。”师遂入闽。才登象骨，直奋鹏程，因造雪峰会，三礼欲施，雪峰乃云：“何得到诘么？”师不移丝发，重印全机，虽等截流，还同戴角。由是学徒千余，凡圣莫审。师昏旭参问，寒燠屡迁。抠衣<sup>[4]</sup>惟切于虚心，得果冥输于实腹。因有僧问雪峰，云：“如何是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雪峰云：“苍天。”僧不明，问师，师曰：“三斤麻，一匹布。”僧后问于峰，峰云：“嘻，我常疑个布衲。”师于会里，密契元机，因是出会，遍谒诸山尊宿，颇有言句，世所闻知。

后雪峰迁化，学徒乃问峰：“佛法付谁？”峰云：“遇松偃处住。”学徒莫识其机。偃者，盖师名也。至今，雪峰遇诚，不立尊宿。辛未，礼于曹溪，旋谒灵树故知圣大师<sup>[5]</sup>，以心机相露，胶漆契情。岁在丁丑，知圣大师一日召师及学徒曰：“吾若灭后，必遇无上人，为吾茶毗。”至戊寅，高祖天皇大帝巡狩韶州<sup>[6]</sup>，幸于灵树。知圣迁化，果契前约。敕为塾



之，获舍利，塑形于方丈。于时，召师入见，特恩赐紫<sup>[7]</sup>。次敕师于本州厅开堂。师于是踞知圣筵，说雪峰法，实谓禅河汹涌，佛日辉华。道俗数千，问道应响。郡守何公希范礼足，曰：“弟子请益。”师曰：“目前无异草。”有人问：“如何是本来心？”师云：“举起分明。”别有《言句录》行于世。尔后，大师心唯恬默，奏乞移庵，奉敕俞允。

[1] 律师：佛教称善解说和精通戒律的僧人为律师。

[2] 黄檗之派：禅宗派别之一。宗名取于福建福清之黄檗山。唐贞元五年，正乾禅师传六祖慧能之法，开创此山。断际禅师希运住此，大振宗法。希运寂后，临济义玄之门裔，大为繁兴。尔后，黄檗之道场与临济之宗风，一起盛衰，隆于宋，废于元，至明复兴。后与临济宗、曹洞宗传入日本，称为日本禅宗三派。

[3] 秦时辘轳钻：比喻为古老生锈的锥。

[4] 扞衣：古代见客人时，须提起衣襟，以示敬重。宋苏轼《南华寺》诗有“扞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霏。”

[5] 灵树故知圣大师：灵树寺，同治《韶州府志》卷二十六古迹略寺观：城北九十里，在韶社都。弘法岭南的如敏禅师建于唐末僖宗年间（874—888年），名灵树禅院。五代南汉乾化元年（911年），文偃禅师礼参灵树，如敏集众相迎，并委文偃任首座。南汉刘乾亨二年（918）如敏禅师圆寂，赐号“灵树禅师”。文偃禅师应邀开法韶州，踞灵树筵，说雪峰法，宗风大振。知圣大师，即如敏禅师，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五传云：韶州灵树如敏禅师，闽人也。广主刘氏奕世钦重，署知圣大师。



[6] 高祖天皇大帝：即南汉刘龔。

[7] 赐紫：唐宋时三品以上官员公服为紫色。僧人受皇帝特加赐紫，以示尊崇。

癸未，领学者开云门山，五载功成。四周云合，殿宇之檐楹翼翥，房廊之高下鳞差。邃壑幽泉，挫暑月而寒生户壅；乔松修竹，冒香风而韵集宫商。近于三十来秋，不减半千之众。岁纳地方之供，日丰香积之厨。有殊舍卫之城，何异灵山之会。院主师传大德，表奏造院毕功。敕赐“光奏禅院”额及朱记。

至戊戌岁，高祖天皇大帝诏师入阙，问：“如何是禅？”师云：“圣人有问，臣僧有对。”帝曰：“作么生对？”师云：“请陛下鉴臣前语。”帝悦，云：“知师孤戒，朕早钦敬。”宣下，授师左右街僧录。师默而不对。复宣下，左右曰：“此师修行，已知蹊径，应不乐荣禄。”乃诏曰：“放师归山，可乎？”师欣然山呼万岁。翌日，赐内帑、香药、施利、盐货等回山，并加号曰“匡真”。厥后，每年频降颁宣，繁不尽纪。恭惟我当今大圣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广孝皇帝<sup>[1]</sup>，岁在单阏<sup>[2]</sup>，运圣谟而手平内难，奋神武而力建中兴，恩及八紘<sup>[3]</sup>，道宏三教，乃诏师入内，经月供养，赐六铢衣一袭，香药施利等而回。并御制塔额，预赐为“宝光之塔”、“瑞云之院”。

师自从示众，卓尔宗风，凡在应机，实当奇特。常一时见众集久，乃云：“汝若不会，三十年莫道不见老僧。”时有三僧，一时出来礼足，师云：“三人一状。”有问禅者，则云“正好辩”；有问道者，则云“透出一宗”；有问祖师意



者，则云“日里看山”；有才跨门者，则以杖打之。有时示众云：“直下无事，早是埋没也，迷缘不已，岂是徒然。”略举大纲，将裨往代。师以法无定相、学无准常，每修一忌斋，用酬二嗣讳。师一坐道场，三十余载。求法宝者，云来四表；得心印者，叶散诸山。则知觉路程开，双林果满；诸漏已尽，万法皆空。虽假卧潭，未少妨于参问；终云虚幻，乃示寂以韬光。侍者奉汤，师付碗子，曰：“第一是吾著便，第二是汝著便，记取。”遣修表祝别皇王，乃自札遗诫曰：“吾灭后，汝等弗可效俗，教著孝服、哭泣、丧车之礼，则违佛制，有紊禅宗也。”付法于白云山实性大师、志庠师、会下已匡徒众。己酉岁四月十日子时，师顺世。呜呼！慈舟坏兮轮回失渡，法山摧兮飞走何依。缙伦感薤露<sup>[4]</sup>之悲，檀信动式微之咏。宋云遇处，但携只履以无还<sup>[5]</sup>；慈氏来时，应召三峰而再出。月二十有五，诸山尊宿具威仪，道俗千数，送师于浮图，灵容如昔。依师训，塔于当山方丈内。法龄七纪二，僧腊六旬六。于日，行云敛态，陇树无春。覩岳孤猿，啼助哀伤之苦；穿林幽鸟，声添惜别之愁。吊客掩襟，伫立以泣。在会参学小师守坚，始终荷赞。洞契无为、门人净本大师常实等三十六人知事，皆明佛性，雅得师宗也。在京弟子、报恩寺内供奉悟明大师，都监院内诸寺院赐紫六珠常一悟觉大师，赐紫六珠常省超悟大师，赐紫常荐、常鉴（以下略）等七十余人，皆出自宫闱，素精道行，敕赐与师为弟子。法侄内僧录六通大师、教中大法师道聪，洞究本门，尤精外学也。岳镂冰艺，薄映雪功。自愧裴然，滥承厚辟，编成实性，纪彼贞珉。铭曰：师归何处？超然寂然。爰河万顷，涉若晴川。



恩超四果，难降众魔。迷则众劫，悟则刹那。是色非色，真空则空。如水涵象，如烛随风。虽云有佛，难穷于佛。如地有芽，逢春自出。菩提无种，觉花无子。妙果如成，有何生死。是法非法，恍惚难寻。无内无外，即心传心。劫名成灰兮，丘陵潜毁；大海为田兮，人伦斯改。纪师实性兮，刻于贞珉；龙华会开兮，师踪如在。

[1] 大圣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广孝皇帝：即南汉刘晟。

[2] 单阙：十二支中卯的别称，用以纪年。此指癸卯年（943年）。十干中癸的别称是“昭阳”，即癸卯年亦称“单阙昭阳”。

[3] 八紘：指大地的极限，犹言“八极”。

[4] 薤露：指挽歌。

[5] 携只履以无还：即只履西归。佛教传说：达摩死后，既葬熊耳山。后三载，魏宋云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师何往？”师曰：“西天去。”云返，奏其事，帝令启圻，内仅存革履一只。

按：碑存于云门寺碑廊。碑高1.80、宽0.91、厚0.19m，青石质，晕首，下端中间有一榫。碑文为雷岳撰，薛崇书，梁彦晖、邓仁爱镌石，阴刻。全文约3000字，字体以楷书为主，夹杂少量的行书和草书。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此碑于宋人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皆阙录。清吴兰修《南汉金石志》录其名为《匡真大师塔铭》，认为：是铭文辞清丽，足与陈守中碑并称，惜诸书俱未著录。

南汉大宝七年（964年）陈守中撰《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铭并序》：





原夫真空无相，劫火销而性相何来？妙法有缘，元气剖而因缘何起？造化莫能为开键，元黄不可为种根<sup>[1]</sup>。乱乎十号之尊<sup>[2]</sup>，出彼三祇之劫<sup>[3]</sup>。增莫知而减宁睹，诂究始终；望不见而名无言，孰明住往。不有中有，不空中空，匪动匪摇，常寂常乐。拘留孙<sup>[4]</sup>之过去，释种圆明；毗婆尸<sup>[5]</sup>之下生，元符合契。繇是修行道著，相好业成。爰受记于定光，乃度人于摩揭。自是一音<sup>[6]</sup>演说，二谛<sup>[7]</sup>宏宣，开八万法门，化三千世界。大乘六而小乘九<sup>[8]</sup>，慧业难基；欲界四而色界三<sup>[9]</sup>，昏波易染。所以兴行六度<sup>[10]</sup>，接引四生<sup>[11]</sup>。求真者竞洗六尘<sup>[12]</sup>，修果者咸超十地<sup>[13]</sup>。尽使昏衢之内，俱萌舍筏<sup>[14]</sup>之心，大荫人天，俾居净土。其后衣缠白口，屣脱金沙，示无住之身，现有终之理。于是迦叶结集，阿难证真，递付心珠，住持法藏。象教远流于千舆，觉花遍蒲于十方。马鸣兴护法之功，龙树显降魔之力。师师相受，法法相承，大化无穷，不可思议。而自我祖承运，明帝御乾，符圣梦以西来，图粹容而东化。金言玉偈，摩腾行首译之文；鹿苑鸡林，佛朔遂身游之化。迨于魏晋，迄至隋唐，达理者众多，得道者非少。其如历帝历代，有废有兴，未若当今圣明钦崇教相者也。伏惟睿圣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陛下，德参覆载，道合照临。叶九五之龙飞，应一千之风历。承帝誉有尧之庆，鸿业勃兴；体下武继文之基，圣功崛起。每念八紘纷扰，九土艰虞。耀干戈弧矢以宣威，救生灵涂炭；用文物声明而阐教，致寰宇雍熙。栉沐忘劳，凿大禹之所未凿；造化不测，开巨灵之所未开。庆云呈而甘露垂，嘉谷生而芝草出。其于儒也，则石渠金马，刊定古今，八索九丘<sup>[15]</sup>，洞穷



渊奥；其于道也，则探元抱朴，得太上之妙门；宝糠灵符，授虚皇<sup>[16]</sup>之秘诀。于机暇，既崇于儒道；注宸衷，复重于佛僧。是以奉三宝于虚空，福万民于寰宇。绀宫金刹，在处增修；白足黄头，联辰受供。而乃频彰瑞感，显应昌期；矧以韶石奥区，漕溪胜地。昔西来智药三藏，驻锡于漕溪，曰：“一百七十年后，当有无上法宝肉身菩萨于此锡兴，化学道者如林。”故号漕溪曰“宝林”也。二十八祖之心印<sup>[17]</sup>，达摩东传；三十三代之法衣<sup>[18]</sup>，祖师南授。自六祖大师登正果之后，所谓学者如林，天下高僧，无不臻凑者矣。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者，则别颖一枝也。大师澄真不浑，定性自然。驰记荊<sup>[19]</sup>之高名，蹶迦维之密行。惠灯呈耀，智剑发硎。六根净而五眼清<sup>[20]</sup>，不染不著；四果证而三明朗<sup>[21]</sup>，自悟自修。启禅门而定水泓澄，搜律藏<sup>[22]</sup>而戒珠莹彻。水上之莲花千叶，清静芬芳；空中之桂魄一轮，孤高皎洁。机无细而不应，道有请而必行。固得百福庄严，万行圆蒲（按：应为“满”），尽诸有漏，达彼无为。

[1] 种根：佛教语。阿赖耶之别说，意为藏。即藏一切事物种子，所藏种子要为外缘所打才能现起来。

[2] 十号之尊：佛陀于世间成道，一切佛都具有十大名号，而呼之十号。其十号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3] 三祇之劫：即三大阿僧祇劫的略称，其意为菩萨修行（成佛）的时年。阿僧祇劫为无限长的意思，意即菩萨成佛是经过三个无限长时期的劫难。

[4] 拘留孙：过去七佛中的第四佛，现在贤劫一千佛之



最首者。

[5] 毗婆尸：过去七佛中的第一佛。佛教认为，此佛能  
见一切，意即胜观，种种见，种种观，种种无数随意所说，尽  
入六十二见中。

[6] 一音：佛教称佛说法的音为一音。后亦以“一音”  
称高僧大德宣讲佛法之音。

[7] 二谛：指真谛与俗谛。并称真俗二谛。谛，谓真实  
不虛之理。真谛，梵语 parama<sup>^</sup>rtha—satya，巴利语 paramattha  
—sacca，又作胜义谛、第一义谛，即出世间之真理。俗谛，梵  
语 sam<sup>!</sup>vr! ti—satya，巴利语 sammuti—sacca，又作世俗谛、  
世谛，即世间之真理。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谓，世俗之事乃覆  
蔽世间之真理者，故俗谛又译作覆俗谛、覆谛。

[8] 大乘六而小乘九：谓能将无量众生从生死此岸运载  
至觉悟彼岸，故名“大乘”。指三乘菩提中的菩萨乘（或佛  
乘），即大乘佛教。大乘六，是指法相宗所依六部经典，即大  
方广佛华严经、解深原密经、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阿毗达摩  
经、楞伽经、楞严经。小乘佛教坚持“自我解脱”，主要流传  
于东南亚各国。小乘九，是指小乘佛教的九部经典，即修罗  
多经、祇夜、和迦罗那、伽陀、优陀那、伊帝多目伽、闍陀  
伽、毗佛略、阿浮陀达磨。

[9] 欲界四而色界三：佛教把生死流转的人世间分为三  
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四：贪欲、食欲、睡眠  
欲、淫欲。

[10] 六度：度即六波罗蜜，意即到彼岸。六度是布  
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禅定）智慧（般若）。



[11] 四生：佛教说世界众生的出生分为四大类，即胎生、卵生、湿生、化生。

[12] 六尘：佛教名词，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合称。

[13] 十地：又名大住。佛教称菩萨修行渐近于佛的十种境界，为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

[14] 舍筏：指佛法如筏，既已度人到彼岸，法便无用，不可再执着。《金刚经正信希有分》：“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当应舍，何况非法。”

[15] 八索九丘：古书名，已失。汉代孔安国《尚书序》（见《文选》卷四十五）：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九洲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明程登吉《幼学琼林》第四卷：“三坟五典，乃三皇五帝之书；八索九丘，是八泽九州之志。”

[16] 虚皇：道教太虚之神。

[17] 二十八祖之心印：指禅宗初祖达摩。

[18] 三十三代之法衣：指禅宗六祖慧能。

[19] 薊：记载，记述。佛教称作诗曰偈，作文曰薊。

[20] 六根净而五眼清：佛教以人身的眼、鼻、耳、舌、身、意为六根，以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为五眼。

[21] 四果证而三明朗：佛教四果旧译为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新译为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三明指天眼明（能知自身他身来世生死



相)、宿命明(能知自身他身宿世生死相)、漏尽明(知现在之苦相,断一切烦恼之智)。

[22]律藏:佛书有经、律、论。关于戒律的论著均属律藏。

大师讳文偃,姓张氏,吴越苏州嘉兴人也。生而聪敏,幼足神风,不杂时流,自高释性。才逾卅岁<sup>[1]</sup>,便蒙(慕)出家。乃受业于嘉兴空王寺律师志澄下,为上足。披经恻偈,一览无遗,勤苦而成,依年具尸罗<sup>[2]</sup>于常州戒坛。初习小乘,次通中道。因闻睦州道踪禅师关钥高险,往而谒之。来去数月,忽一日,禅师发问曰:“频频来,作什么?”对曰:“学人已事不明。”禅师以手推出,云:“秦时辘轳钻。”师因是发明,微而有理。经数载,策杖入闽,造于雪峰会下。三礼之后,雪峰和尚颇形器重之色。是时,千人学业,四众咸归,肃穆之中,凡圣莫测。师朝昏参问,寒燠屡迁。昂鹤态于群流,闭禅扉于方寸。因有僧问雪峰曰:“如何是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雪峰曰:“咩!”其僧不明,举问师此意如何,师曰:“两斤麻,一斤布。”<sup>[3]</sup>僧又不明,复问何意,师曰:“更奉三尺竹。”僧后闻于雪峰,雪峰曰:“噫!我常疑个布衲。”其后颇有言句,繁而不书。乃于众中,密有传授。于是出会,游访诸山。后雪峰迁化,学徒问曰:“和尚佛法付谁?”峰曰:“遇松偃处住。”学徒莫测。偃者,师之法号也。遗诫至今,雪峰不立尊宿。辛未,届于漕溪,旋谒灵树故知圣大师如敏长老,以诚心相见。静本略同,俦侣接延,仅遇八载。丁丑,知圣忽一日召师及学徒,语曰:“吾若灭后,必遇无上人,为吾茶毗。”及戊寅岁,知圣



大师顺寂，恰遇高祖天皇大帝驾幸韶阳，至于灵树。敕为焚热，果契前言也。师是时奉诏对扬，便令说法，授以章服。次年，又赐于本州为军民开堂。师据知圣筵，说雪峰法。牧守何希范礼足曰：“弟子请益。”师曰：“目前无异草。”是日，问禅者接踵，其对答备传于世。师尔后倦于延接，志在幽清，乞移庵，帝命俞允。癸未，领众开云门山，构创梵宫，数载而毕。莫不因高就远，审地为基。层轩邃宇而涌成，花界金绳而化出。晓霞亘（低）覆，绛帷微幌于雕楹；夕露散垂，珠网轻笼于碧瓦。匡匡尽奇峰秀岭，逶迤皆泼黛堆蓝。泉幽而声激珠玑，松老而势拿空碧。由是庄严宝相，合杂香厨，扞衣者岁溢千人，拥锡者云罗四表。庵罗卫<sup>[4]</sup>之林畔，景象无殊；耆阁崛<sup>[5]</sup>之山中，规模匪异。院主师传表奏造院毕功，敕赐额曰“光泰禅院”。

[1] 卅岁：卅音贯，指年幼。

[2] 尸罗：梵语，义译为清凉，又译作戒。指精进持戒，防止身、口意之作恶，不致陷入痛苦烦恼的深渊。《大智度论》十三：“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罗。”

[3] 两斤麻，一斤布：亦作“三斤麻，一斤布”，是云门宗史上著名的公案。文偃在雪峰时，有僧问雪峰“如何是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峰曰：“苍天！苍天！”僧不明，遂问文偃：“苍天意旨如何？”文偃云：“三斤麻，一匹布。”僧云：“不会。”文偃又说：“更奉三尺竹。”后雪峰闻，喜曰：“我常疑（这）个布衲。”后文偃弟子洞山守初也援用，“僧问洞山（守）初和尚：‘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4] 庵罗卫：庵罗，梵语，果树名，又名庵婆罗、庵摩罗、庵摩勒、义释无垢果。

[5] 耆闍崛：即耆闍崛山，佛教中的灵鹫山梵文音译。

至戊戌岁，高祖天皇大帝诏师入阙，朝对有容，因宣问曰：“作么生是本来心？”师曰：“举起分明。”帝知师洞榷元机，益加钦敬。其日，欲授师左右街大僧录，逊让再三而免。翌日，赐师号曰“匡真大师”。延驻浹旬，赐内帑、银绢、香药，遣回本院。厥后，常注宸衷，频加赐赉。寻伏遇中宗文武光圣明孝皇帝，纘承鸿业，广布皇风，廓静九围，常敬三宝。复降诏旨，命师入内殿供养。月余，乃赐六铢衣钱绢、香药等，却旋武水，并预赐塔院额曰“瑞云之院”、“宝光之塔”。

师禅河浩淼，闻必惊人。有问禅者，则云“正好辨”；有问道者，则云“透出一字”；有问祖师意者，则云“日里看山”。凡所接对言机，大约如此。了义元远，法藏幽微，化席一兴，岁华三纪。师于生灭处，在色空中，来若凤仪，作僧中之异瑞；去同蝉蜕，为天外之浮云。于屠维作噩之岁<sup>[1]</sup>四月十日，寝膳微爽，动止无妨，忽谓诸学徒曰：“来去是常，吾当行。”□□命侍者奉汤，师付汤碗于侍者曰：“第一是吾著便，第二是汝著便。”亟令修表，告别君王。乃自札道遗诫曰：“吾灭后，不得学俗家著孝衣哭泣，备丧车之礼，则违我□□（梵行）也。”付法于白云山宝性大师志庠。其日子时瞑目，怡颜叠足而化。呜呼！化缘有尽，示相无生，端然不坏之身，寂尔归真之性。慧海虽乾于此界，法山复化于何方？峰云惨澹而低垂，众鸟悲鸣而不散。学徒感极，瞻雁塔以



衔哀；门客恋深，拜禅龕而雪涕。以当月二十有五日，诸山尊宿、四界<sup>[2]</sup>道俗送师入塔，寿龄八十六，僧腊六十六。香飘数里，地振一隅。护法龙神，出虚空而闪烁；受戒阴鹭，现仿佛之形容。其后，诸国侯王、普天僧众闻师圆寂，竞至斋羞（馐）。尔后一十七年，我皇帝应天顺人，垂衣御极，顺三灵而启圣，绍四叶之耿光，大振尧风，中兴佛法。至大宝六年岁次癸亥八月，有雄武军节度推官阮绍庄，忽于梦中见大师在佛殿之上，天色明朗，以拂子招绍庄，报云：“吾在塔多时，汝可言于李特进，秀华宫使、特进李托也。托使奏闻，为吾开塔。”绍庄应对之次，惊觉历然。是时，李托奉敕在韶州，于诸山门寺院修建道场，因是得述斯梦。修斋事毕，回京奏闻。圣上谓近臣曰：“此师道果圆满，坐化多年，今若托梦奏来，必有显现，宜降敕命，指挥韶州都监军府事梁延镠，同本府官吏往云门山开塔。如无所坏，则奏闻，迎取入京。”梁延镠于是准敕致斋，然后用功开凿。菩萨相依稀旋睹，莲花香馥郁先闻。须臾，宝塔豁开，法身如故，眼半合而珠光欲转，口微启而珂雪密排，髭发复生，手足犹软。放神光于方丈，晃耀移时；兴瑞雾于周回，氤氲永日。即道即俗，观者数千。灵异既彰，寻乃具表奏闻。敕旨，宣令李托部署人、船，往云门修斋迎请。天吴<sup>[3]</sup>息浪，风伯轻尘，直济中流，俄达上国。敕旨，于岷岷步驻泊。翌日，左右两街、诣（诸）寺僧众、东西教坊、四部伶伦，迎引灵龕，入于大内。螺钿铿锵于玉阙，幡花罗列于天衢。圣上别注敬诚，赐升秘殿，大陈供养，叠启斋筵。排内帑之瑰珍，饌天厨之蕴藻。列砌之驪珠斛满，盈盘之虹玉花明。浮紫气于皇城，炫灵光于清禁。圣上亲





临宝辇，重换法衣，谓侍臣曰：“朕闻金刚不坏之身，此之谓也。”于是许群寮士庶、四海番商入内廷，各得瞻礼。瑶林畔千灯接昼，宝山前百戏联宵。施利钱银，不可殫纪。以十月十六日，乃下制曰：“定水澄源，火莲发艳，夙悟无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万象都捐，但秘西乾之印；一真不动，惟余（传）南祖之灯。韶州云门山证真禅寺匡真大师，早契宗乘，洞超真觉，虽双林示灭，十七年靡易金躯；只履遗踪，数万里应回葱岭。朕显膺历数，纘嗣丕图。洎三朝而并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回向。仰我师而独登果位，在冲人<sup>[4]</sup>而良所叹嘉。宜行封赏之文用示褒崇之典，可赠‘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证真禅林（寺）’宜升为‘大觉禅寺’。”重臣将命，治奠坤仪。太常行礼于天墀，纶诰宣恩于云陛，固可冥垂慈贶，密运神通，资圣寿于延长，保皇基于广大。师在内一月余日，圣泽优隆，七宝装龕，六铢裁服。颁赐所厚，今古难伦。当月二十九日宣下李托部署却回山门。有参学小师、双峰山长老广悟大师、赐紫竟钦，温门山感悟大师契本，云门山上足小师应悟、大师常宝等，同部署真身到阙，亦在内廷受供，恩渥异常。其诸上足门人常厚等四十余人，各是章衣师号，散在诸方，或性达禅机，或名高长老。在京小师悟明大师，都监内诸寺赐紫常一等六十余人，或典谋法教，或领袖沙门。臣才异披沙，学同铸水。虔膺凤旨，纪实性<sup>[5]</sup>以难周；愧匪雄词，勒贞珉于不朽。乃为铭曰：

于穆大雄，教敷百亿。亭教二仪，提携八极。不灭不生，无声无色。卓尔神功，昭然慧力。其一

化无不周，道无不备。法既流兮，教既布矣。爰示灭



乐，归乎妙理。实性真宗，枝分风靡。其二

祖祖传心，灯灯散烛。诠谛腾镡，圣贤交躅。种种津梁，门门杼轴。正觉广焉，寻之不足。其三

厥有宝林，重芳一叶。布无上乘，登无上楫。法炬瞳胧，尼珠炜烨。拯溺迷津，救焚尘劫。其四

南北学徒，扼衣朝夕。无醉不醒，无昏不释。示其生焉，来彰慧绩。示其灭焉，归圆其寂。其五

湛然不动，塔蕴宝光。玉毫弥赫，金相弥庄。时乎未矣，我则晦藏。时乎至矣，我则昭彰。其六

爰于明朝，现兹法质。如拨障云，重舒朗日。瑞应皇基，福隆帝室。圣览祯祥，恩颁洋溢。其七

三翼沿溯，千里请迎。迎来丹阙，设在三清。金银罗列，琼璧堆盈。俄生紫气，潜覆皇城。其八

日陈供席，夜奏笙歌。施亿宝贝，舍万绮罗。神倾檐卜，天降曼陀。前佛后佛，显应斯多。其九

明明圣君，仁仁慈主。圣比和风，仁同甘雨。祚与天长，教将地固。勒之贞珉，永芳千古。其十

维大宝七年岁次甲子四月丁未朔。

[1] 屠维作噩之岁：古代以干支纪年，屠维亦作“徒维”，是十干中“己”的别称。作噩则是十二支中“酉”的别称。屠维作噩之岁就是“己酉”年，即南汉乾和七年（949年）。

[2] 四界：佛教以出家、俗家、男、女为四界。

[3] 天吴：古代传说的水神。《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



[4] 冲人：古时帝王年幼在位者的谦称，犹言“小子”。

[5] 实性：佛教指永恒常在的实体，实性为真如。

按：碑存于云门寺碑廊。高2.60、宽1.30、厚0.22m，青石质，晕首。碑额浮雕双龙和方形印，篆额。碑文楷书。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陈守中，据清梁廷柅《南汉书》卷十三：陈守中，里居家世不可考。事后主，官西御院使、集贤院学士承旨，迁太中大夫，行左谏议大夫，知太仆寺，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守中博览群籍，富赡词翰，著作为当时词臣之冠。生平最精通内典。大宝七年，升云门山证真寺为大觉禅寺，命撰碑记，多至三千余言。……撰成进上，后主大喜，即命以原文镌于石，厚于赏赉。不知其所终。

清吴兰修《南汉金石志》云：右碑今在粤北乳源县之云门山。此碑前人著录无及之者。偃初在云门之光泰禅院，刘龔赐号“匡真大师”；刘鋹大宝中，追谥“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五灯会元》述师谥，称“大慈云匡圣宏明”。盖误合前后谥号为一。《十国春秋·文偃传》同。又以“光泰”为“光奉”，亦传写之误也。“睿圣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盖鋹所上尊号，当据以补《十国春秋》之阙。

又按：雷岳《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云文偃“己酉年卒”。己酉，为乾和七年，阅十七年，为大宝九年丙寅。而此碑立于大宝七年甲子，则后文偃死止十五年，与所称后十七年梦见文偃语不相应，《十国春秋》亦云卒后十七年示梦，盖误沿碑文而未及详考也。



《祖堂集》卷十一《云门和尚》：

云门和尚嗣雪峰，在韶州。师讳偃禅，苏州中吴府嘉兴人也，姓张。年十七，依空王寺澄律禅师下受业<sup>[1]</sup>。年登己卯，得具尸罗，习四分于南山，听三车于中道。

辞入闽岭，才登象骨，直奋鹏程，三礼欲施，雪峰便云：“何得到与摩？”师不移丝发，重印全机，虽等截流，还同戴角。每于参请，暗契知见。复出瓯闽，止于韶州灵树。知圣大师密怀通鉴，益固留连。去世后，付嘱住持。南朝钦崇玄化，赐紫号“匡真大师”。

问：“如何是透法身之句？”师云：“看山。”师上堂云：“汝若不会，三十年后，莫道不见老汉。”

师有十二时偈<sup>[2]</sup>：

半夜子，命似悬丝犹未许。  
因缘契会刹那间，了了分明一无气。  
鸡鸣丑，一岁孙儿大哮吼。  
实相圆明不思议，三世法身藏北斗。  
平旦寅，三昧圆光证法身。  
大千世界掌中收，色透髑髅谁得亲？  
日出卯，嘿说心传道实教。  
心心相印息无心，玄妙之中无拙巧。  
食时辰，恒沙世界眼中人。  
万法皆从一法生，一法灵光谁是隣（鄰）？  
禺中巳，分明历历不相似。  
灵源独曜少人逢，达者方知无所虑。  
日中午，一部笙歌谁解舞？



逍遥顿入达无生，昼夜法螺击法鼓。  
日昃未，灌顶醍醐最上味。  
一切诸佛及菩提，唯佛知之贵中贵。  
晡时申，三坛等施互为宾。  
无漏果圆一念修，六度同归净土因。  
日入西，玄人莫向途中走。  
黄叶浮沔赚杀人，命尽悼惶是了手。  
黄昏戌，把火寻牛是底物。  
素体相呈却道非，奴郎不弃谁受屈？  
人定亥，莫把三乘相正配。  
要知此意现真宗，密密心心超三昧。  
又宗脉颂曰：

如来一大事，出现于世间。  
五千方便教，流传几百年。  
四十九年说，未曾忤出言。  
如来灭度后，付嘱迦叶边。  
西天二十八，祖佛印相传。  
达摩观东土，五叶气相连。  
九年来面壁，唯有吃茶言。  
二祖为上首，达摩回西天。  
六祖曹溪住，衣钵后不传。  
派分三五六，各各达真源。  
七八心忙乱，空花坠目前。  
苦哉明眼士，认得止啼钱。  
外道多毁谤，弟子得生天。



昔在灵山上，今日获安然。  
六门俱休歇，无心处处闲。  
如有玄中客，但除人我山。  
一味醍醐药，万病悉皆安。  
因缘契会者，无心便安禅。

师因把杖打柱问：“什摩处来？”对云：“西天来。”  
师云：“作什摩来？”对云：“教化唐土众生来。”师云：  
“欺我唐土众生。”却问：“大众还会摩？”对云：“不  
会。”师打柱云：“打你个两重败阙！”师良久，僧问：  
“何异释迦当时？”师云：“大众立久，快礼三拜。”

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云：“蒲州麻黄，益  
州苻子。”问：“一口吞尽时如何？”师云：“老僧在你肚  
里。”僧曰：“和尚为什摩在学人肚里？”师云：“还我话头  
来。”

问：“如何是禅？”师云：“露柱吞虾蟆。”僧云：  
“如何举唱，则不负于来机？”师云：“道什摩？”僧云：  
“还可来意也无？”师云：“且款款问。”

师问僧：“诸方行来道我知有，且与我拈二（三）千大  
千世界，向眼睫上著。”学人应喏。师云：“钱唐去国，为  
什摩三千溜？”师问僧：“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  
拈却了与你道。”对云：“拈却了也。”师云：“与摩驴年  
去。”

[1] 据雷岳《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  
碑并序》云“己酉岁四月十日子时，师顺世。……法龄七纪  
二，僧腊六旬六。”十二年为一纪，“七纪二”就是八十六，



即陈守中《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铭并序》所称“寿龄八十六，僧腊六十六”。以上述两碑称文偃“寿龄八十六，僧腊六十六”计算，则文偃实际是年二十始出家，而不是此处所记“年十七”，亦不是《五灯会元》所称“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师出家”。

[2] 宋守坚《云门匡真禅师广录》卷上《对机》录文偃《十二时歌》为：“夜半子，愚夫说相似。鸡鸣丑，痴人捧龟首。平旦寅，晓何人。日出卯，韩情枯骨咬。食时辰，历历明机是误真。禺中巳，去来南北子。日南午，认向途中苦。日昃未，夏逢说寒气。晡时申，张三李四会言真。日入酉，恒机何得守。黄昏戌，看见时光谁受屈。人定亥，直得分明沈苦海。”与此处所记相差甚大，或文偃曾作俩《十二时歌》？

#### 《景德传灯录》卷十九：

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姑苏嘉兴人也，姓张氏。初参睦州陈尊宿，发明大旨，后造雪峰而益资玄要。因藏器混众，于韶州灵树敏禅师法席居第一座。敏将灭度，遗书于广主，请接踵住持。师不忘本，以雪峰为师。开堂日，广主亲临曰：“弟子请益。”师曰：“目前无异路。（法眼别云。不可无益于人）”师云：“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捭理不得已，向诸人道，遮里作一场狼藉。忽遇明眼人见，谓之一场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问尔诸人，从上来有什么事？欠少什么？向尔道无事，亦是谩尔也，须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头乱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尔若是根性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什么道理。汝欲得会么？都缘是汝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闻人说者，便生疑心。问佛



问祖，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莫是不拟心么？更有什么事？珍重。”

师上堂云：“我事不获已，向尔诸人道直下无事，早是相埋没了也。尔诸人更拟进步向前，寻言逐句，求觅解会，千差万巧，广设问难，只是赢得一场口滑，去道转远有什么休歇时？此个事若在言语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语？因什么更道‘教外别传’？若从学解机智，得只如十地圣人说法，如云如雨，犹被呵责‘见性如隔罗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悬殊。虽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烧。终日说事，不曾挂着唇齿，未曾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尝触一粒米挂一缕线。虽然如此，犹是门庭之说也，须实得恁么始得。若约衲僧门下，句里呈机，徒劳伫思。直饶一句下承当得，犹是瞌睡汉。”

师云：“三乘十二分教<sup>[1]</sup>横说竖说，天下老和尚纵横十字说，与我捻针锋说底道理来看，恁么道死马医。虽然如此，且有几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响，句里藏锋；瞬目千差，风恬浪静。伏惟尚飨，珍重。”

师上堂云：“诸兄弟，尽是诸方参寻知识，决择生死。到处岂无尊宿垂慈方便之词？还有透不得底句么？出来举看，老汉大家共尔商量。”时有僧出来礼拜，拟举次，师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万余。”

师问：“学人簇簇地商量个什么？”云：“大众久立。”师云：“举一则语，教汝直下承当，早是撒尿着汝头上。直饶捻一毫头，尽大地一时明得，也是剜肉作疮。虽然如此，汝亦须实到遮个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虚，却须退





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寻，看是个甚么道理。实无丝发与汝作解会，与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当人一段事，大用现前，更不烦汝一毫头气力，便与祖佛无别。自是诸人信根浅薄，恶业浓厚，突然起得许多头角，担钵囊千乡万里受屈。且汝诸人有什么不足处？大丈夫汉，阿谁无分？触目承当得，犹是不着，便不可受人欺慢，取人处分。才见老和尚动口，便好把特石葛口塞，便是屎上青蝇相似，斗竞接将去，三个五个聚头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为尔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遮般事拈放一边，独自着些子筋骨，岂不是有少许相亲处？快与快与，时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什么身心别处闲用？切须在意在意，珍重。”

师云：“尽乾坤把一时将来，着汝眼睫上。尔诸人闻恁么道，不敢望尔出来性燥把老汉打一掴，且缓缓子细看，是有是无？是个什么道理？直饶向遮里明得，若遇衲僧门下，好捶折两脚。汝若是个人，闻说道什么处有老宿出世，便好蓦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个脚手，才闻人举，便当荷得，早落第二机也。汝且看他德山和尚，才见僧上来，拽拄杖便打趁；睦州和尚才见入门来，便云：‘且放汝三十棒。’或时云‘见成公案’。自余之辈合作么生？若是一般掠虚汉，食人涎唾记得一堆，一担骨董到处幢。驴唇马嘴，夸我解问十转五转，饶尔从朝问到夜，论劫恁么，还曾梦见也未？什么处是与人着力处？似遮般底有人屈衲僧斋，也道我得饭吃，堪什么共语。他日阎罗王面前，不取尔口解说。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众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过时。大须子细，古人大有葛藤相为处。即如雪峰和尚道：‘尽大地是汝。’夹山



云：‘百草头识取老僧，市门头认取天子。’乐普云：‘一尘才举，大地全收。一毛师子，全身总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岁深，自然有个人路。此事无尔替代处，莫非各在当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为尔证明。汝若有少许来由，且昧尔亦不得。尔若实未得，方便拨汝则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抛却师僧父母行脚，直须着些子精彩始得。实若有个人头处，遇着一个咬猪狗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为，有可咬嚼，搓上眉毛，高挂钵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拟取彻头，莫愁不成办。直是今生未得彻头，来生亦不失人身。向此个门中，亦乃省力，不虚孤负平生，亦不孤负师僧、父母、十方施主。直须在意。莫空游州猎县，横担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遮边经冬，那边过夏，好山水堪取性，多斋供易得衣钵。苦屈。图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如此行脚有什么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么生消得？直须自看。时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来前头将什么抵拟？莫一似落汤螃蟹手脚忙乱，无尔掠虚说大话处。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莫据目前。古人尚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况我沙门日夕合履践个什么事？大须努力。努力，珍重。”



师云：“汝等没可恁么了，见人道着祖意，便问个超佛越祖之谈。汝且唤那个为佛？那个为祖？且说个超佛越祖底道理。问个出三界，尔把将三界来看。有什么见闻觉知隔着尔？有什么声色可与尔了？了什么碗？以阿那个为差殊之见？他古圣不奈何，横身为物，道个举体全真，物物觊体不可得。我向尔道，直下有什么事，早是相埋没了也。尔若实未有

入头处，且中思量，独自参详。除却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什么事？无端起得许多妄想作什么？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闲相似，聚头学得个古人话路，识性记持，妄想卜度，道我会佛法了也，只管说葛藤取性过时。更嫌不称意，千乡万里抛却老爷娘，师僧和尚遮般地去去，遮打野菜秃，有什么死急行脚去？”

师上堂云：“故知时运浇漓，迨于像季。近日师僧北去礼文殊，南去游衡岳，若恁么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问着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过时。设使有三个两个，枉学多闻，记持话路，到处觅相似言语印可老宿，轻忽上流，作薄福德业，他日阎罗王钉尔之时，莫道无人向尔说。若是初心后学，直须着精神，莫空记人说，情多虚不如少实，向后只是自赚。有什么事，近前。”

师上堂，大众云集。师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尘诸佛总在里许，争佛法各觅胜负。还有人谏得么？若无人谏得，待老汉与尔谏。”时有僧出云：“便请和尚谏。”师云：“遮野狐精！”

师云：“汝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尽有生缘。所在还自知得么？试出来举看，老汉与汝证明。有么？有么？出来。汝若不知，老汉谩尔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缘在北，北有赵州和尚，五台山有文殊，总在遮里。若生缘在南，南有雪峰、卧龙、西堂、鼓山，总在遮里。汝欲得识么？欲得识，向遮里识取。若不见，亦莫掠虚。见么？见么？且看老僧骑佛殿出去也。珍重。”

师上堂云：“天亲菩萨无端变作一条柳榑木杖。”乃画



地一下云：“尘沙诸佛尽向遮里葛藤。”便下堂。

师云：“我看尔诸人二三机中不能觑得，空披衲衣何益？汝还会么？与汝注破。久后诸方若见老宿举一指、竖一拂子云是禅、是道，拽拄杖打破头便行。若不如此，尽是天魔眷属，坏灭吾宗。汝若不会，且向葛藤社里看。我寻常向汝道：微尘刹土三世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尽在拄杖头上说法，神通变现，声应十方，一任纵横。尔还会么？若不会，且莫掠虚。然虽据实，实是谛见也未？直饶到此田地，未审梦见衲僧沙弥在。三家村里，不逢一人。”师蓦起，以拄杖划地一下云：“总在遮里。”又划一下云：“总从遮里出去也。珍重。”

师上堂云：“和尚子，衲僧直须明取衲僧鼻孔，且作么生是衲僧鼻孔？”众皆无对。师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普请，下去！”

师上堂云：“诸和尚子，饶尔道有什么事，犹是头上着头，雪上加霜。棺木里枨眼，炙疮瘢上着艾焦。遮个一场狼藉不是小事，尔合作么生？各自觅取个托生处好。莫空游州打县，只欲捉搦闲话。待老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语，遮个是从里道出语，遮个是就事上道底语，遮个是体悟。体尔屋里老邪老娘。噎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尔行脚驴年得个休歇么？更有一般底，才闻人说个休歇处，便向阴界里闭眉合眼，老鼠孔里作活计，黑山下坐鬼趣里体当，便道得个人头路。梦见么？似遮般底杀一万个有什么罪过？唤作打



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个掠虚汉。尔若实有个见处，试捻来看，共尔商量。莫空不识好恶，矻矻地聚头说闲葛藤。莫教老汉见，捉来勘，不相当，捶折脚。莫道不道，尔还皮下有血么？”以拄杖，一时趁下。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春来草自青。”

师问新罗僧<sup>[2]</sup>：“将什么物过海？”曰：“草贼败也。”师引手曰：“汝为什么在我遮里？”曰：“恰是。”师曰：“更[足孛]跳。”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家家观世音。”曰：“见后如何？”师曰：“火里螭蟠吞大虫。”问：“如何是云门一句？”师曰：“腊月二十五。”

问：“如何是雪岭泥牛吼？”师曰：“天地黑。”曰：“如何是云门木马嘶？”师曰：“山河走。”问：“从上来事，请师提纲。”师曰：“朝看东南暮看西北。”曰：“便恁么领会时如何？”师曰：“东屋里点灯，西屋里暗坐。”

问：“十二时中，如何即得不空过？”师曰：“向什么处着此一问？”曰：“学人不会，请师举。”师曰：“将笔砚来。”僧乃取笔砚来，师作一颂曰：“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游山玩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师曰：“赖遇维那不在。”问：“一口吞尽时如何？”师曰：“我在汝肚里。”曰：“和尚为什么在学人肚里？”师曰：“还我话头来。”问：“如何是道？”师曰：“去。”曰：“学人不会，请师道。”师曰：“阇梨公凭分明，何得重判？”问：“生死到来，如何排遣？”师展手



曰：“还我生死来！”问：“如何是父母不听不得出家？”师曰：“浅。”曰：“学人不会。”师曰：“深。”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汝怕我不知。”

问：“万机俱尽时如何？”师曰：“与我拈却佛殿来，与汝商量。”曰：“佛殿岂关他事？”师喝曰：“遮谩语汉！”

问：“如何是教外别传一句？”师曰：“对众将来。”

曰：“直得恁么时如何？”师曰：“照从何立？”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门前有读书人。”问：“如何是透法身句？”师曰：“北斗里藏身。”问：“如何是西来意？”师

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饭气。”问：“古人横说竖说，犹未知向上关楔子，如何是向上关楔子？”师曰：“西山东岭青。”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河里失钱河

里漉。”师有时坐良久，僧问：“何似释迦当时？”师曰：

“大众立久，快礼三拜。”

师尝有颂曰：“云门耸峻白云低，水急游鱼不敢栖。入户已知来见解，何烦再举钵中泥？”

[1] 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声闻乘又名小乘，缘觉乘又名中乘，菩萨乘又名大乘，佛经的种类为“三藏”，即所谓经藏、律藏、论藏，这是一般最普通的分类法。就三乘来分，则作“声闻藏、缘觉藏、菩萨藏”；十二分教即是佛经的体例。古来叫作“十二部经”，因为“部”的名字太含混，所以唐玄奘改称十二分教。即所谓长行、偈颂、重颂、方广、希有、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授记、自说、论议。

[2] 新罗，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国家之一（公元前57年—



935年），从传说时代起，立国达992年。公元503年开始定国号为“新罗”。新罗最初由辰韩朴氏家族的朴赫居世居西干创建。660年和668年，新罗联合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670年—676年唐朝新罗战争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称为统一新罗。9世纪末期，统一新罗分裂成“后三国”。935年，“后三国”被高丽统一。

按：杜继文、魏道儒在所著《中国禅宗通史》中认为：《景德传灯录》记载的文偃，眉目比较清楚。他一方面说：“句里呈机，徒劳伫思，直饶一句下承担得，犹是瞌睡汉”，表示禅机决不会语言中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又说：“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烧口，终日说事，不曾挂着唇齿”，即言说还是必要的，只是不要执着而已。由此看他的禅语，一部分是反对以语言夸示、反对为经教所误的，所谓“食人涎唾，记得一堆；一担骨董到处逞，驴唇马嘴夸我解”；另一部分则劝人学道，要善于思量，甚至引用了孔子的说法“朝闻道，夕死可矣”。

《五灯会元》卷十五：韶州云门山光奉（泰）院文偃禅师，嘉兴人也。姓张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师出家。敏质生知，慧辩天纵。及长，落发禀具于毗陵坛，侍澄数年，探穷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参睦州<sup>[1]</sup>。州才见来，便闭却门。师乃扣门，州曰：“谁？”师曰：“某甲。”州曰：“作甚么？”师曰：“己事未明，乞师指示。”州开门一见便闭却。师如是连三日扣门，至第三日，州开门，师乃搥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师拟议，州便推出曰：“秦时辘轳钻。”遂掩门，损师一足。师从此悟入。州指见雪峰。



师到雪峰庄，见一僧乃问：“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师曰：“寄一则因缘，问堂头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别人语。”僧曰：“得。”师曰：“上座到山中，见和尚上堂，众才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这老汉项上铁枷，何不脱却？’”其僧一依师教。雪峰见这僧与么道，便下座拦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无对。峰拓开曰：“不是汝语。”僧曰：“是某甲语。”峰曰：“侍者将绳棒来。”僧曰：“不是某语，是庄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来道。”峰曰：“大众去庄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识来。”师次日上雪峰，峰才见便曰：“因甚么得到与么地！”师乃低头，从兹契合。温研积稔，密以宗印授焉。

[1] 睦州即陈尊宿，名道明，江南陈氏之后也。幼出家本州开元寺，持戒精严，学通三藏。游方契旨于黄檗，延充首座。众请住观音院，常有百余众。经数十载，诸方归慕，咸以尊宿称。后归开元房居，织蒲鞋以养母，故有“陈蒲鞋”号。

师出岭，遍谒诸方，核穷殊轨，锋辩险绝，世所盛闻。后抵灵树，冥符知圣禅师接首座之说。初，知圣住灵树二十年，不请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击钟，三门外接首座。众出迓，师果至。直请入首座寮，解包。后广主命师出世灵树。开堂日，主亲临曰：“弟子请益。”师曰：“目前无异路。”（法眼别云：“不可无益于人。”）师乃曰：“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抑不得已，向诸人前作一场狼籍。忽遇明眼人，见成一场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问你诸人从上来有甚事？欠少甚么？向





你道无事，已是相埋没也。虽然如是，也须到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乱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甚么道理？你欲得会么？都缘是你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闻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法，问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有句，莫是不拟心是么？莫错会好。更有甚么事？珍重！”

上堂：“我事不获已，向你诸人道，直下无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寻言逐句，求觅解会。千差万别，广设问难。赢得一场口滑，去道转远，有甚么休歇时？此事若在言语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语？因甚么更道教外别传？若从学解机智得，祇如十地圣人，说法如云如雨，犹被呵责，见性如隔罗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悬殊。虽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烧口，终日说事，未尝挂着唇齿，未尝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尝触着一粒米，挂一缕丝。虽然如此，犹是门庭之说也。须是实得恁么，始得。若约衲僧门下，句里呈机，徒劳伫思。直饶一句下承当得，犹是瞌睡汉。”时有僧问：“如何是一句？”师曰：“举。”

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横说竖说，天下老和尚纵横十字说，与我拈针锋许说底道理来，看恁么道，早是作死马医。虽然如此，且有几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响，句里藏锋，瞬目千差，风恬浪静。伏惟尚飨！”僧来参，师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里。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里坐，作么生？”自代曰：“某甲无气力。”师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杂碎，拓钵向湖南城里吃粥饭去来。”



上堂：“诸兄弟尽是诸方参寻知识，决择生死，到处岂无尊宿垂慈方便之词？还有透不得底句么，出来举看，待老汉与你大家商量。有么有么？”时有僧出，拟伸问次，师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万余。”便下座。举：“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师曰：“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师在文德殿赴斋，有鞠常侍问：“灵树果子熟也未？”师曰：“甚么年中得信道生？”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无？”师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师曰：“释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萨居东土。”问：“如何是云门山？”师曰：“庚峰定穴。”问：“如何是大修行人？”师曰：“一橛在手。”上堂，因闻钟声，乃曰：“世界与么广阔，为甚么钟声披七条？”问：“一生积恶不知善，一生积善不知恶。此意如何？”师曰：“烛。”问：“如何是和尚非时为人一句？”师曰：“早朝牵犁，晚间拽耙。”举雪峰云：“三世诸佛向火焰上转大法轮。”师曰：“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听。”

上堂：“举一则语，教汝直下承当，早是撒屎着汝头上也。直饶拈一毫头，尽大地一时明得，也是剜肉作疮。虽然如此，汝亦须是实到这个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虚，却须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寻，看是个甚么道理？实无丝毫许与汝作解会，与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当人有一段事，大用现前，更不烦汝一毫头气力，便与祖佛无别。自是汝诸人信根浅薄，恶业浓厚，突然起得许多头角，担钵囊，千乡万里受屈作么？且



汝诸人有甚么不足处？大丈夫汉阿谁无分，独自承当得，犹不着便，不可受人欺谩，取人处分。才见老和尚开口，便好把特石葛口塞，便是屎上青蝇相似，斗唆将去，三个五个，聚头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为汝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边，自着些子筋骨，岂不是有少许相亲处？快与快与，时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么身心别处闲用？切须在。珍重！”

上堂：“尽乾坤一时将来着汝眼睫上，你诸人闻恁么道，不敢望你出来，性燥把老汉打一掴，且缓缓子细看，是有是无，是个甚么道理，直饶你向这里明得。若遇衲僧门下，好槌折脚。若是个人，闻说道甚么处，有老宿出世，便好摹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个手脚，才闻人举，便承当得，早落第二机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才见僧入门，拽杖便趁；睦州和尚才见僧入门来，便云见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余之辈，合作么生？若是一般掠虚汉，食人涎唾，记得一堆一担骨董，到处驰骋。驴唇马嘴，夸我解问十转五转话。饶你从朝问到夜，论劫恁么，还曾梦见么？甚么处是与人着力处？似这般底，有人屈衲僧斋，也道得饭吃，有甚堪共语处？他日阎罗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说。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众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过时，大须子细。古人大有葛藤相为处，祇如雪峰道，尽大地是汝自己；夹山道，百草头上荐取老僧，闹市里识取天子；洛浦云，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一毛头师子全身，揔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岁深，自然有个人路。此事无汝替代处，莫非各在当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为汝证明。汝若有少许来由，亦昧汝不得。若实未得方便，拨汝即不可。兄



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抛却师长父母行脚，直须着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个入头处，遇着本色咬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为。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挂钵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办取彻头，莫愁不成办。直是今生不得彻头，来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门中亦乃省力，不虚孤负平生，亦不孤负师长父母、十方施主。直须在意，莫空游州猎县，横担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这边经冬，那边过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斋供，易得衣钵，苦屈苦屈，图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如此行脚，有甚么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么生消得？直须自看，无人替代。时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头将甚么抵拟？莫一似落汤螃蟹，手脚忙乱，无汝掠虚说大话处。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莫据目前。俗人尚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况我沙门，合履践个甚么事？大须努力，珍重！”



僧问灵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树默然。迁化后，门人立行状碑，欲入此语。问师曰：“先师默然处如何上碑？”师对曰：“师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是舌头短。”良久曰：“长也。”普请般柴次，师遂拈片抛下曰：“一大藏教，祇说这个。”见僧量米次，问：“米箩里有多少达磨眼睛？”僧无对。师代曰：“斗量不尽。”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时不见暗昏昏，作么生是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厨库三门。”又曰：“好事不如无。”示众：“古德道，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那个是你自己？”乃曰：“遇贱即贵。”僧曰：“乞师指示。”师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两橛。师曰：“直饶恁么，也

好与三十棒。”上堂：“一言才举，千车同辙。该括微尘，犹是化门之说。若是衲僧，合作么生？若将佛意祖意，这里商量，曹溪一路平沉。还有人道得么？道得底出来。”僧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曰：“餠饼。”曰：“这里有甚么交涉？”师曰：“灼然！有甚么交涉。”乃曰：“汝等诸人没可作了，见人道着祖意，便问超佛越祖之谈。汝且唤甚么作佛，唤甚么作祖？且说超佛越祖底道理看。问个出三界，汝把将三界来，看有甚么见闻觉知隔碍着汝？有甚么声尘色法与汝可了，了个甚么碗？以那个为差殊之见？他古圣不奈何，横身为物，道个举体全真，物物觊体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么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汝若实未有入头处，且独自参详，除却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甚么事？无端起得如许多般妄想作甚么？更有一般底如等闲相似，聚头学得个古人话路，识性记持，妄想卜度，道我会佛法了也。祇管说葛藤，取性过时，更嫌不称意。千乡万里，抛却父母师长，作这去就，这般打野榷汉，有甚么死急行脚去。”以拄杖趁下。

……

上堂：“函盖乾坤<sup>[1]</sup>，目机铢两，不涉世缘。作么生承当？”众无对。自代曰：“一镞破三关。”僧问：“如何是云门剑？”师曰：“祖。”问：“如何是玄中的？”师曰：“壑。”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骼。”又曰：“鬣。”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普。”问：“如何是啐啄机？”师曰：“响。”问：“如何是云门一路？”师曰：“亲。”问：“杀父杀母，向佛前忏悔。杀佛杀祖，向甚么处忏悔？”师曰：“露。”问：“凿壁偷光时如何？”



师曰：“恰。”问：“三身中那身说法？”师曰：“要。”问：“承古有言，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未审二祖是了未了？”师曰：“确。”师垂语曰：“会佛法如河沙，百草头上道将一句来？”自代云：“俱。”<sup>[2]</sup>僧问：“如何是一代时教？”师曰：“对一说。”问：“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师曰：“倒一说。”问：“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师曰：“向上与汝道即不难，作么生会法身？”曰：“请和尚鉴。”师曰：“鉴即且置，作么生会法身？”曰：“与么与么。”师曰：“这个是长连床上学得底，我且问你，法身还解吃饭么？”僧无对。

师问岭中顺维那：“古人竖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顺曰：“拂前见，拂后见。”师曰：“如是，如是。”师后却举问僧：“汝道当初诺伊，不诺伊？”僧无对。师曰：“可知礼也。”问：“僧甚处来？”曰：“礼塔来。”师曰：“谗我。”曰：“实礼塔来。”师曰：“五戒也不持。”师尝举马太师道：“一切语言是提婆宗，以是个为主。”乃曰：“好语，祇是无人问我。”时有僧问：“如何是提婆宗？”师曰：“西天九十六种，你是最下种。”问僧：“近离甚处？”曰：“西禅。”师曰：“西禅近日有何言句？”僧展两手，师打一掌。僧曰：“某甲话在。”师却展两手，僧无语，师又打。师举临济三句语问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几句？”主无对。师曰：“你问我。”主便问，师曰：“不快即道。”主曰：“作么生是不快即道？”师曰：“一不成，二不是。”问直岁：“甚处去来？”曰：“刈茆来。”师曰：“刈得几个祖师？”曰：“三百个。”师曰：



“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东家杓柄长，西家杓柄短。又作么生？”岁无语，师便打。僧问：“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问，作么生祇对？”师曰：“大众退后。”曰：“未审过在甚么处？”师曰：“还我九十日饭钱来。”有讲僧参，经时乃曰：“未到云门时，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后，曲弯弯地。”师得知乃召问：“是你道否？”曰：“是。”师曰：“甚好。吾问汝：作么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额作望月势。师曰：“你如此，已后失却目在。”僧经旬日复来，师又问：“你还会也未？”曰：“未会。”师曰：“你问我。”僧便问：“如何是初生月？”师曰：“曲弯弯地。”僧罔措，后果然失目。

……

师唱道：“灵树云门，凡三十载。机缘语句，备载广录<sup>[3]</sup>。”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顺寂。塔全身于方丈。后十七载，示梦阮绍庄曰：“与吾寄语秀华宫使特进李托，奏请开塔。”遂致奉勅迎请内庭供养，逾月方还。因改寺为大觉，谥大慈云匡真弘明禅师。

[1] “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是为“云门三句”，是云门纲宗重要内容之一，是德山缘密禅师依据云门大师的机语风格总结出来的。德山缘密禅师（？—977），又称圆明禅师。文偃门下年长的弟子之一，对云门宗风的继承和发展，有着卓绝的贡献。对这“云门三句”，德山缘密禅师还分别有颂，都收录在《云门广录》中，也就是说，“云门三句”和有关这三句的颂，应是云门大师圆寂前即已传布开来，并得到云门大师的默许。其颂云：

函盖乾坤



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

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

截断众流

堆山积岳来，一一尽尘埃。

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

随波逐浪

辩口利舌问，高低总不亏。

还如应病药，诊候在临时。

以三偈配三句，立意之高，无须评说。

[2] 此所谓云门“一字禅”，或“一字关”，完全具有涵盖乾坤、截断众流和随波逐浪的内涵和力量。当然，这是在面对参禅的学人，其中甚至不乏过来之人，所以云门大量用的这一字类的答话，分量是极重的。如回答“吹毛剑”之问，云门大师回答曰：“豁。”又曰：“𦔓。”如果遇到吹毛剑，那么这个人就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但是，如果面对一副骨架，吹毛剑就失去了“吹毛”的作用。临济大师曾有“吹毛用了急须磨”的偈颂，以喻师家的正法眼。“𦔓”是指一堆烂肉，在吹毛剑之下，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烂肉。同样，面对一堆烂肉，吹毛剑又奈其何呢？

[3] 即《云门匡真禅师广录》，宋守坚集。

《禅林僧宝传》卷二《韶州云门大慈云弘明禅师》：

禅师名文偃，姑苏嘉兴人也。少依兜率院得度。性豪爽，骨面丰颊，精锐绝伦。目纤长，瞳子如点漆，眉秀近睫，视物凝远。博通大小乘，弃之游方。初至睦州。闻有老宿饱参古寺，掩门织蒲屨养母。往谒之，方扣门，老宿拈之





曰：“道道。”偃惊不暇答，乃推出曰：“秦时辘轳钻。”随掩其扉，损偃右足。老宿名道踪，嗣黄檗断际禅师<sup>[1]</sup>，住高安米山寺。以母老东归，丛林号陈尊宿。偃得旨辞去，谒雪峰存。存方堆椀坐，为众说法。偃犯众出，熟视曰：“项上三百斤铁枷，何不脱却？”存曰：“因甚到与么？”偃以手自拭其目，趋去。存心异之。明日升座曰：“南山有鳖鼻蛇，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杖擗出，又自惊栗。自是辈流改观。又访乾峰，峰示众曰：“法身有三种病、二种光，须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时，向上一窍。”偃乃出众曰：“庵内人为什么不见庵外事？”于是乾峰大笑曰：“犹是学人疑处在。”乾峰曰：“子是什么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乾峰曰：“直须恁么，始得稳坐。”偃应喏喏。又访曹山章公，问：“如何是沙门行？”章曰：“吃常住苗稼者。”曰：“便与么去时如何？”章曰：“汝还畜得么？”曰：“学人畜得。”章曰：“汝作么畜？”曰：“著衣吃饭有什么难。”章曰：“何不道披毛戴角？”偃即礼谢。又访疏山仁。仁问：“得力处，道将一句来。”曰：“请高声问。仁即高声问。”偃笑曰：“今早吃粥么？”仁曰：“吃粥。”曰：“乱叫唤作么？”仁公骇之。又过九江。有陈尚书饭偃而问曰：“儒书即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讲师。如何是衲僧行脚事？”曰：“曾问几人来？”曰：“即今问上座。”偃曰：“即今且置，作么生是教意？”曰：“黄卷赤轴。”偃曰：“此是文字语言，作么生是教意？”曰：“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忘。”偃曰：“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忘，为对妄想。作么生是教意？”尚书无以酬之。偃



曰：“闻公常看法华经，是否？”曰：“不敢。”曰：“经曰：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又无以酬之。偃呵讥之而去。造曹溪礼塔，访灵树敏公，为第一座。先是，敏不请第一座。有劝请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请，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请，敏曰：“吾首座已度岭矣，姑待之。”少日偃至。敏迎笑曰：“奉迟甚久，何来暮耶？”即命之，偃不辞而就职。俄广王刘王将兴兵，就敏决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子，语侍者曰：“王来，出以似之。”于是怡然坐而歿。王果至，闻敏已化，大惊问：“何时疾？而遽亡如是耶。”侍者乃出奩子如敏所诫呈之。王发奩，得简曰：“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刘王命州牧何承范请偃继其法席，又迎至府开法。俄迁止云门光泰寺，天下学者望风而至。示众曰：“江西即说君臣父子，湖南即说他不与么，我此间即不如此。”良久曰：“汝还见壁么？”又曰：“后上来且是个什么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诸人道。尽大地有什么物，与汝为缘为对。若有针锋许，与汝为隔为碍。与我拈将来，唤什么作佛，唤什么作祖，唤什么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将什么为四大五蕴？我与么道，唤作三家村里老婆说话，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汉，闻与么道，把脚拽向阶下。有什么罪过？虽然如是，据个什么道理，便与么？莫趁口快，向这里乱道。须是个汉始得，忽然被老汉脚跟下寻著，没去处，打脚折，有什么罪过？即与么，如今还有问宗乘中话者么？待老汉答一转了东行西行。”又曰：“尽乾坤一时将来，著汝眼睫上。汝诸人闻恁么道？不敢望汝出来，性燥把老僧打一掴。且缓缓，子细



看，是有是无？是个什么道理？直饶汝向这里明得。若遇衲僧门下，好槌脚折。”又曰：“三乘十二分教，横说竖说；天下老和尚，纵横十字说。与我拈针锋许，说底道理来看，与么道？早是作死马医。虽然如此，且有几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响，句里藏锋。瞬目千差，风恬浪静。”又曰：“我事不获已，向汝道。直下无事，早是相埋没也。更欲踏步向前，寻言逐句，求觅解会。千差万别，广设问难，赢得一场口滑。去道转远，有什么歇时，此个事，若在言语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因什么道，教外别传，若从学解机智得，只如十地圣人，说法如云如雨，犹被佛呵。谓见性如隔罗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悬殊。虽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烧口？终日说事，何曾挂著牙齿，何曾道著一字？终日著衣吃饭，何曾触一粒米，挂一缕丝？然犹是门庭之说，须是实得与么始得。若约衲僧门下，句里呈机，徒劳伫思。直饶一句下承当得，犹是瞌睡汉。”偃以足跛，尝把拄杖行见众。方普请举拄杖曰：“看看北郁单越人，见汝般柴不易。在中庭里，相扑供养汝，更为汝念般若经。曰：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众环拥之，久不散。乃曰：“汝诸人，无端走来这里觅什么？老僧只管吃饭屙屎，别解作什么。汝诸方行脚，参禅问道，我且问汝：诸方参得底事作么生？试举看。”于是不得已，自诵三平偈曰：“即此见闻非见闻。”回视僧曰：“唤什么作见闻？”又曰：“无余声色可呈君。”谓僧曰：“有什么口头声色？”又曰：“个中若了全无事。”谓僧曰：“有什么事？”又曰：“体用无妨分不分。”乃曰：“语是体，体是语。”举拄杖



曰：“拄杖是体，灯笼是用，是分不分，不见道，一切智，智清净。”又至僧堂中，僧争起迎，偃立而语曰：“石头道：‘回互不回互。’”僧便问：“作么生是不回互？”偃以手指曰：“这个是板头。”又问：“作么生是回互？”曰：“汝唤什么作板头？”永嘉云：“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万类悉皆同。汝立不见立，行不见行，四大五蕴，不可得。何处见有山河大地来？是汝每日把钵盂啗饭，唤什么作饭？何处更有粒米来。”僧问：“生法师曰：敲空作响，击木无声，如何？”偃以拄杖空中敲曰：“阿耶，阿耶。”又击板头曰：“作声么？”僧曰：“作声。”曰：“这俗汉。”又击板头曰：“唤什么作声？”偃以乾祐元年七月十五日，赴广主诏，至府留止供养。九月甲子，乃还山。谓众曰：“我离山得六十七日，且问汝，六十七日事作么生？”众莫能对。偃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吃面多。”闻击斋鼓曰：“鼓声咬破我七条。”乃指僧曰：“抱取猫儿来。”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众无对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寻常道，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尽大地是个法身。枉作个佛法知见。如今拄杖，但唤作拄杖，见屋但唤作屋。”又曰：“诸法不异者，不可续鳧截鹤，夷岳盈壑，然后为无异者哉。但长者长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举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系绳床曰：“适来许多葛藤，贬向什么处去也？灵利底见，不灵利底著我热漫。”偃契悟广大，其游戏三昧，乃如此。而作为偈句，尤不能测，如其纲宗偈曰：“康氏圆形滞不明，魔深虚丧击寒冰。凤羽展时超碧汉，晋锋八博拟何凭。”又曰：“是机是对对机迷，辟机





尘远远尘栖。久日日中谁有挂？因底底事隔尘迷。”又曰：“丧时光，藤林荒，徒人意，滞肌炷。”又曰：“咄咄咄，力韦希。禅子讶，中眉垂。”又曰：“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塞却咽喉，何处出气。笑我者多，晒我者少。”每顾见僧即曰：“鉴咦。”而录之者曰顾鉴咦。德山密禅师删去顾字，但曰鉴咦，丛林目以为抽顾颂。北塔祚禅师<sup>[2]</sup>作偈曰：“云门顾鉴笑嘻嘻，拟议遭渠顾鉴咦。任是张良多智巧，到头于是也难施。”偃以南汉乾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而示。即大汉乾祐二年也。以全体葬之。本朝太祖乾德元，雄武军节度推官阮绍庄，梦偃以拂子招曰：“寄语秀华宫使特进李托，我在塔久，可开塔乎。”托时奉使韶州，监修营诸寺院。因得绍庄之语，奏闻奉圣旨，同韶州牧梁延鄂至云门山启塔，见偃颜貌如昔，髭发犹生。具表以闻，有旨李托迎至京师，供养月余，送还山。仍改为大觉禅寺，谥大慈云匡真弘明大师。

[1] 黄檗断际禅师（？-855），身长七尺，相貌壮严，额间隆起如珠；声音朗润，意志街澹，聪慧利达，精通内学，广修夕阵，时人称之为黄檗希运。黄檗禅师是唐时福建福清僧人，幼年在本州黄檗山出家，百丈法嗣，亦参证于南泉，后于洪州黄檗山大弘禅法，有《传心法要》、《宛陵录》等传世。临济宗创立者义玄当年更衣游方，首参希运。

[2] 即智门光祚，是云门宗第二代弟子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禅风平实，主张让人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去领悟深刻的禅理。

赞曰：余读云门语句，惊其辩慧涡旋波险，如河汉之无极也。想见其人，奇伟杰茂，如慈恩大达辈。及见其像，颓然

伛坐胡床，广颡平顶，类宣律师。奇智盛德，果不可以相貌得耶！公之全机大用，如月临众水，波波顿见，而月不分。如春行万国，处处同至，而春无迹。盖其妙处，不可得而名状。所可知而言者，春容月影耳。呜呼！岂所谓命世亚圣大人者乎？

## 五、澹归

澹归，俗姓金名堡，字道隐，号卫公，浙江人。明末曾任山东临清知州，明亡后，任南明永历小朝廷兵科给事中，不畏强暴，抨击朝政，号称“五虎”之一“虎牙”，后被永历朝廷酷刑后流放贵州清浪卫，行至桂林适逢清兵陷城，金堡削发为僧。次年回到广州到海云寺参礼天然昱和尚，充任厨房钵头僧，改法名今释、字澹归，别字性因。康熙元年（1662年），李充茂把丹霞山施舍出来建寺庙，请澹归主持其事。在韶州知府赵霖吉、南雄知州陆世楷等帮助下，寺院历数年建成，规模悉备，成为粤北一大丛林。寺名“别传”，是取禅宗初祖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法的“心印别传”之意。

澹归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出家前，他处于南明小朝廷政治漩涡的中心，忠直敢谏，纠弹权佞，号称“虎牙”；避世逃禅，却又不甘寂寞，竟为平南王尚可喜歌功颂德，撰述《元功垂范》二卷，被人讥为“势利和尚”；身后九十年，其遗民言论被乾隆皇帝所察觉，一下诏刨塔磨骸，诗文尽毁。澹归的生活道路，反复出现俗缘与法缘的纠葛，可说是一名充满矛盾的遗民僧。

虽然澹归一生毁誉参半，其诗文书法却都有较高成就，



澹归禅师语录卷之六



金堡缁衣像

遗著主要有《徧行堂集》，分前后集，前集在他生前由韶州知府高纲作序刊刻行世，乾隆四十年（1775年）由南韶连道道员李璜以“语多悖逆”举发，遭焚毁，并造成“文字狱”；后集于其圆寂后由弟子古止编成刻版行世，今尚存。有乐说今辩（澹归同门法弟）重编《丹霞澹归禅师语录》传世。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徐乾学撰《丹霞澹归释禅师塔铭》，康熙三十八年《丹霞山志》卷六载有澹归传记。

徐乾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撰《丹霞澹归释禅师塔铭》：

澹归禅师者，前进士金道隐堡也。国亡出家为僧，师岭南天然和尚<sup>[1]</sup>，受衣钵，创建丹霞别传寺。已度岭，来吴请藏经，寄锡当湖陆氏园，病卒。弟子奉其灵骨归塔于丹霞。越数年，其同门辩禅师选师行状，命侍者古轮等远来乞铭于予。予以癸卯年（注：康熙二年，1663年）游岭南，遇师广州，朝夕谈论甚欢。比过吴门，又顾予于花溪草堂，方欲与诸同志为觅一蒲团地止师，以佚其老。师不辞而去，已而仙化于当湖。适滞都门，瓣香勺水莫酬宿志。兹辩公以状乞铭，其敢有辞？



按状：师讳今释，字澹归，杭州仁和人，姓金氏，原名堡，字道隐。举明崇祯庚辰进士，知山东临清州；未一年，以灾疫不催科罢。遇大兵，入杭奔闽，上疏陈恢复大计，语侵郑氏，特授礼科给事中，以服未阕不拜。奉诏联络鲁藩。郑氏阴令江东帅方国安计杀之，江东人亦群指为北来奸细，赖同年御史陈朱明力争之，得免还闽。郑氏益不能容，以终丧请许之，因避，去楚南辰沅间。戊子，江楚两粤兵起，复迎桂王驻肇庆府。公入见，补授兵科。论事益切直无所忌讳，举朝侧目。同时，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皆与公合，而大金吾李元胤方用事，尊信公等言得行，故遂有“五虎”之目。庚寅春，大兵进粤，驾移梧州；一时衔五人者仓卒舟次，合疏请诛坐以赃罪，遂收公等下梧狱，欲致之死，拷讯无所得，乃予廷杖，意在独毙公也。故公伤尤重，卒不死，遣戍清浪卫。道阻不得赴，留寓桂林茅坪庵。桂林破，遂薙染为僧。壬辰，下广州，参雷峰天然昱和尚，受具戒，执役碗头者一年。天和尚欲隐匡山，师奉命乞食江南，回充楼贤记室，已返雷峰供职如故。又居东莞裁庵前后十载。壬寅，开丹霞，充监院。于兵马林中，屡濒危殆，经营五载，别传寺告成，居然丛林。乃迎天和尚主席，日与师友啸傲山水间。一日，入室次，言下有省觉，从前所得，豁尔冰释。明年乃受记，薊举西堂立僧，仍充化主。天和尚赴归宗请，甲寅春，命师主丹霞席，领众不轻肯一人。未几，复以请藏出岭，付院务于同门辩。历尽险阻，得达吴越，请藏事毕，拟还棲贤，而病遽作。平湖陆孝山使君留寓别业，遂不起。临终遍发岭内外书及诸遗念，嘱侍者茶毗投骨灰于江流。侍者求留偈，举笔





书曰：“入俗入僧，几番下火。如今两脚捎空，仍旧一场仵懽。莫把是非来辨我，刀刀只砍无花果。”挥讫投笔而逝。时庚申（注：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九日也。侍僧奉灵骨回匡山，丹霞道俗迎归，建塔于海螺岩，距入灭已九载矣。师生于万历甲寅，世寿六十有七，僧腊二十有九。所著有《遍行堂前后集》行世，其未脱白时，有《岭海焚余集》。辩公状如此。

予闻学佛者，以能了生死为大事毕，即吾圣人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庄子述圣人之言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不求生，不知生死所悦恶，非真了者而能之乎？世传澹公居官抗颜敢言，人争欲杀之不为少变，吾未之深悉。独见其上定南、平南两王书<sup>[2]</sup>而知其夷然生死之间也。定南破桂林，杀瞿留守式耜、张侍郎同敞，横尸衢市，师时虽出世，仍前朝旧人，慨然请为收葬。其书自叙履历与两公交情，略无隐讳，引唐高祖之于尧君素、周世宗之于刘仁瞻，杀其身而爱且敬其人；明太祖之于元御史大夫福寿，既葬而复祠之；元世祖之祭文天祥，伯颜恤汪直信之家，持之有据，而言之成理。又言：“衰国之忠臣与开国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无功臣则世道不平，天下无忠臣则人心不正，两公一死之重，岂轻于百战之勋哉！王既已杀之，则忠臣之忠见，功臣之功亦见矣，此又王见德之时也，请具衣冠为两公殓，瞿公幼子尤宜存恤，张公无嗣益可哀矜，并当择付亲知，归葬故里。否则，亦许山僧收领，随缘藁葬，岂可视忠义之士如盗贼寇仇，必灭其家，狼藉其肢体而后快于心耶？敬俟斧钺，惟王图之”。夫以亡国孤臣



得免搜求为幸，乃干冒威严，不避鼎镬，视彼贪生怖死者何如耶！其《上平南书》则云：“前所编次无功垂范一书，遵奉记室所授稿本，于明称伪，于明兵称贼，初谓奏报相沿，未曾改正。窃念明灭元而修元史，不以元为伪，不以元兵为贼。明末君臣播迁，亦自延其祖宗一线之脉。而清朝承明正统，驱李自成为明雪恨，于明本非寇仇，今书称李自成为伪为贼，称明亦为伪为贼，略无分别，恐于理体有乖，谨发回原书改正。盖天下之分义，当与天下共惜之，天下之体统，当为天子共存之也”。词严义正，卒允其请。师所言可否之间，利害存焉，能无夺于利害，即无夺于生死。吾谓师夷然于生死者，非谬谏也，则以师学佛为能了生死，又何疑焉。

师文字大抵自庄子来。自言小时每作文，不为题所缚，故能发昔人未发之理，道昔人未道之言，其犀利处于禅家机锋，将近宜诸方，谓洪觉范文字禅，憨山《清梦游集》皆弗及也。诗篇口占恒十数首，好用古事，声采绚伟。乾学<sup>[3]</sup>奉命还山纂修，终日屈首卷帙中钻研故纸，于师分中事未能窥见万一。惟据予所知，证以辩公状，辄次序其说，而为之铭。其词曰：

有浙巨儒，文锋莫御。少掇科名，旋列朝著。乱日从亡，捐家不顾。遇事尽言，乃逢众怒。苍梧播迁，严遣远戍。天命既改，以缙易素。师事雷峰，摩顶受具。故吾何有，随众作务。坐卧靡宁，得大解悟。建立丹霞，法幢云赴。离曲录床，芒鞋东度。栖栖吴苑，以请藏故。事毕言旋，坚挽莫驻。陆氏园林，坐脱何遽。支离遗骸，付之一炬。江流可投，牢堵可住。回首平生，如梦得寤。作斯铭



章，增我慨慕。

[1]天然和尚：名函晷，字丽中，别字天然。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又号瞎堂。番禺人，世为邑中望族。三十三岁祝发，嗣法长庆空隐道独。道独得法博山无异元来，故天然和尚乃曹洞宗第三十四传。天然和尚是明末清初广东佛门中的领袖人物，与其弟子剩人和尚、澹归和尚并称清初岭南三大高僧。在明末清初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天然和尚开法河林，大振宗风；创立海云、海幢、丹霞别传诸名刹，禅教并重，使法席一派繁荣；整肃纲纪，森严规矩，使丛林为道德所属；古道婆心，随缘接引，文人学士、缙绅遗老云集礼归，得于乱世有所遮蔽。无论是在个人修为上还是在弘扬佛教的贡献上，天然和尚都可称得上是佛门一时之龙象，法门一方之砥柱。

[2]兹录澹归《上孔定南王书》：

茅坪衲僧性因和尚，谨致书于定南王殿下：

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职无状；系锦衣狱，几死杖下。今夏编戍清浪，以路道之梗，养痾招提；皈命三宝，四阅月于兹矣。车骑至桂，咫尺阶前而不欲通；盖以罪人自处，亦以废人自弃，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

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师大学士瞿公、总督学士张公皆山僧之友，为王所杀，可谓得死所矣。敌国之人，势不两存；忠臣义士杀之而后成名，两公岂有遗憾于王！即山僧亦岂有所私痛惜于两公哉！然闻遗骸未殓，心窃惑之。古之成大业者，杀其身而敬且爱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尧君素、周世宗之于刘仁瞻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于元御史大



夫福寿既葬之矣，复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当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于今为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颜恤汪立信之家，岂非褒扬忠义、扶植彝伦者耶？

山僧闻尝论之：衰国之忠臣与开国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无功臣，则世道不平；天下无忠臣，则人心不正。事虽殊轨，道实同源。两公一死之重，岂轻于百战之勋哉！王既已杀之，则忠臣之忠见、功臣之功亦见矣。此又王见德之时也，请具衣冠为两公殓。瞿公幼子，尤宜存恤；张公无子，益可矜哀。并当择付亲知，归葬故里，则仁义之举，王且播于无穷矣！如其不尔，亦许山僧领尸，随缘埋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岂可视忠义之士如盗贼寇仇然，必灭其家、狼籍其肢体而后快于心耶！夫杀两公于生者，王所以自为功也；礼两公于死者，天下万世所共以王为德也，惟王图之！

物外闲人，不辞多口。既为生死之交情，不忍默默；然于我佛「冤亲平等」之心、王者泽及枯骨之政、圣人维护纲常之教，一举而三善备矣。山僧跛不能履，敢遣侍者以书献，敬候斧钺，惟王图之！

[3] 徐乾学（1631—1694年）清代大臣、学者、藏书家。字原一、幼慧，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外甥，与弟元文、秉义皆官贵文名，人称昆山三徐。康熙九年进士第三（探花），授编修，先后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明史》总裁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康熙二十六年，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曾主持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书籍，著《憺园文集》三十六卷。家有藏书楼



曰“传是楼”，乃中国藏书史上著名的藏书楼。

康熙《丹霞山志》卷六《澹归禅师传》：

澹归禅师名今释，别号舵石老人，为仁化丹霞山别传寺开山大师，明之兵科给事中金先生也。本师天然罡和尚，早以孝廉出家。遭时不造，公薙发从之，得衣钵，遂称曹洞子孙云。公原讳堡，字道隐，浙江仁和人。父叔醇公，母吴氏，皆好行其德者。公生而早慧，甫十龄，作制举业，为方于春先辈所赏识。未几，补弟子员。才思浩瀚，于古今书无所不读，卓然自命，不肯一为苟且之行，思欲以所学者大其用于天下也。浙之士咸称之。崇祯丙子举于乡，庚辰成进士。以例注知州，清华路断，论者惜之。某年出知临清州，时久旱，上官以民赋责之，不报。公曰：“民苦饥，吾不能全而活之，又重以催科，是速其毙也，吾不忍为。”遂挂冠去。乙酉，大兵至杭州，适鲁王监国，乃走入闽，闽行在可其恢复之议，除授礼科给事中，以服未阕，不拜。命联络鲁王，捧诏入浙。先是，公奏议中有阴侵郑氏语，郑氏益衔之，计令江东帅方国安诬以奸细。赖御史陈朱明力争得脱。复命后，疏请终制，凡四上乃允。寻弃妻子，避祸于楚之辰州。戊子，桂王复驻肇庆。公赴之，补兵科给事中，摄理科事。慷慨直言，无所顾避，人咸侧目焉。同



康熙《丹霞山志》



时袁彭年、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合志为中兴之业，而忌者目为“五虎”。庚寅，驾移梧州，欲甘心五人者合疏请诛之。盖公曾驳御史吕尔琦一疏有“臣何人也，尔琦何人也，以仁杰之袍，睹昌宗之裘，志士犹为怏怏”等语，以为指斥宫闱，五人各以赃款同下锦衣卫狱。咸予以杖，意在独毙公，且阴令杖者毒责之。时公止一苍头姚升，为文安侯中军缚去，闻公信，堕水死。狱中所与周旋者，惟同里马生宛鸣、祝生二人而已。自分必死，语二人曰：“吾死不可以藁葬，为投尸于江，斯已耳。”然杖虽劓，卒不死。大学士严起恒、御史江见龙、吏部尚书晏清等交章讼其冤，得减死，改清浪卫戍。至桂林，以路梗不得赴。桂林破，遂落发于北郭之茅坪庵。定南王杀留守大学士瞿式耜、督师张同敞，暴于市。公自叙履历，上王书，请为两公具衣冠以殓。其言曰：“衰国之忠臣与开国之功臣同受命于天，天下无功臣则世道不平，天下无忠臣则人心不正。王既已杀之，则忠臣之忠见，功臣之功亦见矣。瞿公幼子尤宜存恤，张公无嗣，益可哀矜，并当择付亲知，归葬故里。否则，亦许山僧收领，随缘藁葬。岂可视忠义之士如盗贼寇讎，必灭其家、狼籍其肢体而后快于心耶！”王感之，卒听公与吴江杨艺葬两公于北门虞帝祠松树之塋。其《上平南王书》云：“所编次《元功（十八）垂范》一书，称李自成为伪为贼，称明亦为伪为贼，畧无分别，恐于理体有乖。盖天下之分义当与天下共惜之，天子之体统当为天子共存之也。”词严义正，不避斧钺，类皆如此。壬辰，下广州，参雷峰天然罡和尚受具戒，执事碗头。值天和尚欲隐匡山，公奉命先度岭，托钵江南。已而还栖贤，返雷峰，皆充书记。后居东官〔耆至〕



庵，觉有所得，盖公丁亥在辰阳读《楞严》、《圆觉》诸大乘经，已发出世之念矣。壬寅，李文定公弟仪部李充茂舍丹霞地，公始开之，充监院，拖泥带水，行乞五年，经营甫竣，公叹曰：“新梵刹居然古道场矣。”乃迎天老和尚主之，日与故人唱和，搜幽讨遐，永朝夕焉。而诸君子不能忘公于丘壑者，复以文字禅强之。修韶郡、仁化、南华诸志。过曹溪，公曰：“老僧正欲为此洗秽耳。”一日于丈室言下大悟，觉从前所得俱涣然冰释。明年乃受记薙，举西堂立僧，仍充化主。天和尚赴归宗请，而丹霞未了之缘，盖尽在公矣。甲寅春，公入主方丈，奉天和尚命也<sup>[1]</sup>。未几，以请藏出岭，院事一付之同门今辩。请藏事毕，昆山徐健庵先生欲为觅一蒲团地，止师以终老，而公不顾，拟归隐匡山，而病遽作<sup>[2]</sup>。平湖陆世楷，旧南雄太守，公故友也，养属于其别业。其门人古义为煊言，公初病时，亦无大恙，与侍者言：“吾三月后当示寂。”日为颂《大悲咒》，待时到行耳。届期遍发岭内外书及诸遗念，嘱侍者“荼毘后亟投骨灰于江流，毋贻累诸方半点土也。”左右求留偈，举笔书曰：“入俗入僧，几番下火。于今两脚捎空，仍旧一场懔懔。莫把是非来辨我，刀刀只砍无花果。”<sup>[3]</sup>扔笔而逝，时庚申八月九日也。越九载，丹霞诸门人奉灵骨归，建塔于海螺岩。刑部尚书徐公干学，即欲为公觅蒲团地者，志其圻。公世寿六十有七，僧腊二十有九。其著述有《岭海（十九）焚余稿》、《梧州诗》、《徧行堂诗文》前后二集若干卷行世。公常自谓生平独喜《南华》，今观其文之纵横变化，亦酷似之。时人谓前之觉范洪、近之憨山清皆不及也。其今文杂见于坊刻者甚多，独乙酉以前诗与古文付之烬



余，惜不见耳。书法亦大类子瞻云。

陶煊曰：“甚矣哉，澹公出处之正也。夫人抱经济之才，负礪砢之节，不幸而值乱世，弃妻子以辅置新君，流离播迁之余，尚不忍以苟且塞责，直言敢谏，濒于死而不变，可谓有大臣风矣。乃国破家亡，祸不旋踵，入于空门以见节，君子益悯其志之穷，而谓其无乖于仁义之正者也。读公梧狱叙畧之言曰：‘堡等幸存一息，犹欲须臾无死，以观再造之隆。’吁！可悲已。”

[1] 概括起来，金堡（澹归）出家后住韶州丹霞山（别传）寺前的行状大致是：

明崇禎九年（1636年）丙子，金堡举乡试。

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庚辰，金堡中进士，授临清知州。

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壬午，以刘泽清相掣，志不得行，遂移疾归里。仁和令刘尧佐与在籍主事姚奇胤因缘为奸利，金堡对巡按御史廷摘之，尧佐罢去。里人皆钦爱之。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乙酉，南都陷，张国维、戴鲁王监国于浙东，金堡弃家奔依之。

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乙酉，金堡知鲁王无远志，而思文皇帝隆武立于闽，声望远闻，乃间道走闽陞见，授礼科给事中。已而以母忧解官。全浙已陷，不能归，遂浪游湖南，依举主学使周大启避地沅州。知天下将亡，恒自祈死。遂隐居辰州府黔阳县山麓。

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丁亥，辰州、沅州相继沦陷，金堡匿黔阳山中。往来僧院禅林，阅《楞严》诸经，萌发出家





志。清辰沅道戴国士素慕堡名，驰书请金堡相见。金堡抗书答之，婉切峭厉，自称“无路之人金堡”。戴国士知不可屈，乃止。

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戊子，楚、粤稍定，永历在肇庆。金堡在沅服阙，值郝永忠之乱，遂出山，达桂林。瞿式耜奏请召金堡入朝，有旨召见。疏入，举朝惊愕，诋金堡狂躁，唯袁彭年、丁时魁知推重之。金堡成进士十年，历中外、入谏垣且五载，稍改工科左给事中，官不逾七品，诸忌者益以是恶其异己，谤讪腾沸。堡闻而叹曰：“今吾辈七尺，将不知齿谁利刃，而犹以虚名竞耶！”金堡居省中，谢绝馈问，乃至不能豢胥吏，科抄皆手自录行，朝参唯一青衣，寒暑不易。

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己丑，改刑部侍郎刘远生为兵部，督理戎政，移金堡兵科。以东粤不保，永历踉跄奔肇庆。既至梧州，吴贞毓、张孝起率其党数十人连疏攻堡及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把持国政，裁抑恩纪，谋危社稷。遂褫职，逮下锦衣卫拷讯。马吉翔啖其党以生棒扑之。诸刑皆备，而堡刑尤独酷，黥血冲胁脊，几死者数四。后得减死论，谪戍清浪卫。金堡赴戍，不得达，留客桂林，瞿式耜馆之。金堡左足创挛，须杖而行，遂绝意世事。故喜读《庄子》，及是稍习浮屠书，衣衲衣。桂林陷，遂与通政使印司奇祝发为僧去，世所称澹归大师者是也。金堡文笔宕远深诣，诗铎刻高举，独立古今间，成一家言。行书入逸品。名位利禄妻子皆不系其心，唯微有酒过。

南明亡后，清兵攻陷桂林，金堡即于茅坪草庵削发为



僧。

清顺治九年（1652年），来粤参天然和尚，受具足戒，法名今释，字澹归。辗转至广州海云寺充当碗头僧，改法号为今释澹归。康熙元年（1662年），澹归被丹霞山主李充茂延请北来建寺，经数年惨淡经营，别传寺悉具规模，成为粤北一大丛林。

[2] 康熙十八年（1679年），澹归率门徒自南雄度岭，赴嘉兴请藏经。次年病发，死于吴门，享年六十七岁。临终前，他对后事精心安排，有条有理：“吾去世后，即剃发澡身，外衣旧葛布长衫，内衣旧葛布裤，披茶褐布通肩祖衣，露顶跣足，便入龕。龕取旧杉木板极薄者，不用费工，足以蔽形一时而已。入龕訖，不停龕，不设供，不请尊宿举火；侍者举毘卢遮那如来号十声，即下火。次早检骨，不用坛盛，随所在水清深处，散投其中，不设灵位，不守七，侍者即日各随缘好去。其入岭南者，持吾遗命谒净成老和尚，及丹霞、海幢诸刹，此即报闻矣。吾生平以蓄积为耻，今所存资斧之余，并随身衣单书籍，别有板帐，除吾别有支分夕卜，俱现前侍者均分，此僧法也。汝等不得留吾臭皮囊，作扶龕回山择地建塔之局，累诸护法。随处死，随处烧，随处散骨水中，吾出岭时便有此语，非今日始作此语也。若违此语，恶同凶逆。——徧行老僧澹归手勒。”

[3] 此即澹归《临终偈》。偈语中“一场懔懔”，来自宋圆悟禅师《碧岩录》的禅宗公案。“懔懔”是梵文mura的音译，意为“羞愧”。至于“无花果”，梵文称udambara即“优昙钵”。李时珍《本草纲目》记其性状如下：“枝柯如枇



把树，三月发叶如花枸叶。五月内不花而实，实出枝间，状如木馒头，其内虚软，采以盐渍，压实令扁，日干充果食。熟则紫色，软烂甘味如柿而无核也。”偈语中的“无花果”似非实指，也许只是“果”的泛称，另有寓意。所谓“刀刀只砍”，即断，“断果”也就是断除生死苦恼的果报。总之，这位六十七岁的老和尚，在临终之际，回顾自己出入于僧俗两界，游移于是非之间，愧从中来，倒是相当符合他的矛盾性格的。

